

雅陰鳳土記 放庵



下

672.1401

309

2:2



3 0662 4602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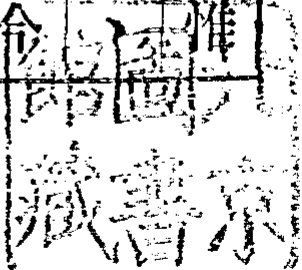
煦侯以淮陰人而記淮陰風土、宜無不善者矣、更奚待余之多言、惟
 富是役倡始、余亦允為協助搜集材料、忽忽數載、迄無一言貢獻
 致使煦侯獨任其役、是則日夕惶愧於心、而未敢一時或忘者也、今
 風土記上卷早成、下卷行且出書、煦侯復致書囑余為序數言、余維
 風土記在目錄學家置諸乙部地理類之雜記中、煦侯早年於乙部諸書
 研究有得、頻年担任淮揚兩地各省立學校教授、亦以是部學科導誨
 後進為最有聲、暇更出其緒餘、著為通略、足徵賢者無所不成、夫
 豈是區區者、所能測其萬一哉、乃或者謂煦侯之書、不限淮陰民風
 土產、頗有記及風土之外者矣、余謂記桂林風土者、且備載鄉賢遺
 詩、記岳陽風土者、至攷核地理方位、前修不遠、來軫可接、詎足

序

一

A211675

309



爲煦侯病哉、且嶺表錄異、荆楚記時、蓋亦同隸乙部地理雜記之中、則煦侯之旁通曲鬯、又有何不可乎、余因煦侯之矚、爲誌余過、並爲代答或問、不自知其言之不當、世之能讀煦侯書者、當必深喜其善、或更不以余言爲謬妄也、

秦選之

題辭

詩一

放盒

震川豈非大手筆、南雷况具良史材。一編風土乃餘技、萬古文章有別裁。

詩二

南野

比似亭林利病書、摩挲彫瘵走坊閭。劫餘名物君能數、寸意綿綿多紱歎。

城郭人民有是非、幽情思古入稀微。提攜肝鬲招吾黨、各報知聞款段歸。

馱影車塵演夢華、知君心事近槎枒。平亭學術歸鄉乘、飄眼風騷更

幾家。

小聚風萍影不孤、一經分帳記同予。十年兩地成疏隔、更欲因君問石湖。謂耕研先生。

鷓鴣天

侃侃

擬挂孤帆東海頭、繁華怕說古揚州。淮陰風土初聞記、喜得新編當臥遊。思往事、恨悠悠、不爲功狗亦封侯。王孫性命操誰手、死死生生兩女流。

下卷題名

本書發起者

黃少玖

范農研

張煦侯

應邀加入發起者

李蘭軒

金袖石

胡慕蘧

秦選之

張午亭

吳佛青

秦仲冶

夏屋渠

玉伯清

丁昭民

程雪門

徐介藩

高天摩

本書命名者

王慕陽

贈登廣告者

蘇北日報

長期供給材料者

江淮民報

江北日報

蘇北日報

本冊會外惠稿者

王味腴

陶九皋

玉右森

本冊會員撰長稿者

王伯清

吳佛青

張午亭

本冊會外填表者

孫石君

丁守珍

姜鴻元

盧鳳舞

韓宗選

湯仰之

呂子登

王養柏

盧宏文

胡德超

仲紹周

蔣漣清

龔凝

劉劍飛

胡義淳

本冊會外參與工作者

朱湛秋

孫穡庵

韓仲三

方濟賢

本冊編輯及印行者

張煦侯

附註 填表中尚有某君未署名，所填係夏水圩部分，又丁糖坊稿，亦未署名，

謹志俟訪。

下卷目錄

第四章 吳城區……………一——七四

第一節 中運之行……………一——二二

初征——楊莊大勢——其歷史——生意街與鄉紳街——訪古——鹽河與鹽河閘——許家渡種種——
雙金閘與水災——鉗口壩——豆瓣集廢墟——集主訪問記——種豆得豆

第二節 夏家湖……………二二——四〇

入湖——湖心話麥——溝洫志之一頁——夏湖實非一湖——桂家塘——泗口安在——周飯棚——王
家草廟——張家圩——新橋訪古——新橋以西

第三節 三柯樹……………四〇——五二

三柯樹——十九年之匪禍——合圍及潰圍——做會及農情種種——教育——樹西農事——凌家橋
——淮泗界溝

~~00215~~
~~401.0~~
2

第四節 漁溝與浪石……………五二——七四

隋堤正俗——包家河——初見漁溝——往事悠悠空記省——積善之家——漁溝羣廟——漁溝北灣——西灣與南灣——東灣——浪石——趙與袁——趙集與蠶業——思痛之言

第五章 大河區……………七五——一六一

第一節 袁集至西壩……………七五——九九

浪石南灣道中——東西土性之異——袁家集——新橋使民河——韓莊談天——南灣無惰農——滅壩舊迹——回憶中之西壩——眼中之西壩——積衰之由——生計問題——近郊之遊——壩市鳥瞰

第二節 鹽河兩岸……………九九——一二八

初入王營——秋懷室談往——今非昔比——王營市容——王營伽藍記——入海水道——清口廢驛——清真寺——北郭游蹤——戶口與形勢——北渡鹽河——小營市情——小營瓜市——諸坵水道——四坵——興農鄉——棉花莊——諸坵農事

第三節 壽寧之遊……………一二八——一四三

官莊——草灣舊鎮——萬舢鹽網去不還——下壩——堤上風光——高圩與喻家灘——周莊渡河——朱家集——榆麵——劉家河

第四節 娘子莊諸鎮……………一四三——一六一

鄉賢故里——虛因廬——沙東小市——吳城義塾——窰莊農言——妝台牧笛——娘子莊與大泓——丁家集——淮陰二烈士——丁集以西——少年努力縱談笑

第六章 金城區……………一六二——二二四

第一節 淮沐道上……………一六二——一七九

十里官程——五里莊與繭市——五里莊史——黑熱病——四加一復為五——澗橋道中——古鎮與廢之由——郭大樹——三里莊——金城非舊——義丐魏真誠——閒話東溜

第二節 六塘兩岸……………一七九——二〇〇

南北津梁——潘祠——河濱農隊——金家口——始見潘圩——潘圩沿革——小房子——六塘利病譚——周家蕩——三岔待渡——王圩道中之倦客——仙源世家——官亭見聞記——與六塘別

第三節 永豐到永興……………二〇〇——二二四

宋集中——孤懸境外之朱家壩——洪楊諸蕩——湯集一夕話——說湯——總管刀——誠重勞輕
——糖坊道中——糖坊之今昔——重經三里莊——車夫劉公——黃家蕩之役——劉皮生計——永興
逆旅——永興沿革——醬缸故事——一車歸客——本地風光——完結

淮陰風土記下卷

第四章 吳城區

第一節 中運之行

初征

寒假既滿，中學開課，吾儕又復重度其學校生活，而無情之光陰，暗中拋擲。於是課本日以增，壁上之日曆日以減；不知不覺間，楊柳青矣，菜花黃矣，榴火明矣。又繼而市上賣葵扇，鄰家喫新麩，學校紛灑其亞林防疫水。自老師以下，皆著白色制服，抵抗日光；乃至校內工友，亦皆白鳥鶴鶴，羽衣踴躍。於是第二學期又畢，考試三日，各各辭歸。老師謂團長曰：「汝曹記疇昔之話言乎？」團長對曰：「此弟子等報鄉事業之一，豈敢須臾忘却？最近一箇月，弟子等已開會三次矣！」師驚笑而無所言，良久但曰：「有是哉！有是哉！」歸家後，不三日而復聚於縣城，查點人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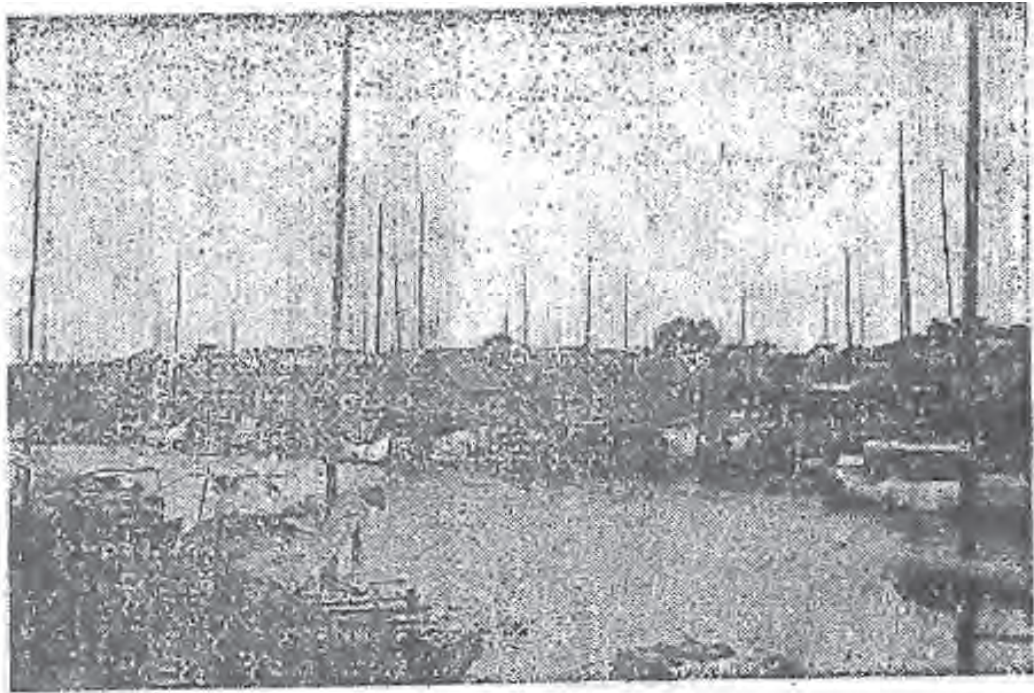
，五星聯珠如昔時，而輕裝涼笠，精神益復倍之。既而檢議定之路程單，知此行當先遊四區。鄉導呼曰：「遊四區當自楊莊入，淮陰船閘可重經也。」攝影師曰：「前番船閘工程局會語吾儕，謂『他日再至，則可安坐舟中，實地演習一回。』斯語今竟驗矣。」衆回憶斯言，皆呼有趣。次晨五更即起，出北門，直趨河北岸專開清宿班之聯營輪局。未入此局前，先過益淮輪局，問之乃專開蔣壩者。而沿途如楊莊，馬頭，陳集，小橋，順河集，高良澗，一一皆可上下。高等顧問謂速記生曰：「此綫早開，吾儕寒假跋涉之苦，或且稍減。」速記生笑曰：「行路誠較便，然下筆之便與不便，未可知也。」時益淮船已將解纜，乃仍趨聯營，買票登舟，舟凡一輪一拖，吾儕坐拖船統艙中，以搭客言，不可謂少。然艙前有門，左右有窗，可以招涼，可以望遠。七時舟發，過鑑汪，有坊在岸，大書楊莊活動壩材料處數字，地上鋼骨縱橫，鐵軌迤邐。壩乃中南建築公司承造未畢之工程，而此其起卸之水埠耳。斯時艙中議論漸起，有咀咒機器者，有懷疑建設事業者；吾儕夙以啓導社會自居，至此乃各竭我所知，當仁不讓。一叟曰：「公等勿鬥理論，老身請陳一二事實。自天妃口廢，而高坂頭門可羅雀；河運稀，而西壩多不能舉火；

新開成，而舊開之開夫無以為活；新開輪船停靠沿河諸小市，而長途之車夫失其交易。此皆自然淘汰結果，在理固無可埋怨。然當前嚴重之失業問題，豈得置而不談乎？「團長謝曰：『老人之言是也。』」顧速記生曰：「為我記之！」未幾，聞前船呼噪聲，出艙而望，則船頭北轉，新開在前。開門未啓，門外大船小船，銜尾密附，專候放開。久之，開門上端立四壯夫，裝束如綠衣使者，左右扉各兩兩對立，機軸徐搖，開門中分，愈分愈遠，遂權為門外之翼牆。於是諸船次第進開，而上開門又閉。斯時開室中地位甚寬，不覺船多，但見水長；長至一定限度，上開門又復豁然。於是一行搭客，在歡笑中平安出開。出開之後，水道歧出，殆如十字。於是船行漸慢，一划子船搖櫂近前，高呼「楊莊客下。」吾儕聞聲趨登，至東岸上陸。河邊車馬如陣，祇得奪路而行。過草開，已見中運在前，楊莊又在中運以外。寒川有千帆之積，壓堤有三里之市，晨炊正熟，人語遙聞，此六百二十餘戶之名鎮，已整個現身於吾儕遊士之眼簾矣。

楊莊
大勢

高等顧問好為學術講演，至草開，不遑過小壩，呼吾儕四人面河而立，而告之曰：「吾將以『新武漢』形勢為公等言之。」因指對岸人家曰：「此漢

口也。」指西來一水曰：「此漢水也。」又指新開以西一水曰：「此長江也。」指小壩以東一水曰：「此亦長江也。」又指脚下所立處曰：「此武昌也。」吾儕循其所指者而辨之，則所謂漢口者爲楊莊；漢水者爲中運河；長江者，西來爲順濟河，（方



楊 莊

便言之，亦可謂之裏運河。）東下爲淤黃河；而足下所踏之武昌，則草闌也。如是說來，果覺明白易記。鄉導最滑稽，卒然指小壩問曰：「此爲何物。」曰：「平漢粵漢兩綫接軌，築鐵橋矣。」鄉導曰：「然則鐵橋以東之江水，何以斷流？」高等顧問

不能答。於是攝影師亦請顧問指出何者爲漢陽；團長又指船閘所經之新水道，謂依足下說法，則此水乃由武昌以西直入大江，實地理書所不載，請顧問語我當名何水？斯時也

，高等顧問一片好心，遭諸友揶揄，益感無法應對，惟有白眼望天。賴速記生片言解紛，得以無事。既而過小壩，壩寬五步，高厚爲堰工所罕見，乃導淮委員會所築。壩東河乾見底，爲將來入海水道，距西壩十二里。當導淮未辦，此十二里間專以駁鹽，丈船尺

楊莊距西壩十二里，爲淮運交會處。運河在淮北爲中運河，在淮南爲裏運河。循中運河西北行十八里，至鹽河口，西南行十二里，爲張福河口，流向無一定。沂泗漲時，則南流至馬頭鎮，且分流經張福河倒灌洪澤湖。淮漲，則張福河之來水，不得盡量排瀉而南，則亦分流逆行，北注舊黃河及鹽河。如遇淮沂泗同時並漲，兩相齟齬，則淮南災患固益加劇烈，淮北來源涓滴不得南瀉，僅恃六塘爲排瀉之途，勢必成造沂泗災區；沭河附近，亦或被其波及。籌淮北水利者，多主張淮沂沭分別治理，各尋出海之道，使毋相侵犯，以此也。

——十九年十月導淮委員會勘查隊日記——

水，到此停靠；壩西則有大船多艘，接儀出湖；除運水特別低落外，殆無原船出口之事

。當是時也，脚夫十百爲羣，背負鹽包，由小船至大船，蟻隊蜂衙，不足爲喻。每包脚力，可得錢五六十文，窮民生計，得益不少。今則此壩之設，與鹽運無關，惟在攔中運之水使不東溢，以保導淮入海工事之安全而已。此壩東五里有楊莊活動壩，爲操縱入海水量而築，以在三區境，此姑從略。

其歷

既過壩，思得熟悉舊聞之士，與談楊莊風土情形，庶吾儕犯暑北來爲不虛。鄉導於此地交遊最多，慨然自任，乃由岔街入市，西行不數武，有門南向，屋舍樸雅，顏曰縣立楊莊小學。鄉導曰：「此中有舊友，不識尙在校否？」既入，則暑假甫放，教師皆未散歸，見吾儕至，歡喜相接，並留午餐。就中一年事較長者，爲鄉導好友，娘子莊人，發言娓娓，一室忘疲。蓋楊莊歷史，本未悠久。當運河未經此地以前，境僻人稀，村落而已。今河底有楊姓十餘家，東市地皮，其產權亦多屬楊，得名之由，或繫於此。當康熙二十六年以前，北上糧船皆行黃河中，水深浪闊，時虞失墜。河督靳輔始於是年奏開中運河，避二百里黃河之險。當初開之始，運口猶在仲莊，當楊莊西十餘里。四十二年，康熙帝南巡，爲防倒灌，乃移楊莊，楊莊有鎮始此。自是以後，

南漕四百萬石，千橋萬軸，此爲襟喉。游手覓食者，既日以滋多；（如水行，或謂實水賊也。）遠地大商，亦聞而走集。故楊莊爲漕運之產兒，與他鎮之興自人力者迥異。是以戶無集主，市無集期；惟蹄角諸行，以一三六八逢集耳。聞前輩言，鎮當嘉道之世，烟火猶繁，今堤上義塚，石路平鋪，則當時爲鬧市可想。迨咸豐五年，河伯移家，楊莊乃與河務同其命運。改國以後，四郊多匪，大戶不敢居鄉，市面始稍稍復振。未來希望，厥在導淮。導淮成功，此間當十字河之交點，交通便利，形勢增重，市面繁榮，皆意中事也。

生意街與
鄉紳街

談興未闌，午飯旋畢，鄉導因請於某君，導行全鎮。某君言：「楊莊全市，依科學方法，可分爲兩大職業區：自頭壩以東爲生意街，以西則爲鄉紳街。君將焉往？」衆謂「職業雖殊，價值固無軒輊。」於是東行，途見市中買賣甚盛，而糧行尤推百業之王，新麥上市，西北夏家湖一帶駝販，爛其盈門，門外塵土愈多，行主之笑紋亦愈顯。他如京貨雜貨，亦復應有盡有。某君言：「楊莊店鋪主人，多大港孟河之僑商，其經營能力有足稱者。惜京貨爲負販兜售者所奪，雜貨爲四鄉集市所奪

，雖有河路生意，然實遠不如昔。惟有糧業，近狀尙佳。麥豆二宗，每年交易額可七八萬金。惜豐歉不齊，豆市時有減色；麥則外耗過多，民食又時虞不足；欲劑其平，誠不易也。益東，過岔街，漸如村舍，吾儕至鐵路廢基而反。鐵路舊經西壩以達清江，成於清宣統三年，爲蘇路北線之權輿。民元通車，民七楊壩一段鐵軌拆去。今由此赴壩，但有人力車可以代步。或跨一蹇馱，垂鞭水際，極目行雲，亦郊遊之一適也。既又返首西行，過頭壩，市闔人稀，是爲鄉紳街。一教師謂吾儕曰：「吾鎮頗有書香世冑，結廬於此，好事者呼爲八大秀才；如陳氏張氏，尤繫人望。張氏雖單族，而好施與。民十四聯奉相爭，此地爲第二旅防地，被北軍陷落者再。張氏以私財立紅十字會，療治病傷，收容婦孺，所全甚衆。楊莊小學校址，在光緒三十一年以前，本爲三元宮。其率先倡立者，又里人張受白也。當時並有廟產充公田六百餘畝，今雖改爲學田，而猶資挹注，故里中至今思之。」

古訪

益西，市聲漸遠，長堤更闊，一行皆摘帽當風，蕭散如在曠野。北望堤下，市橋村路，深林密草，高下斷續有態。某君言：「由此下堤，稍有古蹟可

玩。「吾儕喜而從之。過大王廟，徘徊未入。某君曰：「楊莊於清時河防甚重，設有中河主簿，清安汛千總等官；大王河務之神，此廟亦乾隆勅建。今鄉公所守望隊設立其中。」

「攝影師聞鄉公所三字，因叩楊莊治安情狀。某君言：「楊莊在民國二十年左右，堪稱互鄉。青紅幫友三三五五，公然過市，公然殺人。其幫首老巢，即在此鎮左近，漁溝三柯樹，焚掠成墟，皆其所爲。曾記某年月日，此公效秦叔寶故事，爲母稱觴，一時江湖好漢，自單雄信以下，皆不遠千里，登堂上壽，酒池肉林，不足爲比。忽飛機經過空間，衆疑爲犁庭掃穴而來，未及序坐，轟然四散。其實彼即不散，官兵亦無如之何耳。」

以里閭言，雖不乏讀書識道理之士，而其力未足化多數姦猾而爲善良。大都任其要索，姑出「場子錢」，以權偷一日之安。苟非專員蒞止，厲行檢舉，除暴安良，雖有粟，其得而食諸？」

過許真君廟，曰：「是本名江西會館，其正殿例奉旌陽，光復後，里人張小白募修，因易今額，平時理堂所居，有事則爲公共會所。」

更西行，過龍亭下，亭上覆黃瓦，中峙三碑，康熙四十二年建，民國十二年，運河上游坐辦南昌萬立鈺重修。碑列康熙詩兩首，乾隆詩七八首。皆爲開中河而作，不具錄。亭西有水一泓，四圍植柳，

舊爲船塢，今所謂褚大窪是。澤中荷葉青圓，菡萏半敷。香風四溢，岸柳多陰，又復牽游人久住。快矣哉！何意長夏熱客，觀此七寶蓮池？聞主人治田甚勞苦，邑人張立夫詠之曰：「三弓隙地翁鋤韭，一擔斜陽子賣瓜。」田家生活，略見於是。近主人惜地如金，將墾澤爲田，以風景言，不無減色矣。

鹽河與
鹽河開

夜宿楊莊小學，明朝西邁，經史家堆頭，觀乎鹽河。河亦康熙二十六年所開，分洩中運河之水，東入潮河，兼濟鹽柴重運。自楊莊至漣水，與舊黃河平行；王營以下，有小輪下通板浦，冬季則頗病淺澀。然就分洩異漲言，要爲重要之河流也。鹽河在四區境內，爲北鄉田潦委輸之壑，就其大者而言之，則受黃橋便民河於桂家塘，受總便民河於永豐開，受淮泗界溝於許家渡；此三水道，納小水又各十數，或有名，或無名，雖有圖志，不可得而詳也。史家堆頭對岸，卽爲總便民河入鹽之口。永豐開建於咸豐初年，主其事者爲邑人吳稼軒刑部昆田。厥後開圮，里人張小白建橋河上，丙午壞於水。民國十年，邑人王寶槐以錢七百緡成之，今稱王公橋者是也。若過橋西北行，十八里而至三柯樹，所經皆爲湖底。湖底固迪衢，然夏日行禾黍間十八里，無

茶棚可以歇足，天邊綠樹，又復可望而不可即，行人處此，不無沈悶；故吾儕置而不由

。橋為木製。雁齒平排

，稀疏破舊 與野景恰

成一色。又因河底無水

，故橋面入眼愈高，信

危橋也。西行三里許為

鹽河閘，其作用在分運

河水接濟鹽河；乾隆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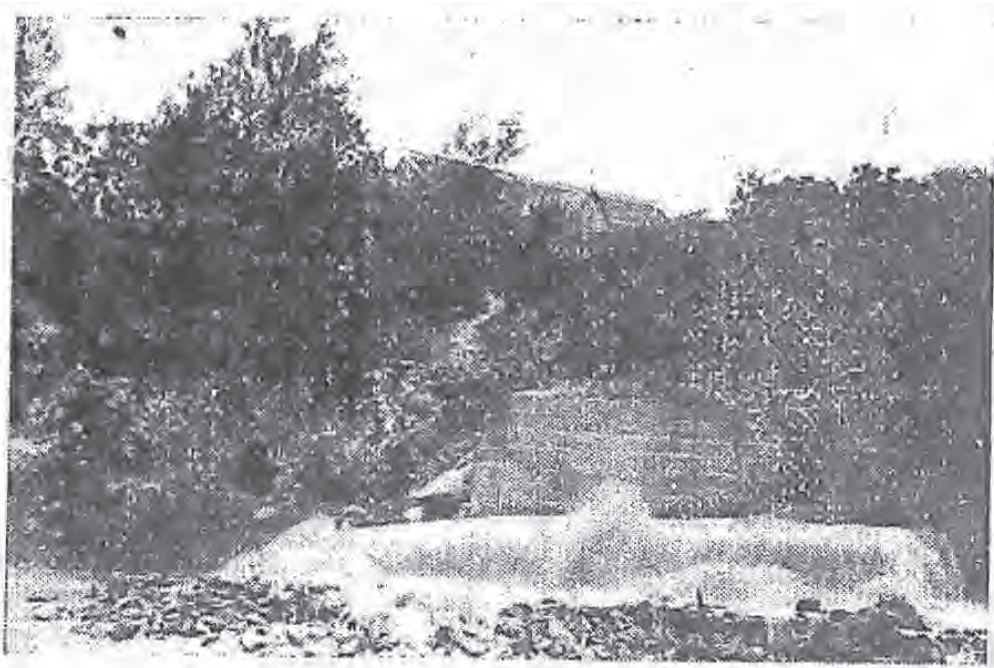
前之鹽河頭在是。衆行

閘上，見左運右鹽，相

去僅十餘丈。閘為單孔

，其實涵洞而已。

迎吠；主人方力作，不免叱喝，動煩招呼。莊家重做場，平坦潔白，其工程殆與今之樂



鹽 河 閘

許家渡

種種

未幾，

以趨豆瓣

集之便，改行鹽河北岸

。堤既狹，復多民居，

戶戶相連，除打穀場外

，幾於無路可循。場邊

何所見，大都繫牛在陰

，橫花滿籬。瓠子，黃

瓜，瓟葡萄，皆牽衣拂

帽，與客周旋。蹲犬喘

於樹下，見客過則慕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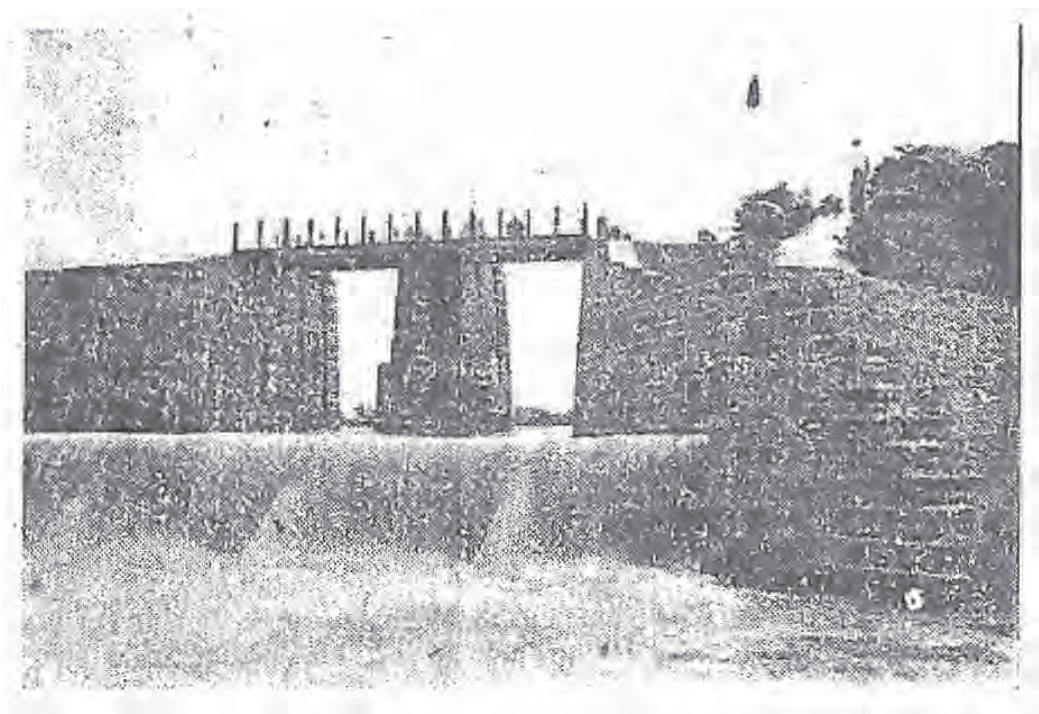
路無異。每當夕陽西下，桑柘影斜，一家老幼，各攜矮几，於此談天。或布席場上，涼風吹夢，亦足酣眠；此皆城市所不及也。約行七八里，堤趨西南，遂至許家渡。南望鹽河，一水澄泓，不見舟楫，望之殊使人意興索然。蓋此處西去雙金閘漸近，雖有河川，但爲分洩之道，估客不出其途也。堤北有小河，隨堤屈曲，小河之外，一望真無際矣。高原下隰，黍豆半焦，兼之人煙稀少，西北望夏家湖，蒼蒼茫茫，宛如瀚海。昔讀嘉靖志，稱大河口西四里有鷹城，爲丁謂貯鷹之所。此湖逼近大河口，天然闢場，但無走獸可資行獵耳。過許家渡，有大缺口，淮泗界溝注鹽河處也。口東有數家，臨河縛茅，蓋渡夫所居。缺口甚闊，界溝自西傍堤東行，至缺口而合。其實此處溝南溝北，皆淮陰境，何界之可言，名不正則言不順，他日考地理者，知不得其解矣。聞民國初年，修浚界溝，得古棺一具，棺爲柁木，壞爲兩，土花蝕劍，含珠委塵，檢其遺骸，脛骨甚巨。土人相傳，謂是乾隆南巡，扈駕小臣旅葬是鄉，然耶否耶？吾安得墓石以證之也？

雙金閘
與水災

過大缺口，堤趨直西，行未十里，越格堤五重，則見水村漁舍，民居漸繁，又有大聲沸耳，若海潮音。少焉，河身陡東，兩岸石壁天懸，中有長

舌，分水道爲二，層波怒瀉，迅如擲梭，則雙金閘至矣。閘下有跌塘，其猛跌之處，水勢垂直，可五尺強，望久眼疲，乃成靜止之狀，蓋天然一水晶簾也。

昔民國十年，湖水漫灘，黃運皆漲，其年七月，卒決鉗口壩，壞雙金閘，出許家渡缺口，四區全境，不一日而盡入蛟宮。水患之烈，言者痛焉。吾今所見，乃新閘，非舊閘也。考諸記



雙金閘

載，新閘以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開工，凡歷七個月而工竣。其承辦人則南通高觀記也，其監理則工程師德人來因也。其土方石料以及監工軍隊保護等費，都十一萬五千餘元，由江蘇省公署及鹽務署平均分擔。在淮言淮，可謂宏工矣。當此行也，吾乃

遵阪南趨，傍翼牆以行乎閘上，披襟當風，獨立塵表，地勢既負，吾心益清，風雲接乎

大荒，波濤喧於足底，遠遊之趣，無異登仙矣。然下顧危牆，吾足心爲酸澀，吾不敢久立，爰折還北堤，休於樹陰下。遙望對岸，瓦舍鱗次，土人曰：「此爲大王廟，民十一修闢，來因駐此半載。」高等顧問言：「新闢優點，在闢牆斷面尺寸較應有者爲大；據河

工家言：「最吃

緊時，尙有二倍之安固。」其下

端門限，在用以

防護衝激，抵禦

急流，原計劃所

未有。來因歸國

後，爲責任心所

矣。闢底真高爲九公尺三。河工家言：闢底淺深，與沿岸人民大有關係。淺則運水不易灌注，必致鹽河乾涸；深則連流太急，鹽水滿槽，又必致漲漾，轉不能洩水。新闢所定

此闢之作用，專爲分洩沂水。苟闢板早啓，多一宣洩之路，久已減少三四尺之水；今日沂水之來，形勢必不致如此之嚴重矣。且此闢之改建，根本不合實際；爲保護闢塘，特建一跌水之門限，宣洩既不暢，鹽河與運河船隻之往來，因此造成隔絕之境；洋工程師之所爲，復何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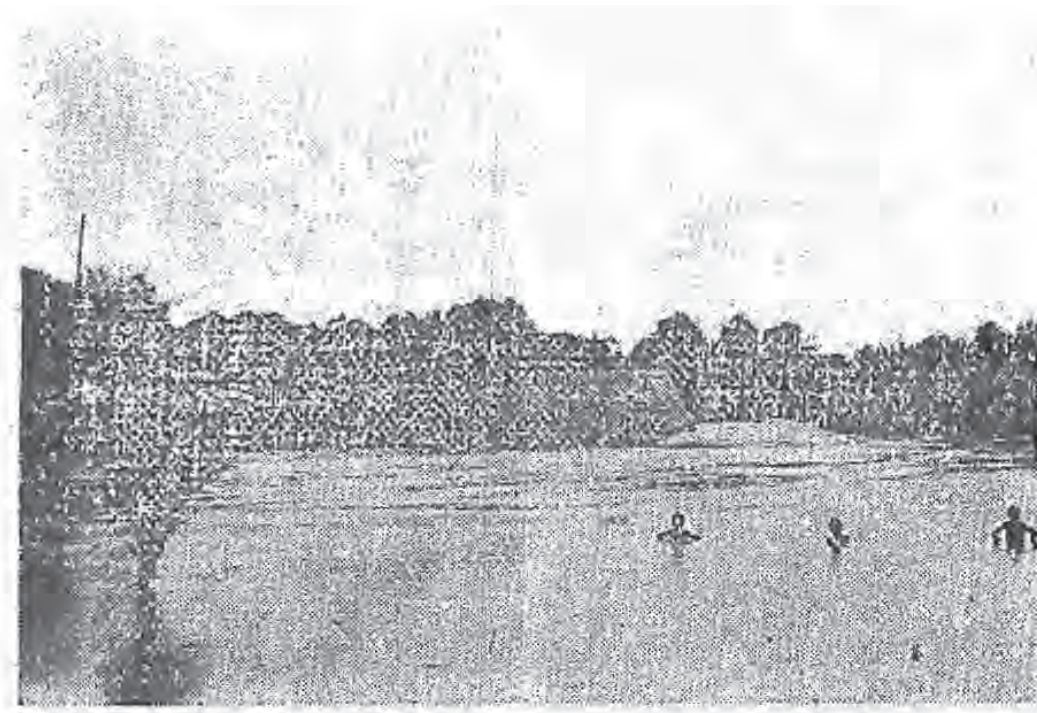
（二十年八月十日蘇北日報王叔相之談話）

驅，夢寐不忘雙金闢，一旦得之，即電請補修，遂如今制。外人在我國爲客師，乃忠於所事如此，異乎我國水官，多但能食粟者

高度，殆亦頗費斟酌也。然涉筆至此，吾斗起一種深刻之回憶，卽二十年之水災是也。雙金閘既爲中運分洩之重要機括，啓閉節宣，所係甚大。當節而不節，則洩量過多，而不足以保運；當宣而不宣，則沿運堤工岌岌不潰於上，必潰於下。二十年七月淮沂並發，運水暴漲，八月初，淮安福公堤決口，寶應湖水頂托，縣城被水，西南湖灘全爲澤國。後雖高郵三閘並放，而水勢曾未少殺，爲分洩計，雙金閘久有完全啓放之價值。據八月七八等日之勘查，閘上閘下，水位已差至丈許，水深一丈七八尺，閘槽尙存板四塊，如能啓去，可立洩三尺之水。乃淮邳段工務所當局，留此爲向鹽商挾取規費之地，一朝水至，竟至啓放不及。其後水位益高，雙金閘誌椿，達四丈一尺九寸。迨至八月廿六日，遂有高郵邵伯決口二十四處之非常奇禍。監察院委員高一涵報告有言：「河工下級人員，無事時則營私舞弊，無所不爲；有事時則疲癯殘病，無一足用。」又曰：「三段工務所長，所習皆土木工程，無一專習水利工程者，其於河工素無相當經驗，故對於出險時之防險，及出險後之堵塞，皆束手無策。」合而觀之，此輩之服務成績，學問操守，皆足見一斑。

鉗口壩

雙金關西一里爲鉗口壩，鹽河至是斗折而南，承受中運分洩之水，其西作格堤以爲攔約。壩舊爲柴埽，民十倒壩後，塞以秫秸，十二年改用碎石鑲砌。此來值夏初，平水無波，新漲乍退，近壩處龜裂縱橫，若不能承足者。兩三童子戲於水中，或昂首直前，以手足爲篙槳，謂之飄洋，或縱身入水，良久自他處涌出，謂之栽悶子。見生人至，更各獻所能，寂寥無人之鄉，一時頓增其活態。吾儕則聚觀



鉗口壩

樹陰，相對忘機，如海客之狎鷗，濠梁之觀魚也。既而將拍照，水嬉者仍不去，一水空明，現三人影，殊妨美感。客有笑之者，攝影師曰：「此新繪三潭印月圖也。」鉗口壩以西，鹽河已盡，而雙堤平行如故，西北夏家湖一帶之長城也。自六堡以西，

經豆瓣集至三堡止，堤身高而狹，不可方軌，而下視如塹。又多年未修，日侵月削，厚度益減，幸賴土質堅強，未曾出險，所謂三百六十丈工是也。當斯時也，斜日蒼黃，一望荒翳，原野闕其無人，征夫行而不息。又况左有重堤，右有大澤，縱無豺虎，豈免萑苻？於是相顧魄動，各拔足而趨。然道有蒺藜，欲速不可。堤坡有背筐拾草者，三五聚笑，不審作何語。同人覩狀不敢休，更不敢言，長堤落照中，但有無數散亂之人影，西向而奔。迨暝色四起，此距閘六里之豆瓣集，始撐其面影於槍樓列峙之中。

豆瓣集
廢墟

豆瓣集之名，志書所不載。或曰：「觀其名稱，可想見其舊時黃豆交易之盛。自集中衰，豆類出口，乃移於楊莊。」或曰：「集中街市爲一條鞭，衛宇相對，形如豆瓣。」斯二說可並存焉。然此行所見，爲衰耶？抑爲盛耶？謂之衰也，則堤下新屋楹比，儼然一方興之街道；若云盛也，則門關空掩，雞犬罕音，薺麥青青，生於屋上。晝行其市，如入意大利之邦貝Pompei古城，但有毀垣，不見人迹。異哉異哉！何爲其然耶？幸堤上一條鞭之舊街，尙有一二冷攤，三數餅店。就問其故，皆言：「集主住西北可四里，能解君問，可疾往借宿。此地爲淮陰邊市，西去七里，卽入

泗陽境，久淹無益於君，不如行也。」衆聞言，

頓憶二十一年五月，此

地至凌橋一帶，被匪焚

燒三百餘戶之大慘案，

不禁相顧攢眉，且見市

中實無可留之所，遂去

市，傍界溝東行。行失

道，迂過馬麻橋，始北

行，過謝家錐，和尚墓

也，傳爲明代古蹟，不

開河打壩，皆嘗贊襄。尤工智算，嘗試栽稻田，嘗自造翻車戽水，嘗市大宗巴豆等物，

甌清水河（在集西夾堤中）之魚類而盡捕之；近又與同志諸人發明浚河機，期於動土起



豆辦集廢墟

暇瞻仰；墓西界上有猴

兒井，昔有猿子，於此

地而泉出，因以爲名

，然吾儕亦未遑迂訪。

及抵集主家，已滿村燈

火矣。

集主訪
問記

集主爲

周姓，有

大莊園，驟馬成列；又

有十丈明樓，五里外可

見。主人久辦地方事，

沙，不使停積，已上書政府，乞為審查。大河南北，莫不服其多能也。吾儕此來，值主人入城未返，見其少君，深荷款接；又見主人之弟，及羣從昆季若而人。主雇食宿，各各安頓，燈前圍坐，語及集市，乃知民國九年，主人有志復興，營建招徠，用心甚勞。嘗供趁市者以酒食，每集百餘桌，累十集而無倦，其果毅如是。厥後有店三十家，定集期為三五七十，將就緒矣。

浚河機說明書弁言

(二十五年四月)

洪水漫溢，自古為患。夏禹而後，始有四瀆，支歧旁引，各種軌道。泊乎近世，河床日澱，河堤日高，崩潰為災，較前益劇；若傾國家之財力人力，與水爭地，則為事實所不許，故必藉科學方法，利用自然力量，為水謀出路也。潤之等日夜思維，發明浚河機。其起土也，以機器。其運土也，機力流力，互相為用。製圖設計，似屬可行，裨益國家，至宏且大。積謀所得，未敢藏拙。茲將機型，繪製圖樣，說明原理與效用，陳獻政府，採納推行，俾免水患。唯自量學識淺薄，疏陋之處，在所難免，敬希海內水利宿耆，機械專家，詳予賜正。匪特潤之等引為欽感，而關乎國計民生，亦至鉅也。

周潤之 閻人英 蔣作新 發明並識

忽第三師開駐多兵，擾亂累月，市人逃散一空。今荏苒數載，凌橋已代興於北，小吳集又代興於南，茲地閒曠，遂益無成聚之希望。然自倡議興集以後，人家多添築新式槍樓，以資守護，用是雖烟戶寥落之鄉，匪不敢犯，今勝於昔，惟此而已。

種豆 得豆

鄉間生活，第一勝於城市處，在早眠早起。九點鐘時，城中人家方圍坐進晚膳，鄉村則羣動已息，惟聞鼙聲。迨十二時，城中大小店舖，方傾筐倒篋，計一日之收入，算珠走盤，如班鼓急搗，與巷柝相酬和；而鄉村中人，一夢已覺，正披衣視天，占明朝晴雨，且餒牛草時也。迨日上三竿，城中睡方熟，市少行人；而村人則早耕已畢矣。是時地方不靖，鄉人不敢停眠整宿，寢興因之頗失常態。談笑間二更已屆，主人之弟，以月黑不能即睡，倚槍與吾儕話農事，因益得新知識不少。吾儕以四區之壤，產豆量甚豐，而害稼者莫過於蝗。禦盜既有明樓，治蝗當有良法，以此爲問，乃知豆之爲物，畏兔絲子，不畏蝗。蓋蝗乃禾本科害蟲也。然捕蝗之法，則有多種——

一法：水溼長繩，再蘸以洋油，在禾端一拉，蝗惡其味不食。

一法：糖化水則生菌，晨捕雄蝗，塗交尾處，則能傳染。

一法：用響器闐逐之。

一法：以罈狀之網捕之。

以上諸法，行之皆有效。近本區有史鳳山者，發明一法，凡柴地發見跳蝻，不及挑溝，以整匹洋布圍之成城，撲而逐之，只挑溝一面便可。此法史君嘗試行有效，是可謂之史鳳山捕蝗法也。又談種豆，知四區所種，多爲大小烏嘴，大小扁楔之類。烏嘴最利榨油，故名油豆，然易生虫；扁楔粒扁，宜生芽，雖遲割而莢不裂，二者皆粘土所宜也。又有粉青，宜作豆腐，則三柯樹一帶之混合土種之。余問「秋豆爲淮南名產，踰淮而北則種之者希，亦有說否？」曰：「秋豆宜漉乳，不宜打油，此爲不甚愛種之一因。」余曰：「秋豆種於河北，則結莢常稀，有謠？」曰：「秋豆結莢稀，由於下種太早。語曰：『熱一次，晚豆花落一次。』花落自不結實，若能於夏至後下種，開花之際，已在深秋，尙何不結莢之足慮哉？」又繼問「早豆宜忌若何？」曰：「農夫種植之事，除晚禾外，皆欲其早，諺曰：『彭祖過八百，早豆早麥。』」又曰：「小滿前後，安瓜點豆」此之謂也。若下種過遲，雖亦成熟，而豆粒之內常有凹槽；又當花落未實之交，所謂「蚊虫

「嘴」時，十餘日不雨，便可失收。豆之豐歉，繫此爲尤巨也。」又論種豆之具，主人之弟引觀廂房，見有上如車，下如犁，前有轅而後有把者，曰：「此爲播豆利器，法以豆藏車上漏斗中，駕之以牛，一人自後操把，且行且搖，種乃隨下，車下鉄脚有二，故漏斗亦有二，土翻種落，恰當其處也。」問其名，曰：「是爲耩子。（讀如講）沙地以耙破土，以手點豆；惟本區淤地用此物。」以點淺而耩深也。余按此物，齊民要術中有之，謂之耩車，有獨脚耩雙脚耩三脚耩諸名，此邦所用，殆雙脚耩也。此物創自三國之皇甫隆，昔稱耩犁，史謂其「省力過半，得穀加五。」今謂之耩者，廣韻有此字，訓曰耩也。是雖非古稱，要亦自有本矣。相語至夜分，主客皆倦，乃暫辭就枕。枕上靜思，豆瓣集無所見，然所獲菽類知識不少，可謂「種豆得豆」也。四鼓起旋，聽明樓上有咳聲，仰視河漢無片雲，星光閃閃不定，知明朝必晴而熱。已而復睡去，一覺黃梁，直到清曉。

第二節 夏家湖

湖入

次日將辭豆瓣集，討論行程，咨之於衆：攝影師主南行，鄉導主北行，高等顧問主西行。團長曰：「諸公意見不一，徒亂人意耳，地圖安在？」速記生出諸僮中。團長披圖觀之，則南行者最滑稽，蓋渡河而南，則入二區境；二區，冬間所已行者也。其次西行則七里即入泗陽，雖可往而實不必往，蓋自四堡以至頭堡，無特殊民俗可以咨訪，則略之亦無害也。鄉導主北行，誠天經地義，然團長之意，乃又有詳人所略之點。蓋圖中約當豆瓣集東北，有地周遭五十里，自西南斜趨東北，茫茫一片，全無人居。其上有赤色之同高棧，彎環屈曲，示此地爲淮陰大澤。是名夏家湖，爲四區全境之災原，四區諸溝渠，多數由此發生。團長之意，以爲不觀夏家湖，雖賞楊莊之荷，飲雙金閘之水，登七孔之長橋，拜智公之孤塔，弔浪石之故墟，仍與未遊本區者無以異也。衆聽聞之下，思此行使命所在，莫不知重其言。於是先行澤底，自謝莊入。謝莊者，在周莊東半里，當夏家湖之西岸。吾儕由此東行，步步入湖，漸達當年瀾漫最深之處。此處號稱湖心，其實已同平陸，新麥初刈，早豆待挽，高粱玉蜀黍，更往往密不通風，爲赤日增加勢燄。但花生山芋，則未之見。蓋土質堅確，生芋固非所宜也。鄙諺有

之曰：「有錢莫置淤土田，乾又犂傭（讀若涼傭）溼又粘。」不履夏家湖，甯知斯語之有味哉？湖心無一株樹，無一口井，惟見蒼蒼者天，覆地如圓蓋。綠湖小村，皆去此十里而遙。若夏日農家，到此耘田，縱不熱死，端須渴死。鄉導言：「耕湖心之土，可不施糞，但苦牛力爲難，非大犍牛莫辦，凶年飢歲，麥養不易。記當民十大水，十月始退，斯時牛已賣去，三人挽一耩而耕，此僕所親見者也。」團長曰：「此地既爲著名潦區，則頻年必多水患，足下能歷指之否？」鄉導曰：「光緒十五年，三十二年，民國十年，三次倒鉗口壩，而此湖亦三爲壑。民十大水，吳家圩水深八尺，餘六尺，斯時若於此處放舟北指，行二十里猶不見涯岸。張家圩草廟，齊煙點點，等諸漁汀沙渚而已。」團長曰：「民二十大水，此地爲何？」曰：「就形勢觀之，理難獲全。然因雙金開未啓，故下河爲魚，而夏家湖獨免陸沈，則其幸也。」高等顧問言：「湖中最高處，猶下於東岸一丈二尺，故每值潦年，例爲災區。君看湖底溝澗縱橫，直如井田，則知此邦湖田主人之用意深矣。」

斯時也，朝景倏逝，陽光漸可炙人，忽陣雲生於頭上：累累不已，如張素幔。高等

湖心
話麥

顧問疲而大樂，不覺朗誦枚乘句曰：「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團長曰：「此日工作極苦辛，如能有雲蔽日，而又不足以致雨，其快如何？」鄉導曰：「古稱晴雲如擘絮，今天上似之，無雨必矣！」既而過一麥地，麥已割矣，地猶閒置，蓋待種晚芝麻者。攝影師爲言麥天農家生活，亦足解湖行之悶。蓋麥之爲物，種於深秋，斂於早夏，在田間最久，故曰：「麥備四時之氣。」然其歷世亦頗艱辛。大抵初種欲雨，當春欲雨。初種無雨，則先天不全，後雖得雨，亦挽救不得，且萬無以支冬日之嚴霜。當春無雨，則後天不茂。淮諺有之曰：「三月雨勃勃，稀麥變稠麥。」足知春雨之功大矣。自是以往，又畏冰雹；卽無雹而冷，粒亦不飽。及其將熟，又忌生丹，丹有黃黑二種，皆菌類寄生之別名，科學家謂之「銹病」，與「黑穗病」同爲害稼之尤，有一於此，其穫量必大減。此後則既熟畏風，登場畏雨。故漢書食貨志曰：「收穫如寇盜之至。」可謂言簡意賅，形貌無遺矣。高等顧問曰：「里俗呼收麥之時爲麥口，麥口在經濟上有何價值？」攝影師曰：「農夫苦耐三春，所希一麥。當未至時，借債者指麥爲期，絕糧者更翹足而待。東坡詞曰：「捋青擣麩輓飢腸。」「捋青」，此謂「做冷頓」

；「擣麩」，此謂「做炒麵」，皆迫不及待之表徵也。及四野枯黃，一切緊張，芒種收大麥，夏至收小麥，田家夙興夜寐，惟恐後時。斯時大戶感覺不敷，家中雖有年給百千左右之長工，而一時仍感需要。在地主之早計者，每有預於荒春貸人以糧，言明麥秋報以勞力，則斯時雖忙，亦得其助。其無此預約者，則不得不入市覓雇短工，通常工資六百，斯時可抬至一千；有喊市者專主短工行市，無帖取用，且收時豐。而夏家湖尤有拾麥之俗。詩曰：「遺秉滯穗，寡婦之利。」知此俗由來甚古。湖田阡陌綿長，地主恆樹紅旗爲界，紅旗不倒，拾麥者不得闖入。既倒之後，謂之「放門」，此處即可拾麥，然主家又旋樹新界，漸收漸小，以至於無。斯時男婦奔仆其中，如山如潮。主人則載麥盈車，晚霞照路，田歌送喜，一天好事，於斯圓滿。自此一般莊戶始獲飽食，日嘗新麥，直到晚秋。同時便有種種收時豐者，沿村挨戶，積升成斗；乃至記名和尚，亦倩人爲導，沿門募化。客旣公然乞糧，主亦不能峻拒。而袁集楊莊諸糧行，斯時必有包灘之南客，來此收貨。於是駝販四出，紛爲采辦，照例包斗包潮，麥色如何，在所不問，需要斗增，麥值必起。至於放小麥債者，言明歸款以麥價爲準，有長無跌，此則乘時射利之所

爲也。而官廳開徵上忙，地主開收麥租，爲公爲私，並關經濟，又復不可勝言矣！」鄉導曰：「君所言者，猶是一般麥口之情形也。夏家湖又特產莠草，縣連鉤帶，最爲害麥，其中以七角菜爲尤烈。此物藥名小薊，莖高尺許，葉有刺，夏開淡紫花。藥籠中物，本非無用之品，然其害稼有不可恕者：一曰種子生毛，繁殖極易；二曰根鬚所至，悉成新苗。故農夫痛恨之，然卒不能絕其根本。安得農作家，一與細論除莠之方哉？」且行且談，不覺已近吳家大圩，天上浮雲，變幻往來，衆恃之如車蓋。但久行，不禁疲倦，於是團長分散乾糧，鄉導出瓶中熱水共飲，因又言及南北麥產。攝影師言：「江南麥粒，溝深皮厚，不如北產。」鄉導言：「江南之麥，其花夜開，多食非宜。」高等顧問曰：「攝影

故老嘗言：「大江以北，麥花晝開；大江以南，麥花夜開。」總未留神察看。嘉慶七八年間，偶見麥花皆晝開，殊不信。一老農曰：「麥花自國初以來，俱如舊說。其晝開者，始於嘉慶初年，蓋由南北氣候日轉。」

錢泳履園叢話

兄之言良是，鄉導兄所言，未必然也。」

溝漁志
之一頁

夏家

湖爲新墾之水田

，故環湖而居者多築圩。最東近楊莊者有金家圩，南則傍界溝無人家，西有吳家大圩，有蔣家小圩，北有夏家水圩，東北有張家前圩張家後圩。自張家前圩至正南之馬麻橋，直徑幾三十里，浩浩乎吾鄉之雲夢也！四圍皆沙土，惟湖壤爲粘土，故沿湖人家皆無柱。邇來墾境日闢，歲常有秋。吾儕行塊塹無人之鄉，不無枯寂，偶逢蕘牧之子，便如空谷足音。行至吳家大圩，過小河數重，皆一乾見底，不須蹇涉。又東過蔣橋，始稍有水，循之而東，可抵楊莊之永豐閘，（見第一節）所謂總便民河者也。總便民河起漁溝迄永豐閘，所過湖心，支河無數。僕欲爲斯湖作溝洫志，竊恐閱者不耐，或至引動睡魔。欲無言耶？又殊不可。大抵極南之淮泗界溝，（此處實非界溝，已見前。）與湖心之總便民河，實爲湖田洩水之幹川。界溝未入許家渡前，中途有馬麻橋便民河承受少許洩量，北入總便民河。總便民河除直下永豐閘外，又有二川以資旁洩：南支曰黃橋便民河，經桂家塘入鹽河；北支曰新橋便民河，經吳侉子渡入鹽河，此皆四區水道之大綱也。夏家湖地居釜底，不得不講求水利；（嚴格言之，不得不求免水患。）而就中大役，莫著於同治九年民國五年。同治大疏北鄉水道，挑土二十五萬餘方，用帑一萬七千有奇，係

官督紳修。淮安府章儀林，知縣倪寶琨，爲兩大循吏；邑人吳昆田，山陽魯蕢，爲兩大義紳；皆駐工督治，往來河干者五六月，值大雨時行，水底撈土，民夫與在事者之勞悴可知也。吳氏爲斯役首倡者，又曾捐產以償庫銀之不足，僕將於大河區詳言之。魯氏佐修水利，勞亦鉅。高子上嘗記其略曰：「是時圩寨林立，主之者多里豪，工將興，競起任其役，以冀乾沒；否則撓之，無從具徒役。君往解譬之，多張難端，中其忌諱，皆愕眙罷去。」是不惟肯肩其勞，抑且周悉情僞，不可及矣。是年所疏水道之在四區者

凡三：除將家巷便民河容別詳外，其二爲東注永豐閘之總便民河，與東注許家渡缺口之清桃界溝。至民五所濬，則除疏通界溝而外，又加疏黃橋新橋兩便民河，皆知事趙邦彥

咸豐初，知縣吳棠以上游桃源來水過旺，議於溝東之夏家湖心，開一橫溝，東入永豐閘。溝成之後，桃源水暢出；而夏家湖平地瀰漫，三百頃之糧田轉爲巨浸。同治九年挑濬曲隨清桃交界舊溝，開通深廣，洩桃源水於鹽河上游之許家渡缺口，並於界溝東岸積土，以防桃水橫灌，使夏家湖水得以專洩永豐閘。而桃民安於舊時水道，憚從新議；淮安府章儀林，取違議者嚴飭之，衆然後定。

光緒清河志卷六

所倡辦，容分詳之。

夏湖實
非一湖

蔣橋以東，漸有民居，又北爲黃橋，有支渠東出，是爲黃橋便民河。此河以北，烟戶益稠。一行五衆，是夕即宿黃橋王氏家，其家喫六月齋，不知者謂其迷信，知之者則善其能合於夏令之衛生。晚與王氏昆弟，乘涼場上，所談問題，爲夏家湖之成因。衆謂不知何年，西鄰鄭家道口決口，匯爲此澤；此事雖志書不詳，未必即非事實，故謹記之。高等顧問則背誦志書，以供參考：

一，嘉靖志：「去治西北八里曰三角湖，又十二里曰夏家湖，又十里曰張村湖，又三十里曰臧家湖。」夏家湖下云：「周圍三里，澇則泛溢，旱則枯涸。」臧家湖下云：「去漁溝一十五里。」

二，康熙志：「治西北舊有三角湖，夏家湖，張村湖，費家湖，臧家湖，凌家湖，謝家湖，金家湖。」

三，乾隆志：「夏家湖至今瀾漫。」餘略同康熙志，惟費家湖云在西南。

四，咸豐志：「金家湖之下游又有蔣家湖，舊志失載。」餘略同乾隆志。

五，光緒志：「惟夏家湖久瀾漫，至同治九年挑濬界溝後，乃成腴田。」餘同咸豐志。

據志書所載，則知諸湖歷史，至今已閱二百餘年，今夏凌金蔣張謝諸家，皆湖濱土著，蓋誰家近水，即以誰氏名湖，夏湖面積獨廣，故尤著稱耳。又談茲地治安情形，知黃橋居民都百餘家，開渠伐壤，無憂水旱。民又勤於作苦，家給人足，子子孫孫，不知世間何謂治亂。其著姓曰周黃項，皆遠年大戶，壤地相接，莫能兼并。故雖積財千萬，獨無處可以求田，以此資益雄，買槍打圩，實力邁衆。然風氣太閉塞，其父兄不甚督子弟讀書，則其短也。

桂家塘

明晨，循黃橋便民河，趨桂家塘。據縣志：河爲宣統三年邑人吳鍾驥等請華洋義振會開，引水經桂家塘入鹽河，長一千一百二十丈。民國四年又挑，

兩月而三竣，受益之田四百餘頃。吾儕行六里，遂至桂家塘。桂家塘之始不可考，或曰：「康熙河決所衝。」或曰：「昔有孽龍上天，龍尾一掃而成塘。」昔時塘周可四頃，今漸涸，猶占地百畝而強。」其水從未乾過，有無底之說。吾儕循行澤畔，聞田父言：

「光緒三十二年，美國教士以照妖鏡下視，潭底有多年白猿，蟄居其下；然水深不可測，教士亦無如之何。」嘻！無稽之言，一至此哉？民國四年，里中諸紳，倡興漁業，曾決塘以入鹽河，水始稍小。民十大水，居民於塘中得瓷器不少，皆粗惡，無名貴之品；惟東北干氏所得有巨碗，夏盛肉類不壞，人以此異之。塘東有干家渡，西有浦家渡，皆鹽河要津。凡黃橋一帶上楊莊者，皆必經浦家渡云。浦家渡舊亦不靖，民國二十三年冬，其地一少年與浪石一少年決鬥楊莊，死者三人。干家渡直北有干莊，莊有宗祠，曾建小學，一稱紅土地廟。干氏本巨富，先世多武職，或謂自此東行直至西壩，可不履他姓之土，今稍中落。附莊而居者多鼓刀爲業，凡十數家，皆小豬，號曰戳水老鼠，肩以入市，每元十劬。又東爲張磚井，民多販脚子豬，其細已甚，亦足徵民生之多艱也。此地一帶，民有餘而地不足，人家多營副業，乃至挑籠販雞，開坊磨麵，往往有之。然不逞少年實多，尤多博徒。有張莊者，一村僅兩家不賭博，博者或囊有不給，慷慨書地券與人，一無吝色！

桂家塘東北，有一歷史之名區焉，是名大河口，一稱泗口，卽泗水入淮之口也。泗

泗口
安在

流甚清，故亦稱清口。其地爲南北要害，古來多少英雄，如周亞夫謝玄吳明徽楊行密等，皆曾於此賭全局之輸贏。唐宋東南糧道，亦多出此口。南宋咸淳九年，蒙古之氛甚惡，宋人置縣築城於此，卽以清河爲名；而蒙古終不肯相讓，故清河縣僅立二年而入於元。其後泰定元年，縣遷甘羅城；天歷元年，又遷小清口，（卽舊縣）此地遂改稱大河口鎮。以水道言，當金明昌之世，黃河南北分流，南行者注大清口

陳無已出清口詩：

家世山東飽耕稼，晚託一舟順流下。漁溝寒餅不下筯，推舵轉頭更五夜。（任淵注：意謂發漁溝時尙未夕食，舟行已遲明矣。）平明放溜出清口，霜落潮回霧連野。平楚一夢三十里，有日無風神所借。似憐憂患滿人間，百孔千瘡容一罅。文章末技將自効，語不驚人神可嚇？子女玉帛君所餘。寄聲白鳥煩多謝！

（后山詩卷二）

泗水全爲所奪。明嘉靖初，又改道出小清口，於是此鎮舊迹全淤，雖有戀土不去之家

，至是亦駸駸烏散。余來是邦，見荒滅之餘，一切皆不可指，顧問抱牘而長歎，鄉導亦結舌而難言。訪問耆舊，有據里書圖冊以告者曰：「此地舊屬大河口頭坵，干家渡紅土地廟一帶皆屬之。」余思頭坵所在，必爲鎮基，桂家塘前後，去昔之泗口名區，殆不至甚遠，可斷言也。屬思至此，不覺喜氣平添，他四友亦皆大悅。又案唐崔國輔詩曰：「泗水入淮處，南邊古岸存，秦時有漂母，於此飯王孫。」可知泗口正在馬頭直北，吾以桂家塘當之，又獲一證矣。

周飯棚

干莊北一里，又有新橋便民河，河甚闊，起於總便民河之新橋，終於三區之吳家渡，長二千五百丈。初開於民國元年，加挑於民國四年，佔用民地一頃三十四畝五分，由兩市籌款，按畝給值，其利病詳大河區章。此地去湖心漸遠，地稍亢而富沙質，豆麥生芋，莫不滋生。粘土僅宜豆麥，沙土兼宜生芋瓜果，此沙田之所以爲勝也。此河兩岸，戶口倍稠，柳莊相接，積薪滿場。每村東南隅，必有尺五小廟，以祀社公，廟門亦有春聯，其警句曰：「××風掃地」，「××月爲燈。」惜上半剝落，不可盡知。若莊主怠於建築，則以破甕覆之，人亦莫不共喻焉。循新橋便民河北岸，西

向而行，漸得廣陌，東西行人往來，小車轆轤，驟網隊隊，其人咸解衣露頂，三五談笑不絕，蓋西壩至三柯樹間之衝道也。然西來者多，東去者少，蓋二五七十，爲三柯樹集期，今日陰曆六月初十日也。西行未久，卽見道旁大樹陰裏，人家三五，當門搭棚，推車漢列坐其下，炎風一過，面上積黃埃以寸。案上有瓦壺貯茶，黃缶盛飯，又有新炊潮牌，間以方磚，望之使人穆然生汗尊士籩之想也。時棚底客飲啖方健，見道上有人過，舉手相呼曰『歇歇去！』吾儕顧日影，約在午初，問路人，知此爲周家飯棚，去三柯樹尚十二里，乃分投兩家，各進稀飯盈數盂，皆得一飽。稀飯以大麥仁精製而成，細膩停勻；佐以大餅，亦爽口不可名言。彼肉食者流，但知腥臊之品爲無上上選，甯得謂正味者哉？

王家草廟

自周飯棚東北行二里至王家草廟，小徑也。往三柯樹者宜不出其途，以地甚有名，迂道求之。有縣立草廟小學，卽設草廟中，校長亦姓王，余舊識也，既見堅留，吾輩亦覺有多事待問，遂如桑下浮屠，一宿而去。庭中納涼，詢廟史與校史，皆得聞梗概。蓋草廟東南一帶，皆古之大河口也。不知何時，有木雕菩薩法身，漂

來此地，露處三年。王氏先德某翁，惻然興念，結庵奉之，考其遺址，實在今校之東。後有王以×者，五十無子，禱焉若有靈，始建草廟於今址，有屋六楹，田百餘畝。光緒末，王義成又改爲宗祠，而移象於西北之延壽庵。宣統二年，義成更就宗祠改建小學，名曰通智。民國十七年，教育局以縣費辦高級，王氏以私款辦初級，遂易今稱。爲問王氏之族繁衍何似？則亦可言。邑人有言曰：『吳王大族。』若論其源遠而族蕃，則漁溝之吳，猶不及草廟之王。以吳始於明，王則始於元也。據王氏自言，始祖名崇，河南固始人，中元順帝至正甲午進士，爲清河令，子孫因家於此。綿綿翼翼，已十八傳矣。其先世極多厚德君子，明清兩朝，五世入鄉賢，十三人舉孝廉方正。余檢縣志，鄉賢祠祀十五人，王氏有衍德芳圭佑通，與其說合，至兩朝徵士，王氏僅得六人，想十三人之說別有據也。王氏既累世書香，邑中諸王爭與通譜，由是分爲八門，支庶散在四鄉，而草廟以宗祠所在乃益顯。八門所在不能盡詳：大抵宋集爲頭門，御場爲二門，草廟爲四門，南吳集爲七門。鄉賢以七門爲最多，科名以四門爲鼎盛，此其大略也。或曰：『八門中有二千戶爲真王，餘則通譜者也。』然即以二千戶言，淮陰西北首鎮之漁溝，爲戶

不過五百，今必須築一四倍漁溝之圩寨，始足以居王氏一族之丁口。漁溝之圩周四里，則此理想中之圩當周十六里。謂之大族，不亦宜乎？

張家圩

去草廟而西行，約里許爲張家後圩，其南三里爲張家前圩，共有戶千餘，其先遷自漣水，居淮陰數世，武科世家也。道咸間有晴二太爺者，慷慨負俠氣，專教冒籍武童，每府縣考，以腕力翼蔽後進，人莫敢問。武場中無不知有晴二太爺者。大圩之馬，大河口之姬，前圩迤南之諸，皆出其門，談武科逸事者亦樂道焉。前後圩舊皆有圩，今皆圯，但存其名。居兩圩者亦雜他姓，民風頗不純，清末有私鑄之習，號五十三爐，富反抗性，嘗拒捕。近數十年，張氏有君子，隱居授徒，以詩書化頑梗，其俗蒸蒸日上。兩圩間有張氏宗祠，有司曾立石其門，以旌節孝，鄉里式焉，因謂其地爲張家牌坊，今縣立初級小學設此。

新橋訪古

張祠之西爲新橋，跨使民河上，自此西行，步步入黏土矣。路廣丈許，夾道有溝，聞爲光緒丙午水災，華洋義振會以工代賑，留此成績。新橋以東，本亦培築，因土性鬆散，暴雨一過，蕩然不存。自新橋而南，尙有夏橋，有黃橋，有蔣

橋。夏橋之西有夏水圩，地濱湖，下濕之鄉，頗產蠟條簸箕柳之屬。土人皆夏氏，凡數十家，編筐作粉，用爲副業。灌園自養者，亦居百分之八十，然俗好博，押鵝之風特盛，往往以是傾其家焉。新橋西三里韓家茶棚，有十老人墓。不知何代，有異姓兄弟十人，交情爲古來所無，垂老惡言別離，乃共買十畝墓田，相期叢葬。吾儕昔聞其事，竊嘗歎其用情之摯，乃至死生不捨，已覺管鮑雷陳，未爲殊特。今茲展謁，果有十墳在焉，觀其排列宛如人字，殆取「雁行有序」之義耶？右首多一墳，則義僕陪葬處也。其前有石，刻「十老人碑」四字，又一行曰：「康熙二年重立。」吾儕相視，不覺驚歎。此事雖不必即可爲訓，而畸行自足厚俗，縣志不載，不免疏於訪問矣。詢於茶棚，據言每屆清明，周張魯韓四姓裔孫，猶來展墓，其餘則不可考。茶棚主人，卽韓氏之裔也。臨去之時，攝影師說一故事，乃聞諸校中老師者。云昔有十人相善，朝夕不離，俄而次第喪其四。當第四人之喪，諸友各製挽聯，記其一曰：「座中僅有七人，悲君又逝！」「地下若逢三友，說我就來。」誠切情切事之白話聯也。顧問曰：「安見舊傳之名聯，非卽吾十老相挽之流傳於世者耶？」

新橋
以西

過十老墳，路基益高。速記生言於團長曰：「諸公在此從容弔古，下走將南行觀風，補此湖西北一隅所未及，何如？」團長領焉，言明會於仲莊。速記生遂迂道南行，先過夏水圩，覺所見有足補所聞者。蓋夏圩自耕農居十之八，土狹民稠，一年生計，盈者什三，虧者什五，故副業特為講求。約而計之，其地年出繭類千餘觔，雞子三千枚，白菜五千擔，蠟條千餘擔，蠟條編物一千具，粉條三百擔，其中繭類遠銷鎮江上海，其餘則縣城，又其餘則三柯樹袁集。蓋編織園藝，二者副業之大者也。西南二里過蔣家小圩，圩東有小河，臥老樹以當橋，新芽旁生，粘泥拂水，其淳樸殆在懷葛以上，四周有土檀圩子，中央有草檜樓。穿圩西上，步步如出幽谷，是為湖田與沙土之分界。又北至陸庵，與仲翁語，深慨地洿下，又多惰農，雖上天降災，而時過輒忘。夫一畝之入，不過五斗；而一局之輸，或至兼金；此不足者之所以日多也。翁言此鄉多仲姓，皆先賢仲子之後，其先世自山東仲家淺僑寓吾縣，代有聞人，迄今將五百年矣。又言當革命前，曾任吳城北岸總董，第四市市董，嘗按畝齊夫，由陸庵西北挑溝一道，經朱陸陳夏各村，北通馬路溝，東通新橋便民河。至於湖心諸渠，每興徒役，翁無不

執挺帥衆以從，今雖老矣，而爲吾儕道昔年事，猶津津焉。翁家廳事有一聯曰：「每臨大事有靜氣，不信今時無古人。」款書右之王堯弼。右之豆瓣集人，吾縣宣統初膺舉之孝廉方正也。別翁北行，上西行大道，見四人方負手徐行，見速記生，皆迎問曰：「雲夢之遊樂乎？」速記生曰：「雖無可觀，然幸見子路之裔焉！」遂且行且言，而至三柯樹。

第三節 三柯樹

三柯樹 介紹辭

乾隆二十六年以前，清河縣在小清口，夏家湖一帶，謂之縣後坊；其西之三柯樹凌橋一帶，則所謂縣西坊也。縣西坊南北十餘里，數人烟之稠密，必推三柯樹，在民國十七年以前，市公所曾設於此，其爲本區之望可知也。吾儕此來，主於集主王君之家，初問集市由來，次則咨詢物力，憑弔烽煙；乃知此二百五十家之沙中小市，實有其駭目動心之歷史。蓋今之三柯樹，古之茶棚也。不知何時，卽有高柳

三株，當門列植，美蔭可以停車，老榦可以繫焉；地有喬木，遠近所稱，厥後王氏於此興集，遂以爲名矣。或曰：

「夏湖大水，老樹逐波而至者也。」當其盛也，由王營以至衆興，驟車所出，號爲捷徑，集東二里之義仁圩，實棧房之遺址。同治元年，



三 柯 樹

三柯樹與王圩皆奉漕督吳棠命築圩而守，周五里，高七八尺，今雖頽廢，而半堵猶存。集中以王張吳爲著姓，繆元翁聶，則爲僻姓。政權自昔統於王氏，集期爲二五七十。惟北十字街西偏，爲吳氏地產，故別有吳集之名。以廣狹言，吳集不及全圩四分

之一，然除集期全同而外，此疆爾界，分別極嚴，乃至種種捐率，亦不一致。在淮陰市鎮中，類此尙尠，必求其例，則泗陽之來安遵化，差可等觀。良由集主因地而尊，王旣

廣土自擅，吳亦不肯下人，勢自然耳。當民十以後，吳氏增築市房，將以招徠百賈，與王氏競。詎屋成而時局不靖，新居半爲四鄉富人之寓廬，以開店營業者絕少。好事者嘲之，名西街爲財神街云。集中交易，有京幫一二大商，舊專其利，其人來自鎮江句容等處，皆深藏若虛，不好酬應，非土著所能及。北圩有繭廠，洋房巍巍，建於清末，每值夏初，江南絲商咸來收炕。自寇烽四熾，遠人裹足；兼縣西一帶，蠶種不良，又不勝其折閱之慮，於是繭市清淡，竈灰久寒，此亦產業不振之徵也。今所在工業，雖有槽油坊數家，編柳織布，亦頗有人，然資本甚微，苟以自完而已。其尤甚者，民情好訟，又無教育，識字者稀，知重公益者更稀。比鄰相處，一有不合，輒經官動府，積年累月；而語及自衛，乃竟無一毫團結能力。是以民國十九年間，三柯樹迭受股匪之蹂躪。

十九年
之匪禍

語有之，大風起於青蘋之末，江水之源可以濫觴，十九年西北諸鎮之疊陷水火，其萌蘖之生，楊莊數里之地耳。楊莊民情渙散，不逞所聚，當夫大亂之前，裨首則×××也，失職軍官則×××也，如是等等，各有儔侶，十百爲幅，晝伏而夜動，近交而遠攻。楊莊之民貪目前小利，翻謂屹然可恃，謹愿者雖知其害，

而不敢便以報官。桂家塘大河口一帶，人人見其蹤跡，而人人畏其凶稜。或聞於官矣，而縣長×××，忽焉不察，不肯爲擒賊擒王之舉，以豫杜於幾先。警察隊長趙振華，雖嘗五路大搜，亦祇同於打草驚蛇，無濟於事。是年八月七日昧爽，遂有白衣輕裝少年十數，自楊莊至西壩，西壩駐觀音庵緝私水警第一大隊譁而隨之，乃挾其軍火輜重，沿途搜劫，直趨三柯樹。三柯樹南北兩局員弁，於睡眠惺忪之中，盡喪其槍械馬片；三柯樹居民，不勝鋼砲之威壓，衣服牲口，男女財神，被席捲而西，行十五里，止於蔣集，五日後乃陸續贖回，綜計損失，都在五萬金以上。是爲此集被匪蹴踏之第一次，損失雖甚巨，若以十月十六日之陷視之，特其小小之見端耳。匪之聚保蔣集也，不知受何方之撫，猶自稱官軍，不多行掠。其始恃×××爲供餼糧，未幾糧盡，而北來之餉又久不至，匪首欲保名譽，其部下則不安寂寞，於是故智復萌，分入王圩六堡一帶，專劫富室，以勒贖之財給軍餉。其後竟以八月下旬陷漁溝，九月初又據泗陽之史家三莊。據三莊十二日，官軍四面合圍，將成禽矣，二十二日夜，大風雨，圍者少懈，匪首王大廣及首難諸匪突挾衆奪圍東走淮陰，由是東燒浪石，南脅馬頭，游竄久之，卒以十月十六日攻陷三

柯樹，泗水一帶豪傑，聞風走附，凡十三股，有衆千餘，若劉維清段玉春，周良鳳諸梟首，皆在其中，而泗匪李二先生爲之渠帥。自是本來面目，乃全然發露無遺矣。三柯樹近郊，本無實力可殺匪焰。而是時大戶既盡，肥瘦都無所擇。於是不分晝夜，四散墟落間，西起包家河，東至鹽河北一帶，南盡運河堤，北至漁溝文殊庵，縱橫數十里間，逢村便往，逢人便捉，得錢卽釋，謂之邀大灘。其最酷者，若新橋，陳家大莊，汪家梨園，數十百家，盡歸洗蕩。至燒餘之屋，飲彈之尸，更所在有其癡痕。返觀圩內，則南北兩十字街，牛驢數百頭，充溢衢巷，如一貲本雄厚之蹄角行。賊衆日事屠殺，或賤價售賣以分其利，其未及宰售者，以久不得食，倒斃相望。比去之日，街心積穢深尺許，過者掩鼻。匪則日張宴飲，論秤分金銀，論套穿衣服，說部所云，曾不足以喻其豪概於萬一。乃至比戶婚媾，徹夜燃鞭，火花迸發，殃及南十字街一帶民房，盡爲焦土。此八日中，全圩固爲空前浩劫，此數家又不幸之尤者也。

合圍及
潰圍

方事之殷，匪之最前線直到袁集以南，西壩渡口，裝北來避難老幼，幾於應接不暇，哭聲爲之載道。晚立清江土圩上，北嚮而望，火光燭天，槍

聲隆隆然。縣長始憂之，請於駐軍，駐軍拒不可。十月二十日，水警第五區長蔣超雄乘大雅艦至；於是民衆始有心膽；二十二日，軍政部航空署以可塞飛機至，於是民衆始有靈魂。於是分三路進剿：蔣區長親率水上公安隊一連當其右翼，趙警察隊長以所屬百餘當其左翼，而水警第十九大隊長薛常懷以所部一連當其正面。薛少年英矯，志殲巨寇，嘗三次衝鋒，已至圩根，不幸中彈死，至今談者莫不痛惜。然是時合圍之勢已成，事後據水警五區李科長言「包圍陣綫，係五區訓練營及省府衛隊連等部担任東南兩面；淮陰警察隊保衛團等部担任西北兩面。」一時將領，大隊長趙振華而下，有第二中隊長陸仲仙，保安隊長錢懷寶，二區副團長尤俊明等。俊明不分畛域，自陳集來援，與第一中隊長韓立人聯合守禦，人多其賢。以如許兵力，雖無飛機，在理亦不難一網打盡也。然而延至二十四日上午二時，三柯樹股匪終於奪西門而出，從容向湯集颺去。先是二十三日日晡，可塞機會飛過圩上，迴翔久之，投炸彈兩枚，匪衆始懼，民衆皆額手相賀，謂全功之奏，即在俄頃。一旦而網漏吞舟，聞者惑焉。當匪臨去前，以繩貫繫所虜肉票，十人爲組，可千餘人，黑夜潰圍。而官軍不覺，平明始知之，加緊尾追，僅打落男女票十四

名，牛八十三頭。匪衆二千餘人，無一擊斃者，無一遭擒者。事發後一月，中央大學旅京同學會有函致各機關曰：「茲據道路傳聞，縱匪之事，卽出某某所爲；供給子彈，則出某某所爲。果如所傳，則是屠殺吾邑人命，坵墟吾邑村鎮者，卽某某二氏矣。」聞者快其言，而猶以此函未明指二氏之爲誰氏，頗以爲憾。嗟夫！作函者雖不言，彼被其荼毒者，固已中心藏之，沒齒不敢忘其賜矣。

做會及農
情種種

老杜詩曰：「傷心不忍問耆舊，復恐初從亂離說。」上文所云，皆聞諸耆舊者也，吾儕側耳而聽之，因濡筆而記之，然不敢更有所問矣。出而消搖於市，市中昨日逢集，今日惟一二茶寮，可觀民風。五人列坐到晚，所得非一。大抵三柯樹四周，皆良田也，然東有楊莊大鎮，故糴行所吸收者，以樹西新溝鎮一帶麥栽爲多。人民金融活動，多用做會方法，而此中亦有多種：一曰搖會，二曰標會，三曰堆金會，四曰老人會。搖會者，先由一家因種種需要，發起請會，凡若干家，每月各出一元。除第一月爲請會者應急需外，以後每次得會，胥聽命於骰子，會錢歸點數最多之家。標會者，其發起與搖會同。每屆會期，會友皆預寫標子，臨期開標，由所標金額最

多者得會。譬如每會五元，標數最多者爲一元二角，則他會友各出三元八角與得會者；其已得會者，則每月當以五元與在後之得會者，謂之餓會。此法殊類投標，且有利息，最後得會者其獲利尤厚。堆金會者，約同志十餘家，月出相等金額，存儲生息，會中人倘有正用，亦可息借，但利率甚輕。年分官利一次，本金則以不分析爲原則。老人會以用諸送終大事爲目的，程序一如堆金，僅用途異耳。又談社會習慣，知北鄉集鎮，皆有當衆評理之俗。凡農村爭持事件，往往經兩造同意，集於茶館，各攄理由，以俟座客之公斷。公斷結果，往往允當。其負者，滿座茶資，一人任之。至於農村相與，亦非絕無交際。村人趕集，遇所舊識，必拉入酒家，揮杯相勸。若先至之客未散，後至者欲惠錢而不可，則自提壺行沽以奉之，口中連呼「我裝二兩，我裝二兩。」有時客主爭喧，至於面熱汗下，使觀者喟嘆不已。夫評理訴諸正義，惠錢本於感情，嚴正時極嚴正，熱烈時極熱烈，斯二者皆美俗也。信能擴而充之，大國民之風度在於是矣。然農民亦有不常趕集者，衆惡其慳嗇，每加輕蔑，遇難尤不能得人之助，甚或聞而快心，加以陵籍。其實彼又何罪？罪在不漂亮而已。詩稱「氓之蚩蚩，抱布貿絲。」今則蚩蚩者無立足地矣。

育教

三柯樹有縣立小學一，短期小學一，同在西橫街，吾儕是夕即借宿校中，與教師語，而知鄉校成立之非易。蓋三柯樹在民十三以前，學校祇有初級一教室，生徒又不發達。迨普教經費開徵，里人王伯清胡慕顏等乃倡辦完小，分頭勸募，未幾而開辦費八百餘金，一呼而就。然常費尙虛，伯清慕顏，又爲此校純盡義務者一年有奇。其間內戰迭經，凶荒逼人，瀕於倒閉者數矣。迨革命軍至，普教畝捐加徵四分，此校卒定爲縣立，有志而事竟成，好義者應知所勸矣。三柯樹無古蹟，據教師言，惟小學牆外有旗桿一，木質黝黑，表層剝落，細削已甚，人以鉄旗桿名之。愚者指爲神木，懼不敢訶。

淮陰地名對

三柯樹	下廠	草間
五里莊	中洲	金城
王草廟	蜈蚣閘	洪福寺
盧瓦房	鳳凰墩	太平莊
青牛跡	大佛寺	漂母墓
白鶴墩	小鬼莊	老子山
馬頭鎮	九堡	舊縣
龍爪鄉	三堤	新堤

，故積年流傳之朽株，乃竟賴迷信之助而保存。三柯樹又有耶穌堂一，信教者以婦女爲衆且篤。是夕鄉導問於高等，願問曰：「三柯樹之名奇甚，子能爲之覓一對乎？」高等願問以「七

里墩」對，攝影師以「五里莊」對。團長因發起，各就本邑地名，分曹屬對，於是此拈彼答，頃刻得數十聯，一時雅興良復不淺；速記生擇其較可存者，筆之於書。

樹西
農事

居三柯樹兩日，名產茶微挂麵油炸檜，各已飽嘗。將發而南，或謂諸公若冬春經此，西鄉人多製粉條，尙有酸漿可以覓食。酸漿者，菘豆磨粉後，除漏之成條外，其液任其酵變，作粥食之。味雖酸，而民啜之自若，有甚嗜之者。吾儕多未慣斯味，乃大言曰：「食饑而餒，孔子不食也。」磨粉之事良苦，皆婦孺爲之，殆視做豆腐爲尤難。然此事實非小補：蓋粉條可售，酸漿可食，粉渣又充牲畜飼料，經濟之至也。冬春農閑，男子往往以飲博消之，否則趁市坐茶館，亦與生產無涉。斯時婦人孺子，以做粉維持荒春生計，其價值之大，豈待言哉？三柯樹迤西，越新溝鎮以入泗陽之蔣集，土皆沙質，花生山芋，布濩滋生。大凡花生產淤田者，因土性燥結而妨成長，故其皮殼厚，其中常不滿仁，而沙土宜之。然亦有多種：小花生令田肥，大花生令田薄，別有四洋花生，一莢常四仁，介乎二者之間，而出油甚希，僅可醃藏佐酒，故產量有限。山芋有洋芋土芋，皆先蒔芋母，然後摘蔓移植之，本芋之種易爛，洋芋終不爛，此其

別也。凡夏至前種芋，其形圓，節後則瘦長，故栽培貴以其時，然皆易薄地，故生芋之植，不可以種麥，然速種却無礙。至二者之外，民間頗有蒔金針菜者，此則不如泗陽之有利矣。相傳泗陽之金針菜，一花七蕊，謂之大菜；淮陰僅五蕊，謂之小菜。泗邑之民越陌度阡，種之成田，爲出口大宗，寶之不異豆麥；淮陰則隙地植之，免於閒廢而已。西南一帶果園亦夥，大者推王氏園，廣袤三百畝，歲入累數十金。

凌家橋

三柯樹南十里爲凌橋集，吾儕於第三日訪而觀焉。高等顧問博聞強記，謂吾儕曰：「凌家橋始見於康熙志，云在治西北十五里，斯其地矣。」鄉導曰：「志書所見者爲橋名，此則儼然成市，恐尙有說。」既入市，乃知凌橋之爲集，實始於民國九年。其地初爲小村，比戶十餘家，門皆南向。民九之春，集主凌效甫大宴紳富，補築北向一排，於是村容改，市場成。昔也菲檐冬日，農父於此負暄；今也日中爲市，農村交易集散於此。久之三柯樹南市貿易，竟爲所奪，是可謂善用地利者也。集以四六九爲期，街道廣闊，可驅雙牛車而並馳，東西及中部，各有搶樓，故防護亦極爲周密。所欠者交通不便，雖平常信件，亦非由楊莊或三柯樹不能寄，此則新興之市，有待

於發展者也。既而晤里中胡君，所語益詳。蓋此地原爲凌家莊，相傳莊北有小河，爲新溝鎮田潦之尾閘。清康熙間，凌氏集資造磚橋一座，行旅便焉，遂以凌家橋名之。歲久失修，浸歸湮沒。民國九年春，一經倡議，甫兩月而補築完成，五月初四日，遂行開幕禮焉。十二年春，又集議築圩，卽以舊日水道爲外壕，借衆口囂囂，未潰於成。十八年春，警察隊駐集，乃倡築礮樓四座，不日而就，商店恃如長城，真長城也。借問集中民習何如？則有高王胡萬，稱凌橋四大姓，皆小康，擁田多者至十餘頃，爲他姓所不若。故凌氏雖爲地主，而市權並不能統於一尊。胡姓有油坊，爲一市所推，今凌橋初小設立於是。地味磽薄，種植所忌。故行盡凌橋之郊，不見大樹，甌婁所希，惟在一麥。又四姓而外，中農爲多，故槍械少而自衛難。加之市無圩寨，縣警察隊又去駐不常，少一不靖，則蹙然現不安之色，是以語四區多匪之鄉，北數陸家灘，南推凌橋。當十九年春間，報端曾見凌橋有搶孀之案焉。邑中慣例，凡娶孀必荷槍以往，強載以歸，至中途而免錢；孀之大伯小叔，皆得主婚，在途必先抱道旁之樹，然後歸於後夫而成婚。野人之俗，禮所不詳也。當十八年以前，凌橋四周刀會風熾，習神拳者，村有其人。自妖人石金

沙就獲，此輩始紛紛逃散，四郊始不聞吹角之聲。

淮泗界溝

凌橋之西有淮泗界溝，舊起砂疆堤，曲隨兩縣交界南行，至豆辯集入縣，沿北岸遙堤而東，至許家渡缺口以入鹽河，長五千八百九十丈，同治九年所開，以洩上游積水，澹毛夏兩湖之沈災者也。當開濬之始，兩縣大紳稟於漕府道諸衙門，以十字定案曰：「挑河洩泗水，築堤護淮田。」蓋所洩者係泗陽恩六圖雨水。來源旺盛，水有就下之性，不爲制約，則易於汎濫，故開河所出土方，皆積於界溝東岸，以護縣西一帶八百頃之腴田。嗣是兩縣翕然從之，間值潦年，毛家湖之民利在速洩，每啓劇堤釁端，甚至流血，然邑人援案以爭，終歸折服。民國六年四市農會長周德均等呈請就原溝開寬加深，經縣核准，上截動撥公款，下截徵用民夫，起二月以至五月，全河畢工，計兩縣受益之田不下四千頃云。

第四節 漁溝與浪石

隋堤
正俗

辭凌家橋而北邁，取道三柯樹，將觀於漁溝。過王家沙莊，見紫薇樹焉，當暑著花，鮮紅照眼；土人語質，呼曰怕癢樹。逮記生曰：「熱帶植物中有含羞草，是又一天然之佳對也。」六里過砂礫堤，亦曰崗堤，凡二道，龍脈隱隱，若有若無。其上多丘壘，幾世幾年，漫滅過半。荒烟蔓草之鄉，偏有兩三人家，依壘以居，與鬼爲鄰。厥土赤墳，中含多分之砂礫，土俗訛傳，謂是蒸燒所成。聞治河者言，其質堅礪，挑土者畏之。古稱石田，其斯之謂耶？問所從來，鄉導言：「煬帝陸地行舟，卽由此道，故一稱隋煬堤。」團長疑焉，以問於衆。高等顧問與速記生，則根據典籍所載，詞而闢之。

一，隋書煬帝紀：「大業元年三月，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聞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自板渚引河，通於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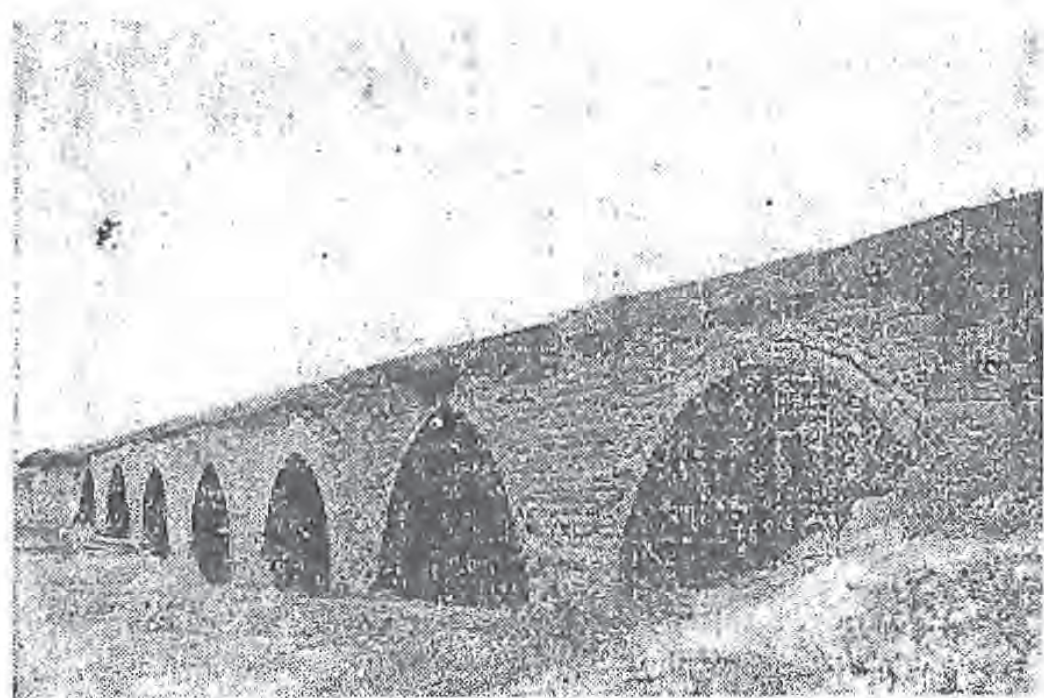
二，開河紀：「以征北大總管麻叔謀爲開河都護，……大業五年八月上旬建功，畚鍤既集，東西橫布數千里，……功既畢，謂江淮諸州造大船五百隻，……自大梁至淮口，聯綿不絕，錦帆過處，香聞百里。」

煬帝開河一事，正史較簡，唐人說部較詳。然二書所謂「淮」者，皆指盱眙對岸之處而言。申言之，未漫前之泗州，實當汴渠入淮之口。（汴渠，卽通濟渠之別稱。）白居易詩，所謂「西至黃河東至淮，綠影一千三百里」者，乃謂彼處之隋堤，非此處之砂礪堤也。一般人見兩堤間無水，又熟聞陸地行舟之故事，遽以煬帝當之，弗思甚矣。團長曰：「然則兩堤之間究爲何水？」速記生述灌雲武先生之說曰：「明萬曆二十三年總河尙書楊一魁所開之分黃支河也。河起桃源之黃家嘴，（在三義壩迤上里許）東經漁溝浪石娘子莊永興集，至安東下五港注於灌口，長三百餘里；然未久而淤，惟漁溝浪石之南，有遺跡存焉。」團長曰：「羣言淆亂，惟信而有徵之論足以折之；而今而後，請勿再侈言隋迹矣。」

包家河

自崗堤以北，至漁溝僅七里。直行則經吳家老莊，西園莊，自漁溝西南隅入；迂行則循包家河沿，道出七孔橋，折而東行，自漁溝西北隅入。吾儕以包家河者，淮陰西部之名渠，而七孔橋又一方之殊勝也。迂行數里，於計爲得。乃折趨西北，行莽蒼之野，履堅燥之田。長路悠悠，但見高者爲黍，低者爲稌，略無叢林密樹

，可以駐足，煩殆極矣。既而途窮得枯壑，廣五丈許，河沿已耕，河心欲平。鄉導曰：「此包家河也。」余按此河西起泗陽之三義壩，東經漁溝而北，由徐家溜以入六塘，長四十三里有奇。東則夏家湖一帶便民河之水入之，西則泗陽縣屬崇河、恩福等鄉之水入之。河以包家爲名，志書不載所以。據康熙志河道圖，蓋由新莊等處河決所衝成之水道。昔者河廣八丈，歲久越佔，遂病淺狹。民國二年，邑人吳珍中以工振興挑，今



橋孔七溝漁

過其旁，乃與未挑者無異，去吾儕理想中之水道遠矣。此河爲淮陰西北境宣洩雨潦之主幹，惜因兩岸土質鬆軟，每易淤平，吾縣水利不修，此其總因。順堤北行，三里抵七孔橋，拱門有七，甃以磚石。觀橋之長，可藉知舊時包家河之廣。乾隆八年興修

御路，路內建七孔石橋二座，一在汪家窪，跨便民河上；一在漁溝西北，跨家河上。今便民河之橋已堙。惟此獨存。地當兩縣交界，淮占四孔，泗占三孔。上年橋圯，兩縣以公帑協修之。橋上道路寬平，馬蹄輪鐵，二百餘年，今爲清宿汽車所出，交通之重要，不減舊時。自七孔橋以東，其中不燥不粘，築爲馳道，晴不揚沙，雨未妨轂。吾儕徧歷淮陰之土，行馬路數矣，若此道者，堪爲第一。自革命後一再修整，道旁滿栽官槐，萬株一碧，虧蔽日光，雖非河陽之花，庶同汴堤之柳。道旁有洩水溝，其用與便民河同，亦乾隆八年所開，至漁溝，變爲圩濠，再東仍爲洩水溝，直至三區之鹽河頭而訖。

初見
漁溝

高等顧問謂吾儕曰：「公等且漫賞道上風光，須知西北首鎮之漁溝，去吾儕不遠矣。」團長檢圖視之，漁溝去橋可七里。因詢於四衆曰：「君等知此鎮之由來乎？」鄉導曰：「史載耿世安以三百騎迎金兵於是，身被七創而死，（參上卷二〇九頁）是漁溝始於宋也。」高等顧問曰：「皇甫冉集，有清明日漁子溝寄趙員外裴補闕詩，冉乃唐人，不又在宋以前耶？」鄉導曰：「其詩奈何？」顧問遂朗誦曰：「欲逐淮潮上，暫停漁子溝，相望知不見，終是屢迴頭。」團長顧速記生曰：「公前言洪澤」

往事悠悠
空記省

揭北風圖，一羣熱客，快然如在冰上行也。又見梅奩書聯曰：「獨據幼安榻，常揮少伯金。」轅固生之飄然不羣，此聯堪爲寫照。於是淺斟家釀，高談市情。轅固生之言曰：「滄海閱三千年而爲桑田，漁溝亦閱百數十年而爲盛衰。古者大清河自縣入淮，漁溝地當河岸，唐皇甫冉，宋晁無咎，皆嘗過此，見於題詠，當時百業蒸蒸，或傳縣治嘗設於此，此一盛也。嘉靖以後，大清口堙，河出小清口，水路交迫之利闕焉，此一衰也。明季楊一魁分黃，河行漁溝，閱時殊暫，不足爲盛衰。然明清爲驛道所經，乾隆又築御路，值南北使節經臨，冠蓋駱驛，朝發王營，暮宿漁溝，上距桃源之古城驛，恰爲中站。是以山東山西江南之賈客，役費於此，有質庫一，油坊三，大麴槽坊一，車驟廠四，穰穰滿家，此又一盛也。驛裁路改，商務衰歇，僅賴大麴槽坊，與三數雜貨肆，支撐殘局；外商除山東丹陽兩幫外，類皆去而之他，土著小商，更無足算，此又一衰也。光復以後，漁溝如百足之蟲，雖死而未僵。第四區區公所，亦設本鎮。里中賢豪，不忍坐視千年之名區，一旦風雨摧剝以盡，故繕其圩防，樹其樓櫓，浚其溝池。漁鎮土厚水深，扼守最宜。是以十餘年來，四郊雖有匪警，而圩內宴然，爲

紳富所歸。諺有之曰：「漁溝圩子賽皇城。」以其堅而不可撼也。然而民國十九年之秋，漁溝竟與三柯樹諸多難之鄉鎮共其命運。蓋自是年八月七日駐壩緝私營兵燹，而淮陰西北半壁，一朝淪爲匪世界。八月二十一日之晨，遂入漁溝，凡被據五日而後復。初陷時僅三百餘匪，鄰縣奔赴，數乃至七百餘，蓋合三十五小撤，十二大撤，以成一股，儼然一有組織之軍隊。計司令官則×××也，團長則×××也，營長則×××也。圩內若義和槽坊，西油坊，區公所，耶穌堂，一時皆爲司令部團部營部之所在。五日之中，被災之戶五百九十二家，良民死者二十人，傷者四人，家口被虜者二百七十七人，民房焚者五十四家，都計損失，凡十八萬五千餘元。事定之後，避難城市者猶惴惴然不敢歸視其居。人烟冷落，市井蕭條，義和槽坊從此閉歇，境內唯一之大酒釀，一時中斷。迨二十年八月，第一路軍移防淮陰，以第四十六師補充團專任剿匪，並派第二營營長高奇昌駐紮漁溝，迭禽巨匪，斬從匪百餘，民始得重見太平。二十二年，江蘇農民銀行又設倉庫於漁鎮，質押農具達三萬餘件，農村金融，賴以周轉。二十四年春，荏蒲又熾，漁溝岌岌，幸專員監臨，賈團清剿，民始重覺有生之可樂。僕本恨人，江湖憔悴，斬蛟殺

虎，意氣都消，惟此少年游釣之鄉，不無傷弓曲木之感。年來從軍劍南，雅負澄清之志；保全鄉里，更屬我輩之責。私覺保甲誠爲當務之急，而根本辦法，如滌除煩苛，藏富於民，更屬治亂關鍵所在。承公等見過，故不敢不以正對。」韓固生語畢，自團長以下，皆正色謝曰：「此天下之公言也。」

積善之家

既而高等顧問有味乎縣志所謂「舊家遺俗」者，竊願聞焉，以叩韓固生，乃續有得。蓋漁溝富室，曰吳汪杜，其著姓有五，曰張吳蔣鄭丁。然論其支庶蕃衍，積厚而流光，則邑之人必推吳氏。吾儕嘗稽其譜牒，蓋明初有名通海者，實自滁州來遷於此，至於今已十八傳矣。其宗皆聚居漁溝，南門內有宗祠，而大興莊南北吳集，亦頗有其支流餘裔。道光間有吳翁殿升，名朝觀，以善居積起家，而性慈祥。道光十一年，歲比不登，翁至於垂涕徹食，不忍獨安飽，則即宅外爲四廠，日施粥活萬人；又命子之他省，買黍麥數千石，歸而賤鬻之，民困大紓；明年邑有秋，無食者猶衆，又踵振一次。其所全活，據邑人蔣堦所記，單就癸巳一年，自正月初十至二月十八，已七十餘萬口，其觸塞而死者，爲七大塚埋之，今大北門外，高塚嶮嶮，如崗如阜，皆當

時飢民埋骨地也。事聞，巡撫林則徐榜其門曰積善之家。自是以後，吳氏常爲鄉里所宗仰，其子孫又能世其德，以節義廉退爲其家法。他鎮有右族，常以地主而武斷鄉曲，吳氏之在漁溝，則頗不然矣。然吳氏之澤猶不止此。西門有學校一所，爽塏靜穆，亦彼宗所資建，爰其訪

焉。入其門，門

端有額，題曰漁

溝小學堂，通州

張謇所書。入其

庭，房廊肅敞，

有講舍七十餘楹



漁溝小學

。讀壁間石刻，

因識此校變遷之

跡。蓋漁溝舊有

臨川書院，康熙

中知縣管鉅所建

，歲久而圯，吳

朝觀重建之；并

捐助學田。別有向善堂，亦朝觀捨建；延壽庵，又吳氏家庵，各有願田。光緒三十三年，翁之後裔鍾驥其棧，改書院爲小學，并合向善堂延壽庵而一之，都有田十八頃零。自開辦以來，他鄉異縣，擔登接踵，畢業生達五百餘人。淮陰私立學校，在城有編武，在

鄉有運商及漁溝，皆爲清季所設，未易優劣；然語學風之樸質無華，其生徒常有二分塵土氣，則漁溝小學，或者即可裒然稱首，未可知也。

漁溝
羣廟

漁溝之爲舊鎮，眼前取證，不一而足，而祠廟之多亦其一也。凌橋三柯樹，求一破廟而不可見；漁溝五門之內，大小祠宇，乃數見而不鮮。如區公所

所駐，則火星廟也。縣保安隊所駐，則關帝廟也；守望所所駐，則水月庵也，而區分部

則在泰山宮，縣立初小則在三元宮；若彙而記之！幾可成一小規模之伽藍記。夫由昔日

之濫設，乃得有

今日之利用，前

人之勞，而後人

之利，卽謂之功

德可也。延壽庵

一名十家庵，康

熙間里中十人公



方上人塔

建，而吳翁殿升

之先世居其一，

光緒興學，乃併

入漁溝小學堂。

有僧海藏者，字

方智，北灣王氏

子，落髮於其鄉

之龍君廟，晚而奉母卓錫是庵。蔣氏升之稱其爲人，謂見之者如和風一吹，熱惱自散。公有壽藏，在庵後，石柱題名，貞松表德，瞻禮既畢，留照而行，聞水月庵亦吳翁私建，翁嘗夜夢七如來鞠躬爲禮，感智公言，因建此庵云。繼游鎮公所，與耆老言，知漁溝舊分三十六坵，有東西南北四灣，爲境視他鎮獨廣。以上所歷，僅限圩內，所見未周。乃購備餅餌，料量行具，豫定明日爲四灣之行。

漁溝
北灣

初出小北門，觀漁溝北灣。行五里至龍君廟，門有松檜梧桐，輪囷多陰，院宇沈沈，中有古井，并有深潭，龍所出沒也。中爲正殿，有行壇；後爲寢宮，有坐壇，年年三月，鄉人一行廟會於此。廟題龍君，里俗呼以龍駒，或曰：祀楚將龍且也。龍且在淮北甚有威名，海州且有龍且城龍且堰，則吾縣有廟，亦理之所許也。祠祀既古，祈雨多驗，光緒中，督漕松椿奏封龍神。其西半里爲橫溝寺，土名獾狗寺，建自金時。而齊東野語，指爲尉遲敬德所建，謂輦道絕長，每日開闔山門，必須騎馬。今廟貌摧頹，久不見舊時之壇宇矣。近旁土質好，有沙田者，以重價市其泥，用爲肥料。橫溝寺之北，軍田莊之南，村落三五，皆屯產，土人指爲鞠集，亦曰鞠家樓，黑熱病

初入淮陰，此地曾枉死多人。有毗廬庵，爲集中遺構。余接土著，偶問年代，則言「未有漁溝，先有鞠集。」吾驚怖其言，更不敢續有所問。或曰：「鞠集因包家河而興。興時私鹽極盛，所收行用，至圍蘆摺盛之。河淤集敝，已二百年矣。鞠集廢而漁溝中興，其時

夏丈屋渠，諱建鎮，家漁溝北灣之蔣家巷。少英特，文思最敏，以光緒辛丑補邑諸生，旋畢業於江北師範，歷任縣中校長暨省立各中學教員。丈生長田間，食御極刻損，而當公能發憤，衆中大叫，有聲如雷。革命後，陳令步蟾獻計大府：改邑中減則田爲大糧，案垂定矣。丈聞，亟草理由書，聯各界上書力爭之，卒寢其議，民難以紓。十八年風土記議興，丈首贊其成，又冒炎暑導遊四區，以五十之年，樂成人美，且興甚壯，所罕見也。二十年四月十六日，以腦充血沒於家，余成一聯挽之曰：「問俗豆瓣集，捫碑魚子溝，感公五十奔馳，犯暑促成風土記。退處惡衣冠，當官厲鋒穎，蘇我百千版籍，敬鄉台耐稼軒祠。」

秋懷室札記

鎮中無糧行，但有柳斗匾戶耳。」北灣有蔣家巷便民河，東起新堤，經蔣家巷之西，入

包家河，其長八百四十三丈，洩漁溝東北兩灣田溝之水。其地多蔣姓，間住夏姓，皆務誦書力作，爲邑中士族。其民又知自衛，蔣小圩一帶，圩寨常高七八尺，比戶有槍，都五十餘桿。民俗儉嗇，因布帛價昂，販估衣爲業者相望。西部包家河東岸爲順河集，集主丁氏，集久廢，豬牛行貿易亦僅。其西史家下莊一帶，土風暴悍，好相聚爲盜，愍不畏死，有十家九寡婦之目。嘉道之間，抬天會友史守法等以十三人橫行里曲，其著者曰孫綱郁仁魏之恆董大本，皆一時鬥士，擅點穴功，武壯不法。而郁仁爲尤著。仁字寶泉，淮陰人。乾隆間，寶應金介甫聚好事者習拳於史莊，仁師事焉。嘗曉起，舉足擊庭樹，樹杪露落如雨，不沾一滴，其捷如此。蘇撫廉其勇，行縣求之急。仁遂就逮，過揚州，揚州有周大刀者，使雙刀，重十八觔有半，稱土豪。太守聞仁名，謂「子能鋤此害馬，吾願爲子了官事。」仁於茶肆中批周頰，三日而死。太守喜，踐所與約，仁遂免於刑。此鄉導告吾儕者也。

西灣與
南灣

繼出大北門，觀西灣南灣。道旁楸梧遠近，中有高塚，上有巢鴉，車過處，千鴉撲亂飛翻，漫天成陣，斯須之間，皆休其故巢。以問行人，則吳

氏之先塋也。將至七孔橋，則有陶戶數家，燒坯成器，累累盈前，大者盆盎，小者瓦罐，其色或黃或黑，傅以薄釉。此輩利用土性，守其高曾之規矩，以農隙作器，易升斗之錢，僅可作副業觀，不足語於工藝品也。南行過西園莊，與直北之柿樹園皆吳氏產。又南爲董巷，地多董姓，人械精足，十九年漁溝之圍，警察隊聯絡東來民團進駐文殊庵董巷一帶，與匪相持，其後衝鋒奪圩，卒復名鎮，此間保衛團與有力焉。民國二十三年，有董翁者，嘗於衆中被酒大言：「西灣捕八十，銃一半，天下平矣。」歸過七孔橋南，被戕於道。董巷東南爲蔣家口，勢汙下，或曰：大清河嘗決於此。其地南接張圩，北阻崗堤，蔣姓十家而七。便民總河出其西，過河須經夏家小橋。道光間有蔣堦者，字升之，工詩文，能奮左腕作書，中道光乙酉拔貢，著有七指山人類稿，甦餘隨筆，其人卽蔣家口人也。北去漁溝一里，曰岳家大莊，有史公墓。公名欽，臨海人，嘗知清河軍，志不詳何代，蓋富宋元之交，居官明達，與民相安，卒於官，子孫因家於是。今墓道久荒，都無碑碣，但有荆杞。光復後，有欲發之者，聞絲竹聲而止。又嘗見白兔出於草間，村人窮一日之力，圍而捕之，竟不可得。

東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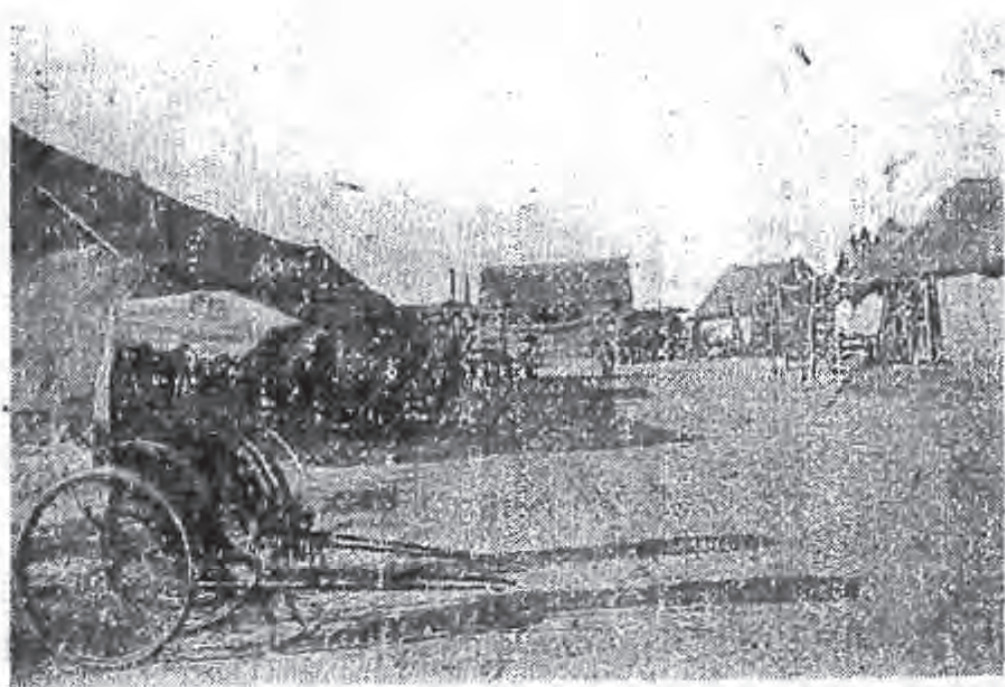
終出東郭門，觀漁溝東灣，遂與轅固生爲別，去漁溝矣。未出郭，見道南有明代老屋，扁磚至地，凡三間，乃史氏產。舊門非梯不得上，今塞之，別開一門以出入焉。近東門有土砲橫置於地，有字曰：「同治二年漁溝北灣造。」東門有二十一年商民所建碑，記高營長剿匪之功。先是行裝未發，卽有執鞭之士，牽驢攬客，各相夸詡，皆謂吾驢不打前失，最堪騎乘，比至東門，遂擇尤論價而騎焉。自漁溝至浪石，其程十里，其價二百，趕驢夫以鞭付客，而不自隨。疑而問之，則曰：「至浪石自有受之者。」吾儕異之，付價而行。驢僅施銜勒，不具鞍轡，按縱殊難如意；同行多城市中人，左支右吾，道旁觀者往往失笑。東門外約行二里，爲五達之衢，西通漁溝，東北通楊廟，東通盧華周，東南爲大馬路，通浪石，又南爲御路，與大馬路並行，俱通西壩。吾儕行大馬路上，平疇遠風，揚鞭疾馳，意快如也。三里過萬壽庵，庵半圯，今辦初小一級於此。民好音樂，涼風夜起，清吹散聲，東村西村，少年嗜之成癖。自萬壽庵迤北，至陸灘一帶，地皆屬軍籍，冊名胡伍，以乾隆中有胡國柱者，曾管糧船，實家於此，因得此名矣。陸灘以多陸姓而名，自十九年後，與萬壽諸鄉同爲多匪之區。陸灘西

南五里，隔馬路有文殊庵，明崇禎間建，初在舊縣東半里許，爲縣勝境。康熙間，有高僧古岩住庵說法，著有古岩拈頌一卷。不知何時，移建今址，有田十餘頃，接衆齋僧，在河北爲絕無僅有。清季有住持某，臂廢不能屈伸，而富才辨，廣交遊，聲聞徧里黨。其田舊不納糧，近縣府追欠，累數千金，騎兵到門，衆僧駭避若狂焉。陸灘之東爲盧華周，以三姓聚居而名，其民勤於佃作，近以生事艱難，多販賣估衣以佐衣食，舊有廣福院，今辦盧庵小學。觀村中宅基之高，可想見舊時門楣之盛。盧華周之北爲楊廟，民貧土瘠，萑苻肆擾。其地近年漸務組織養豬合作社，辦理以來，農民經濟深得調劑之益。舉例而言，楊廟合作社曾於二十一年借農行款一百四十元，養豬三百七十餘隻，售得銀七千三百五十餘元，其利如此。又北爲周橋，有槍支，善自衛。盧華周之南爲陶營，有大悲庵，今亦興學，民多鄭姓，皆屯籍，東灣至此而訖，蓋去漁溝已七八里矣。

浪石

過陶營而東，約二里至浪石鎮，一驢止，衆驢皆止，果有役夫牽驢去，擊於樹陰。賃驢而不趕驢，是殆此邦之習慣法也。浪石無圩寨，無大商賈，亦無集期。街心卽大馬路，驚風汨起，黃埃蕭屑。集主趙氏，光復後倡興集市，和之者亦

有人，然拙於自衛，居四達之交，盜賊生心，遠人不敢投資其地。初興時，市廛尙可觀，曾不幾時，卒紛紛散去，其未去者，茶棚野店，點綴村景而已。北稍有圓通庵，建乾隆時，汽車道自南來，至山門而西折，廟貌雖舊，尙足爲一鎮張目。地方有事，則以此爲辦公場所，傳清時有僧宜九，安禪是庵，通少林家法，遠近翹畏，號雙刀宜郎石滯五十里。」零硯齋主人曰：「郎石卽浪石也。」然則浪石之名，自宋已然矣。嘉



浪石

九，鎮之人所樂稱也。然吾儕研究之餘，則知古之浪石殊不爾爾。浪石大鎮也，其廢基在今觀音庵西小馬路側，蓋包有吳小新莊周遭之地。今之新鎮，僅當舊鎮之北市梢耳，試平西一望，隱見地勢隆起，猶自有遺跡可尋。太平寰宇記曰：「漣水軍西至

靖以前，河行浪石，有渡曰浪石渡，其水道爲境內尾閘，厥後河堙，漣入利河灘之腴，塞其下流，而浪石遂爲水宅，賴知縣唐佐臣毅然開放，然後浪石之病以除。志書雖未言其繁盛，而地望之重要斷可知也。况舊時河道之經此者亦不一而足，有線河，上承金蔣諸湖，至浪石以東出九衝口，由搭連溝下大防河入海。有便民舊河，上承縣後馬麻橋，至浪石以東注張家河，轉潮河入海。自道光七年總督琦善放黃北行，所過停淤，浪石以東諸水，一朝移奪，渺不可尋，而浪石渡三字，遂無從索得解人，蓋鎮之廢也久矣。或曰：「自袁集代興，浪石遂廢。」夫甯知袁集之興，同治初年事耳，浪石則咸豐縣志已稱久廢。山陽孫讀過浪石詩曰：「荒村酒味薄，過客幾曾酣！」荒村者，衰落之辭也。

趙興
袁

浪石之著姓，西有趙而東有袁，鄰曲相傳，故事不少。袁氏有某翁，酷嗜杯中物，杖頭無錢，以火鑷就酒，每入肆，庖人不喜之，以翁但好銜杯，不甚喚菜也。趙氏有名剽者，道咸間貢生，多鬚，精八比文。嘗以錢糶案辱橫長王祺，祺泣訴於縣令黃壽豹。令謂剽曰：「汝輩讀書人，不合干與錢糶事。」剽曰：「若有穿吃錢糧者，願男盜女娼。」令大噴，罵以豬狗秀才。剽對曰：「生員讀書，但見牛羊父母

，不聞豬狗秀才。」遂以忤犯奪諸生服。其它佳話流傳，如明季人之樂道徐文長王斲山者猶不少，吾所聞而能記者惟此耳。兩姓皆以耕讀傳家，浪石旣廢，先後各興集於迤南數里，東曰袁家集，在三區境；西曰趙家集，在本區境。

趙集與蠶業

趙集東距袁集纔里許，民國十二年袁集大火，集主責地租如故。趙氏以爲機不可失，乃度地建舍，勞徠安集，匝月而集成，然東鄰之貿易終不可奪，不數年，市中見菜圃焉。推其所以，良亦有故：相距太近，又故用同一集期，物莫能兩大，一也；基礎宏闊，街道太廣，不易充牣之，二也；築圩未成，保護力絀，商賈不敢住，三也；集主趙張王周夏五大族，十羊九牧，步調不一，四也。然茲土有甚可慶幸一事，卽育蠶風氣特盛是。民國廿年春，淮陰農業學校曾設蠶業指導所於此，當時育蠶者僅四十五家，種子亦僅一百卅餘張，結束以後，成績均極良好，計每張收繭廿八觔左右；其他飼育土種者，皆遭失敗。翌年春，里中踴躍加入，蠶戶增至一百家，蠶區增至十里許。蠶種增至三百紙，在淮陰全縣，此邦實樹其先聲。今指導所雖已撤銷，然善因已種，無虞其廢墜矣。攝影師言：「淮陰副業，飼育豬雞而外，厥惟養蠶。然設備不

完，所飼者又皆野生桑葉，故種子雖優，產量終難及人。則選種而外，植桑亦不可置為緩圖也！

思痛之言

在保甲未辦前，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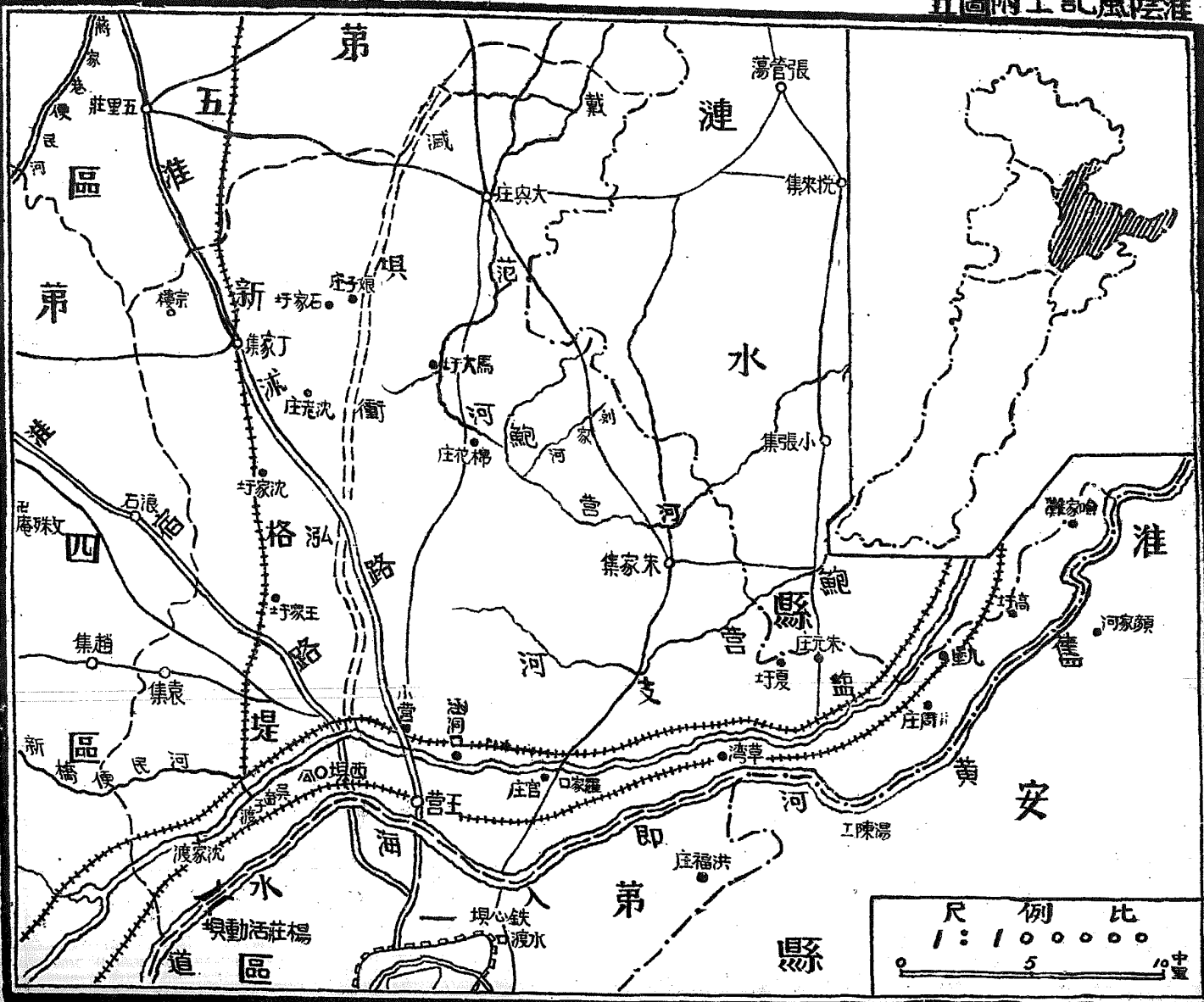
石最稱不靖。當十九

年秋，匪人三柯樹，餘氛漫及浪石一帶，連村大屠殺，光燭數里。桿首李二先生以中秋前夕，喬坐衙於浪石西北之張莊。噫嚶左右侍，邀大灘者紛來獻俘。俘至，李匪厲聲問家私，一匪吶喊助威，一匪執簿記姓名田畝之數。不報者殺，以多報少者殺。於是所報者皆超於資財實數，百數十戶為之破家。是日晨雞未號，郭莊大柳樹下剛

夫蠶業者，資本小而利潤大，經營易而成功速。江北農民，若能於牆陰屋角，堤防道岸，或耕地周圍，每戶樹桑百株。三年之後，桑樹成蔭，蠶事勃興，則不獨農工藉以繁盛，即機織染色等事業，亦相繼而起。江北幅員大於蘇常數倍。蘇常年可三千萬，則江北五千萬或一萬萬，均屬可能範圍，何憚窮乏？何虞民困？又有進者，江北既曰雨量稀少，但桑樹為深根植物，不怕旱患；復有蝗蟲為災，桑樹非禾豆科植物，蝗蟲不嗜。凡江北自然界之苛酷，桑性均不受其支配。以蠶業為江北之副業，是為對症服藥，無出其右者。

——淮農校刊石如璧君稿——

殺一人，厥姓趙，夙能部勒鄉丁，與綠林并命者也。如是者亘一年，此邦良善猶不能安枕，要場子之事迭出。大戶既盡，匪亦等而下之，不須糾衆，更無庸操兵。但須豪壯少年，手白挺一支，日落到門，見主人攔腰便打，打至半死，示以期日，命出若干。及期前數日，上門催場子，毒打如前。期而出錢則已，期而不出錢，放火示威，先焚其門外草堆，次及屋舍，終則吾不忍說矣。匪之所索，亦非必百千鉅額也，常量門戶而定，乃至三五十，亦可索場。甲匪既去，乙匪踵索，如往而復，糾纏不休；而邦人或謀妥協，或但咨嗟，竟未有連村相保之謀，真可怪也！或謂軍閥時代，有極滑稽之故事焉。官軍名曰勦匪，其實藉售子彈。其對陣也，先鳴槍二響，然後衝鋒，至其處，則取價而置彈焉。於是匪又衝鋒，拾彈而去。凡一進一退，而交易以成。其在良民之妥協者，則以槍出借，或亦不免；匪有所得，亦每按槍枝出租金焉。凡此諸說，殊未必卽然，蓋過甚之辭也。然自二十四年大舉清勦以後，民家槍枝，皆因久置不用而生鏽；槍值亦不甚昂，套筒每桿纔二十四元。



揚中安地室朱混秋製

第五章 大河區

第一節 袁集至西壩

浪石南
灣道中

吾儕既覽浪石之墟，四區畢矣；將繼此而更適三區，乃於詰朝趁曉涼，迎薰風，指東南而進影。於時火雲未灼，桑林有陰，一行人衆，行汽車道上，想夫一百年前，浪石介乎王家營漁溝之間，南北交通，冠蓋飛揚，出此途者，正不知多少勝流，多少熱客。乃歲月不居，衝僻莫異；汽車爲程最遠，僅達宿遷；負販往來，乃不出數里數十里之境；惟道旁官柳，年芳年歇，似舊時耳。將過觀音菴，有仄徑南歧，問諸路人，知由此六里，即抵三區之袁家集。衆意由袁集而西壩，計亦便。乃捨官道，循荒阡，經觀音庵之西，直指袁集，冀休炎午。南行未一里，至趙莊，又見馬路一

，與汽車路並趨東南。高等顧問曰：「是名小馬路，亦曰御路，蓋雍正八年所建之驛路也。」吾儕昔過漁溝，曾親見此道至五條路而斜趨東南，至此幾忘之矣，乃又得寓目，不禁各憶舊聞，述記生本之以作路史。蓋昔時路廣三丈六尺，上接漁溝，下通王家營，長三十里許，建七孔橋二座，三孔橋又數里，過砂礪堤，為赴袁集之中道。是日適逢集，車載擔負，攘攘滿途。余思袁集之興，六七十年事耳；然浪石當官道而中落，袁集處僻野而代興，一彼一此，又豈有常哉？

七孔橋 一在汪家窪，一在包家河，乾隆八年建。
三孔橋 一夏家橋地方，一浪石鎮北，一漁溝火星廟，一漁溝太山宮，一屠家窪，以上五橋在驛路內；一馬麻橋，一香子莊，一王家莊，以上三橋在便民河內，俱乾隆八年建。
(乾隆志)

五座；兩旁水溝各八尺，溝水分注包家河及鹽河，藉以疏宣田間積潦，旅人農夫，莫不稱便。自此道失修，水無去路，鹽河以高仰而不能入，四區卑窪之鄉，遂常被水患，斯亦北鄉水道一滄桑已。聞四區龍莊門前，尙有七孔石橋遺跡，入三區後，尹莊門前，亦有堡基可循。行役匆匆，未暇迂訪。

東西土
性之異

過浪石以來，覺步步與四區異者，土質其最矣！吾儕前行四區，土質粟密堅硬，車行有聲，暴雨之後，則流潦可以埋輪。村落之間，五里一溝，十里一河，大水小水，遞相灌注。然而浚濞之餘，土不壞，岸不崩，平野四望，一片原隰，未嘗呈高岸深谷之觀。今行三區，則炎風吹磧，每如瀚海。惟積雨初霽，賴以灑塵，車行者始有輕穩宜人之樂。道左冲齧之痕，淺者如坳，深者如溝；或路人羣指爲小河，而淤仰反如平陸。吾儕心異之，以問趕集之羣，乃稍識地勢。蓋四區地如仰盂，而夏家湖爲釜底，下隰之田，易遭漫溢；且淤地喜燥而惡溼，三日雨不止，則彌望成污澤，溝渠之多，此爲主因。三區如側釜，每東愈高，自黃水屢衝，積沙淤墊，袁集左近，乃高於其西周飯棚者五尺強，故王家草廟稱此地曰東沙子。沙性鬆浮，穿渠難久，故民間水道，遂寥寥可數也。

袁家
集

漸行漸近，遂入袁集北門。讀門端題字，知圩於十七年夏新修，然塌卸一何速也？良由搏沙不可以爲基，故漁溝不歲修而圩存，袁集雖屢修而仍壞。

圩中自北門至南門，不及半里，最爲鬧市。街心貨攤相接，各張布幕，迤邐縣亘，分街

道爲二。幕下所陳，大都掛麵也，粉絲也，土布洋貨也，豆粉油餅也，要皆日用常經，鄉人出粟易物，取給於此。其左右商店，茶館爲多，飯店次之，餘則油酒布匹烟草之屬，合爲一律，稱雜貨店。蓋經濟落後，分業不盛行，村落交易，所由與城市異也。糶行在市梢，夏家湖一帶，駝販走集，鮮衣露頂，驅叱相屬。淮陰農家，以玉蜀黍山芋爲常食之品，豆麥則以易錢，故糶行買賣，二者爲多。然豆類卽時賣，麥類則多屯儲以俟來春，亦有歲暮拮据，出粟以赴一時之急，謂之小開倉，則中下之家也。須臾，行遍全圩，漸識大勢。蓋圩有四門，烟戶凡四百餘家。集主袁氏，居東北隅，其門有繫馬，茂樹清流，映帶其前，望之爽然。餘則自治有鎮公所，治安有壯丁隊，黨務有區分部，教育有初級小學。大抵鄉集市政，其關鍵全在集主。集主以地面與集，居其土者，皆爲客位。信能招徠大商，驅其惡莠，則一集治；若容匿奸宄，養癰遺患，則一集敗。以此衡之，百不失一也。是時日已正中，市人皆進午飯，不覺相顧有飢色。乃投面西一茶寮，共啖饅頭，側耳聽鄰座閑話。是時茶肆中有一中年客，揮扇高談，能道舊聞。吾儕因以集事爲詢。客之言曰：「自浪石以南，直抵鹽河北堤，舊皆屬浪石南灣。同治六年，今集

主之祖某公，始築圩成市，以二四七九爲集期。以形勢言，袁集不若浪石之當衝。然主人善拊循，人樂就之；且徵斂少，騷擾稀，亦自有其優點。十餘年前，集中大火，西鄰趙集，有代興之勢；而卒以保護力強，人無去志。十九年十月，國家用兵西北，土匪乘時爲亂，肉食者不能爲先事之防，遂令河北西半壁，被其荼毒。袁集不幸，勢微援絕，居人無計，則惟有遷其老弱輜重於他所，委而去之。匪據袁集三日，既無所得，乃縱火燬民居以洩忿。今又五年矣，疇昔殺人如草，橫行里曲之一二豪猾，多行不義，終亦自斃。大戶遷居縣城，漸遠其鄉；商店稍稍完葺，亦堪自活。但願壯丁訓而有成，保甲循而不廢，庶幾五年前之故事，不至重演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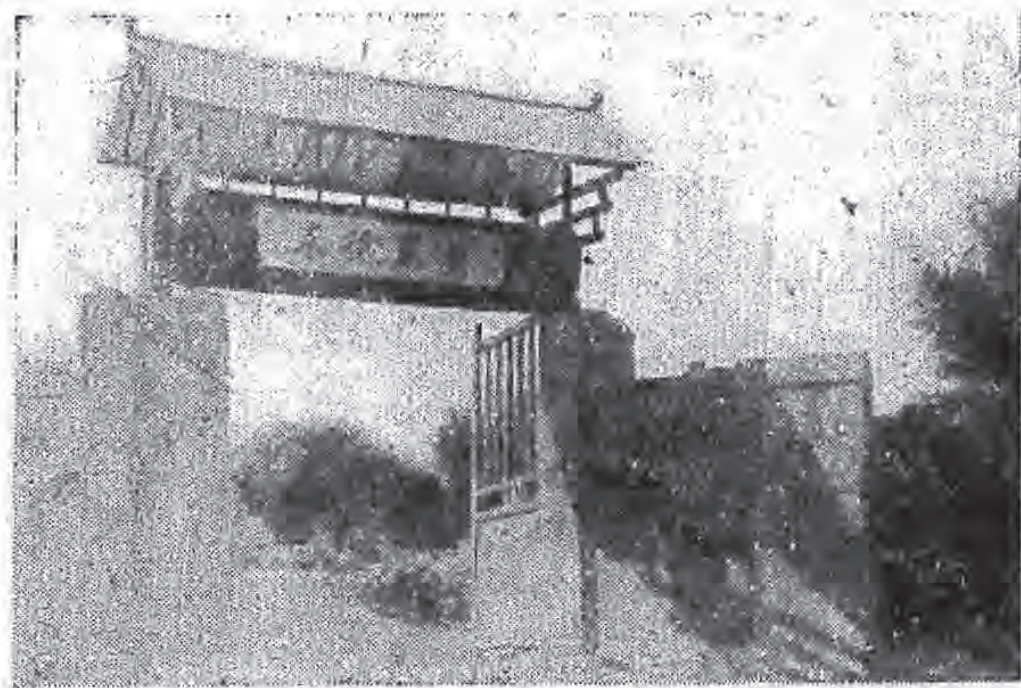
新橋便
民河

客辭既竟，衆亦果腹。於是吾儕起立，與坐客爲別。出南門，門端榜曰：「薰風徐來。」吾儕適苦煩熱，披襟當之，果覺風來習習，冷然善也。南一里有暗泓，自西徂東，至喬莊迤下而漸隱，土人名爲東大泓，今編其地爲壑田鄉。五里過韓莊，有水道曰新橋便民河，蓋引西來之水，東南由吳家渡入鹽河者，會流處深廣如大河，夏水不至，其流才可濫觴，溯流而上，乃如枯壑。仰望岸上人家，村容樹色，

雞犬相聞，雖門戶卑陋，婦子熙熙，咸有自得之貌。吾儕固欲亟知此地水道者也，既莫能相悉，乃攀厓入村，訪村人於木槿籬邊，聊致問訊。村人曰：二十餘年前，此地未有便民河也。

四區張家圩一帶積水，遇潦瀰漫，與湖水連，欲謀疏洩，惟在三區；

主者卒狼狽而歸，鄰里笑之，謂之鬪鉤河。此清末已事也。光復後，官挑新橋便民河，道經韓莊以入鹽河。此河雖成，而河底高夏湖數尺，能瀦而不能洩，豈惟不能，轉病



袁集南門

而因勢利導，尤莫如挑河經東大泓，由大渡口西缺口以入鹽河。君等自袁集來，應知此泓之廣，穿渠其中，可涸田若干畝，傍泓而住者，固所願也。然上游願下游不願，缺口有張莊者，地高無水患，惡其地之廢也，袒臂大呼，農夫農婦咸集，鬪鉤齊下

倒灌，然三區積水，頗賴此以暢泄鹽河，東水既不至西注，即間接可減四區之水災。是則四區之民津津提倡之微意耳。」

韓莊
談天

是日日晡，趨韓莊，謁韓翁未得見。翁邑之名諸生，事親孝，待人一本熱誠，痛癢所關，不避水火；半生歲月，耗於爲人謀者十之七八，不知世間何謂詐虞？何謂嫌忌？在稠人廣座中，抵掌方談，闔眼已睡。其胸中浩浩落落，無所膠擾有若此。吾儕敬服久矣，此來雖值翁出，見次君焉。次君號二林居士，其與同人皆夙交，於風土記之舉，尤相助不遺餘力，見即堅留，不肯放行。時赤雲在西，餘照猶赫，圍長尙以趕路爲言，而清風生樹，晚涼悅人，乃至場邊老烏犍，亦鳴聲咩咩，若助主人留客者。於是脫帽，棄杖，解行篋，以付主人，主人取三五矮几，與客列坐樹陰。速記生知主人精於占候，爰問明日天氣何如？二林居士白眼望天，良久對曰：「早看東南，晚看西北。今日將夕矣，而西方半天霞赤，其下無板重之雲，以此占之，殆不至有雨也。」衆曰：「占候之法奈何？」二林居士曰：「吾嘗扁舟渡洪澤，無事喜共舵師攀談，因得其經驗不少。夫雲騰雖足致雨，然須視其有根無根：有根者，天上半壁作水墨畫，其下挂脚

，其勢嚴重，是雨徵也。若稀疏蓬鬆，則態度不明，雖有風而未必有雨也。晚間占驗，漁舟所重。大抵晚霞紅則吉，黃則否，此因空中水蒸氣多寡之故。看星尤可憑：星光閃動，則次日必起雷雨。其光芒所向，又可知明日風向何如；若天空氣流甚亂，則光向不一，明朝風向便難測定。」衆曰：「吾始與足下處，但佩足下之氣節耳，今乃知足下多能如此，賢者固未可測！」鄉導因指場邊老烏犍爲題，謂居士曰：「請足下說牛之種種！」二林居士曰：「足下譏我爲鄉人耶？雖然，吾能言之。夫鄉人之豢牛，取助耕作，非副業之比也。小自耕農苦貧，力不足豢一牛，有借用牛力，換償人力之法。又有貼錢助人買牛，依所貼金額，牽牛使用之法。前者謂之換工，後者謂之綁牛腿。莊家耕田，最重糞水牛力，近來農村破產，無錢買糞，又因喫口太貴，競畜小牛，此糞量之所以日下也。鄉人愛牛如愛子，甯自受饑，不肯令牛餓，非迫初夏，不令出屋，夏日多牛蚊子，常揮小扇爲牛驅之，其耕作也，又有田歌以慰其勞苦。」高等顧問卒然驚曰：「是史記朱虛侯之耕田歌耶？」二林居士曰：「子誠績學之士，然甯知稼穡之艱難耶？田歌，卽所謂打哩哩也，有聲無詞，惟牛悅之。」團長指東鄰打晚場者曰：「是非所謂打哩哩

者耶？」高等顧問等側耳聽之，其音宏大而頗有抑揚，似有人抗聲誦古文，而從二里外微聞其音調者。」二林居士曰：「此歌有調節疲勞之用，若借牛者不善田歌，有牛之家不肯借也。」既又猛吸手中菸，抗聲言曰：「牛之忠順，動物中之聖賢也。村北數里有安莊，竟有老牛墳。」鄉導曰：「老牛墳之說奈何？」二林居士曰：「此牛有數德：其一，此牛碾穀，不需鞭策；其二，安氏家於新堤之西，堤東有田。牛當下阪時，有羣兒當道戲，牛立止，俟羣兒走避乃下；其三，牛曾被虜，不待贖而自歸。」攝影師曰：「此數德者，有其一足以爲聖賢，况兼具乎？無怪鄉人之不肯輕售其牛矣。」二林居士說牛畢，攝影師爲說一故事，亦與畜牛有關。蓋牛之投生，自知生活太苦，雖奉帝命，不免逡巡。帝曰：「汝無畏，下界衆汝者，日日且爲汝唱歌。」牛性嗜音樂，慨然入世，孰知唱歌者即執鞭者，始知上帝亦打誑語，然無及矣。居士曰：「河北宮匪熾之時，不擄人而擄牛，取其俵分較易，又無與人說項之煩。蓋當二十四年以前之匪禍，人畜固一轍也。」

已而日落，居士命老蒼頭取飯就戶外食之，無拘無束，其樂陶陶。田間無蚊，不煩

南灣無
惰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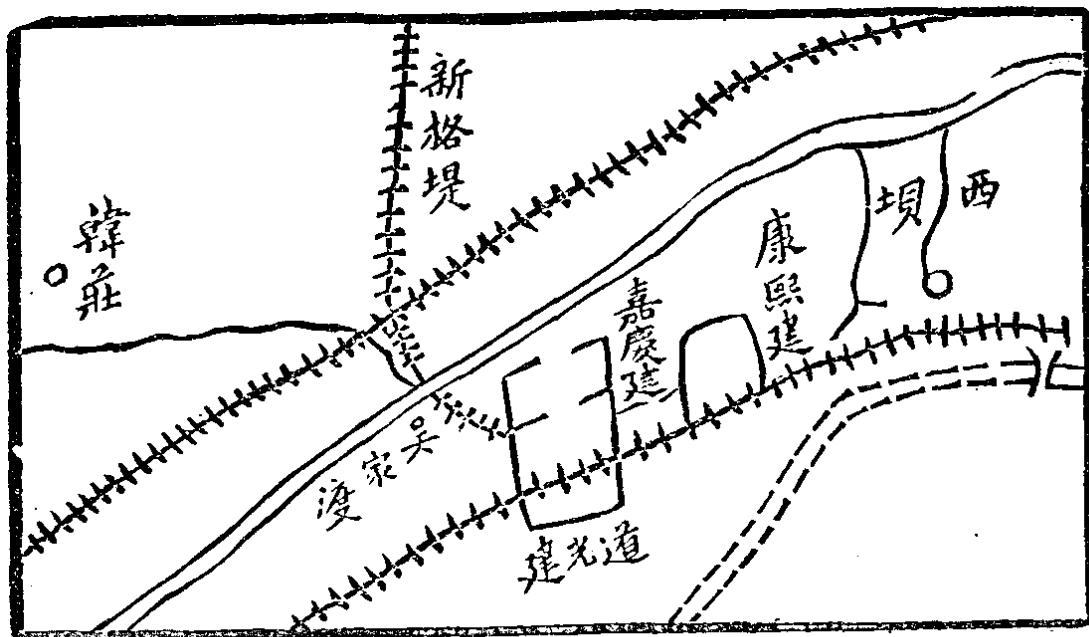
蒸香；室中苦熱，多主露睡。但衆中亦有不欲者，於是坐到二更，入室開門而睡；團長不能耐，一夜中出入庭戶數番。當未睡時，清風吹空，明幃萬里，聽田間聒聒，枝頭嘒嘒，若頻訴行客以夏日之煩熱者。二林居士則頻銜菸捲，爲吾儕道近村風土，以補足跡之所未及。蓋袁集以南無惰農，此莊一帶，油坊累七八家，否則販肥豬，磨麵粉，莫不有業。而諸韓之中，竟有集股數千金，共購木料，量材製器，以給民用者。斷木朽株，不能成巨材，則刳之以爲錢板，闊者盛十千，狹者盛五千，不能五千者，則弗粥於市，以贈其鄰，故韓莊無棄材。西有李莊，其民多販小沙牛，遠售秦興。前論象牛雖非副業，而李莊居然有此副業矣。李莊左近，又多碾大麥仁，挑售街坊，以博什一者。此皆農中佼佼之輩，非一味仰首待天者比也。農田豐凶，受天然支配者最多。淮陰氣候，近數年往往不能雨暘時若，或久旱不雨，或連陰達旬，大有之年，十難得一。然「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苟盡人事，則天行雖虐，終愈於不盡人事者。而惰農不肯自盡其力，甚至咀咒勤農，謂挑水潤苗爲當遭雷殛，此等餓夫，二十世紀所不育也。攝影師曰：「吾聞此邦有大蠟樹，究在何許？」二林居士曰：「在此莊直西

可二里，爲三區西界。其樹合抱不交，已二百餘年，愚民謂有靈異，香火稱盛，故其地即名蠟樹鄉，公如有興，明可導往。」攝影師曰：「聞言知狀，不敢重勞玉趾矣。」鄉導曰：「聞此間有鄭氏，係武科世家。其先世曾夢白衣人入室，覺而亟求之庭中，則銀鑄人也，鄭氏以此起家。不識有諸？」居士笑曰：「野人之言也。」

減壩
舊迹

明日，遂別居士，越新橋便民河，又越鹽河堤而南入大河口界，趨吳家渡。○（大河口即泗口，解見三十三頁）康熙以前無鹽河，鹽河南堤，舊爲黃河北岸縷堤。此堤以南，西壩人謂之西河灘，爲由壩入楊莊之通道，吾儕既過吳家渡，卽折而東行，直趨西壩，固無庸經西河灘，然西河灘之風景可言也。蓋自黃河北去，舊槽尙存，未導淮前，鹽商築壩楊莊，蓄尺許之水，恃以駁運。其兩岸漲沙，爲屯田二十餘頃，地面高出堤外丈許，土沃可耕，實爲河水貽留之恩物。吾儕每行西壩楊莊間，隨背所見岸樹蒼蒼，烟村斷續，平疇多風，吹三五解艇，蕩漾中流，夷猶自在。遇新雨初霽，水淨沙明，塵埃不起，澄爽尤不可言。邑賢蔣升之詩，所謂「林壑宛存山意思，人家都帶水聲音。」爲此作也。吳家渡以南，有堤南趨，至黃河縷堤而止，蓋格堤以保護其東

之減壩要工者也。昔者黃水挾其奔騰之勢，奪淮道以禍淮民，二瀆並流，不減洩則病倒灌。康熙十九年，靳輔始建減水三大石壩於王家營，洩黃河盛漲，北穿鮑營河入海。夷考其址，蓋在今營壩之間，然已堙滅不可求矣。其西八十丈亦有舊壩，康熙間築。今西壩觀音庵西，有其遺跡。後因嘉慶十一年啓放，衝塌壩底，並壞遙堤，遂閉不復開。未幾又建新減壩於西首八十五丈之苗上，並添築二壩爲重門保障，費帑金四十萬兩。道光六年，琦善放水，北岸衝爲大泓，卽開此壩，鹽河以北之新橋堤，亦是時所築也。吾儕既循格堤以接乎縷堤，丁字交點，則有人家三五，林樾深蔚，餘暉在樹，四望暢然。長簾迎風，一老人藉地而臥，蓋午睡猶未寤也。同儕中有識其人者，推之醒，柘



陰團坐，展開舊事，老人之言曰：「吾三世與河工爲緣，所能知者河務耳。黃河自吳城七堡折趨東北，自西壩以東改向東南，爲一大曲。自楊莊至王營，水湍溜急，故北岸多險工。自足下以西爲太平工，以東爲苗工，過新減壩爲宋工，其東當王營南門爲烟墩工。沿岸堡墩林立，伏秋大汎，堡夫報水如流星。此咸豐以前故事，吾父及見之，老拙恨未親其役也。然新減壩拆廢未久，吾願與諸君子縱觀之。」於是導吾儕，緣纒堤而東，穿林跋莽，指堤北舊址相示，憑高下瞰，殆如釜底。則見晴沙一片中，東西兩東水堤，並行百數十丈；堤間有土堰、金門雙啓，局勢恢張；堤盡處亦連以土堰，爲金門一，所謂重門保障也。若並纒堤而言，殆如曰字，惟下二畫有斷缺耳。老人又指堤南近河處，謂此爲前閘，道光間築，以保鹽河北堤，然未久河徙，實未嘗用。相觀既畢，復列坐如前。老人太息有聲，謂吾儕曰：「吾生同治初，未親茲壩盛時，所及見者，公家拆用壩石事耳。猶記同治九年，築清江城，閘石悉輦取爲城基，自閘塘至於清江，大車小車絡繹相屬，車轍深廣如溝，吾裸戲道上，乃不能越。今垂垂老矣，追憶昔年，豈勝感慨？」

一時白日將墮，衆皆飢疲，遂別翁東行，經康乾舊減壩。新舊諸壩，西壩人統謂之西閘。

，地曠人稀，形勢荒險。未幾過清楊路基，南望黃河鉄橋，宏偉爲松公橋之亞。橋側有欄，辨其題字，則南通養生鉄廠出品也。橋建於宣統二年，昔時通車而外，兼可行人；今鉄板斷落，由者漸稀。鉄軌過橋西北，岐爲二道：一直行抵鹽河而訖，一西行通楊莊。民國七年，楊莊支線拆除；清壩一段，僅以運鹽。民國十六年，鹽車亦停。十七年，並軌道亦拆去之矣！行行過西觀音庵，壩西鎮鎮公所在焉，遂抵茂盛街頭，入西壩街。

回憶中 之西壩

今之西壩鎮，其大部皆王營舊鎮地也。康熙十九年，河院靳輔初建王營減水壩，分東中西爲三。中壩無考矣；其東壩，今王營鹽河渡猶有其名；其西壩，則今西壩鎮所由昉也。自王營東遷後，此地荒鹵，居民鮮少。道光十三年，票鹽行頓於此，河堤上下，日月成聚。大抵堤上自楊家馬頭以西，屬大河口；其東爲王營二壩，王營二壩之北，至鹽河南岸，屬金莊鎮。自鹺業代興，合三成一，乃有西壩之名。區公所成立後，西壩析爲壩東壩西兩鎮，以便自治。西起茂盛街，東抵小鹽莊，南北各阻河爲池，市廛相接，有戶四千，有口萬二千六百，塵閉撲地，歌吹沸天，泱泱乎淮北之名區也。吾儕三年前，類多曾來此地，當時印象猶存腦際。第一不能忘者，卽當

時游觀之頃，深覺西壩之爲西壩，有異於城市，並異於鄉鎮者。如布帛菽粟之品，市廛所必具，而西壩無之；酒醋飴醬之微，亦非求諸王營不辦。又如十八家鹽棧，各占地十



堆鹽之時盛全



船鹽之時盛全

餘畝，棧門高闊，長垣繚繞。一棧之中，某鹽號，某經手，凡與棧有連者，列屋而居，乍入其門者，往往主賓莫辨，後門各有徑，達於河北，鹽車由此入，包包相積，覆以微箔，橫看成嶺而側成峯焉。棧門以外，商店中最見都市化者，則有番菜館，鹽商歡譟之場也；有娼寮，湖客俊游之地也；二者之中，娼寮尤茲地所特具。自餘貿易，則藥店爲大。蓋鹽商好服藥，不問藥價，尤不問其有病無病也。憶當年吾儕購物，其值皆貴於他鎮，問諸朋輩，則曰：「鹽商於物，非貴弗願；昂其值，乃所以副其求也。」至於運岸諸商及經手之家，雖多編茅爲屋，然結構類極精好，無塵土氣，其應對進退，尤極嫻熟，有類官人。晁錯所謂「交通王侯，力過吏勢」者，庶幾有焉。又聞民國十五年時，淮北猶歲行鹽二百五十萬包；國家歲收千萬元之直接稅，恃此一水。運商岸商，又皆急公好義，不讓弦汪，地方有大興作，靡役不助。運商小學，開辦於二十餘年前，造就之宏，過於繩武。岸商貽德初小，規模雖狹，嘉惠亦廣。而施藥施材散米券之類，鄰鎮皆沾其福庇。縣府支應兵差，攤派公債，鹽商恆出十之五六。此等全盛光景，吾儕腦中猶自分明。雖聞近歲有衰落之說，私意常覺未必卽然，此皆吾儕未重履斯土所懷而未言者。

也。

眼中之
西壩

迨吾儕由壩西鎮入市，行茂盛橋頭，則所謂茂盛者，渺不可覩；過三威碼頭而北，則迎面已不復見累累之鹽車，由極西之江連棧而東，過小橋二，直至東首同和義源諸棧，則土垣頽其什九，民居壞其什三，到處可通，全無遮闌。至於舊日機關，公安局則裁撤矣，巡緝隊則遣散矣，貽德小學則久廢矣，運商小學則縮小範圍，以行政權付諸縣教育當局矣。一言以蔽之，無非緊縮，無非愁慘，如行烏衣巷口，徒慨六代豪華。團長心念舊游，不覺失聲曰：「不到僅數年，何意一衰至此！」步入謙復棧，乃覺稍現活氣，蓋十八家合併之公棧在焉，然鹽堆甚小，邪許之聲不聞。棧內有稽核分所之收稅處及查驗局，（通稱稽核所）有專管緝私之稅警。吾儕以西壩鹽業，頭緒複雜，任務非一。欲明行政系統及其設施，當問稽核所；欲明由板浦運鹽儲棧待售之事實，當問鹽局及棧房；欲明豫皖各岸由棧出鹽之事實，當問票販及代理商。其中甘苦曲折，信非一時所能備悉，乃由團長以風士記旅行團名義，編詣各當局，吾儕間亦與偕。計在壩凡三日，於此事乃略有所得。但街道失修，又窘陰雨，跋涉泥塗之中，亦出

門有數之苦矣。據個中人言：「鹽商之力，非不能使道路盡歸平直，但鑒於草灣未廢時，其石路甚修廣，一旦改道，鞠爲茂草，商人禁忌多，故不爲也。」

積衰
之由

請先言西壩積衰之由。蓋淮北鹽法，百斤爲包，四包爲引，四十包爲票，四百包爲號。自道光間江督陶澍定票鹽之制，票販驗費納課，赴場領鹽，行鹽河數百里，至西壩而售諸岸販；岸販買鹽出湖，散售於淮北引地食鹽之戶。每年所銷，以三十六萬引爲額，其時鹽課甚輕，每斤才課銀六釐耳，然猶以私鹽充斥之故，往往滯銷，不能如額，而國庫蒙其不利。光復之後，取銷額引及驗費給票之制，由財政部撥還票本，任人自由繳稅行鹽，可謂便商矣。而十餘年來，稅率日加。其正稅初定每包一元，次第增至五元，由票販繳存板浦稽核所，領准單運鹽。到西壩後，岸販買鹽，除照價稅銀外，又須納銷稅一元，比至蚌埠又須納稅一元。於是一包之鹽，除鹽價水脚外，已斗加成本七元矣。而近數年中，又有車運海運爲河運大敵。車運由海州大浦承運鹽斤，直至蚌埠售與岸販；海運則由大浦以輪船運至浦口，更由浦口改車運達蚌埠。車運自隴海路成後有之，海運自民十八以後有之，皆費省事捷；而海運成本，復輕於車運，中

途有鹽業銀行爲之保險，凡鹽價稅銀，悉可先行暫墊，一輪兩萬包，由裝至卸，完全無恙。在資本雄厚者，何樂而弗往？有此優點，售價自廉，而况當局優遇大商，又有特別較重之鹽斤，頻經呼籲，未爲矯正，此亦淮北鹽務亦大問題也。先是河運向例，票販自板浦販鹽，至少一號，分捆四百包，每包連滷耗，重一百零五斤。上船後，滷耗無多，而偷耗不少，偷者又傾水於包，以補其重量。迨抵棧以後，岸販分買，每包照九十七斤半收秤，以二斤半爲滷耗，滷耗之餘，計斤給值。岸販又自行改捆，每包連皮重百斤，以售於皖豫各縣之食戶。大斤買，小斤賣，此商家之慣習，不特鹽販爲然也。乃今之海運，其操輕重之利尤甚。經財政部特許，海運車運每包連滷耗爲一百零九斤，即每包多於河運有四斤之巨；又係一往直達，殆無纖毫損耗可言，優勢顯然，誰能與敵？故運費不均，實予資本短絀之商人以至大之摧挫。故今之西壩鹽商，受天然淘汰，已去消滅不遠。僅有少數商販，或因家居已久，或因其他事故，每年大水時期，姑運鹽二三十萬包，儲棧守銷，以維生活，此中况味，已同鷄肋矣。

西壩因稟鹽之經過停頓而興起。咸豐志所謂「一旦走集，日月成市，土著賃地以居

生計
問題

貨，游客結屋而招商，列棧二十有二，編戶相接，空手白徒，轉移趨役。」又謂「屯集之區，畝值至數萬錢，土人亦用是饒業。」故就邑人言，可謂暴得銅山；今茲衰落，票販（即運商）湖販（即皖豫岸商）而外，自亦以土著之受其影響爲尤重。更析言之，即代理商，棧房，地主，苦力，此四等人，感生活之威脅爲尤重也。代理商原名經手，堪稱無帖老行，其人多皖豫客民。湖客初來西壩，不諳市例，每問同鄉。久之遂寄宿其家，屬爲代理。凡皖豫湖客來壩購鹽，客有盈千累萬之巨資，皆經其保管，並代爲購鹽，直至運送楊莊上船，方寢其責。其收費係以包計，每包一錢六分，合洋二角四分，外收客食每包八十五文，除支秤運各費外，所贏者即爲中費性質，其生活倚給於此。棧房最初二十二所，光復之初，尙有十八所，每包收棧費三分，後漸增爲一角以上。所僱職工，有秤手櫃房管嶺畫碼門房下房種種，皆食力於其間。河運衰落後，收稅官邵文彬目擊心傷，乃籌改新章，加以整理，將原有十八家鹽棧，公爲東西南分廠，（東設謙復，西設景興。）以救濟棧商清淡偏枯之苦，原有經手，則正名代理商，費用每包減至一角七分，宿膳聽客自便。此種改革，皆有不得不然之故，棧房猶苟且

目前，而代理商生活遂不堪支持矣。地主當道光以後，驟蒙意外收獲，誠如志書所云。抑且開河有租，建橋有租，行路有租，鹽斤所過，莫不有酬，地主之權，於斯爲烈，衣食所憑，忽已三世。自棧房歸併，租額一減再減，乃至無以完糧；舊時大宗收入，不救今日之飢，察民隱者未必盡知也。至於苦力，則有車頭槓頭以至日計之屬，食力於其間者，統計殆萬餘口。又有鹽務軍隊，若岸商自辦之護送營，若運商自辦之巡緝隊，其弁目兵丁，食俸與餉，受豢養於鹽商者，其數亦不下千人。車槓苦力之流，鹽至之時，日可得錢五六十，不知積以待乏，沽酒市脯，卽夕而盡，勞動畢生，不見稍贏。一旦鹽去，土銜無煙，妻孥環泣，其苦境真不堪想像。今護送營巡緝隊皆已裁撤，與苦力之徒，同爲失業，幸有導淮大工，得藉土方稍餬其口，但此事何可久恃？此真社會絕大之問題矣！

近郊之游

居壩之第三日，午後飽食之餘，團長更要火伴，漫行近郊。時則暑雨初收，涼風披拂，西過小橋二重，有路右折，道旁卽芋田，田際有人家，綠杉野屋，豁我倦眸，回視鹽堆子，有清濁之異矣。過周氏園，池館粗具，而草木荒蕪，望之

僻冷。聞主人積年城居，此園廢棄已久，前岸商有改辦完小之議，以鹽務蕭條，病未能也。主人既不在園，遂未叩關。或言東北有貧兒院，周氏實爲施主，乃越陌度阡，共往參觀。東行過小河，鹽商所開，以便駁運者也，今久廢不用，與其東之河，俱成溪澗。貧兒院即在兩小河之間，吾儕先以院名問路人，皆言不知；繼一人以老人堂爲問，乃指以相告。一老一幼，豈容相亂？蓋昔爲老人堂，今爲貧兒院也。院門南向，粉牆迴護，當門綠陰如蓋，蟬聲聒耳。院中貧兒可五十餘，軍樂極嫻熟，舉旆整隊，若將有行。吾儕入門，而陣雨適至，於是主客俱留。問訊之餘，因知此院創於光緒初年，初名淮北貧兒院，今改隸濟生會，出品以毛巾柳箱爲最。織作而外，亦頗有功課。善哉善哉！此亦人子也。一藝自名，庶可以無飢矣。吾旣爲羣兒慶，吾又深慨斯院之設，但局於西壩一隅也；使邑中多財如周氏者，繼此而續有增設，何必高語職業教育哉？旣霽又東行，芋葉翻風，豆花含雨，到處皆呈秀潤之色。遂過關帝廟，復經王孝子坊下，抵大渡口而還。大渡口者，西壩以北之鹽河渡口，冬春有浮橋，夏秋設擺渡，行人往來不絕，糞車最多，浪石漁溝一帶入城之孔道也。關帝廟僧舍鱗次，有位祀陶文毅曾文正馬端敏。三公皆

有功鹽法者。自軍隊寄住，傾圮大半，廟貌全非。運商小學初設廟中，去今垂三十年，經費饒裕，設備雖初中有不及，畢業兒童，今最長者已四十餘，或爲國士，或成專家，小大皆有貢獻。但校址因殘破不堪，已移設大王廟，規模曩非昔比矣。廟後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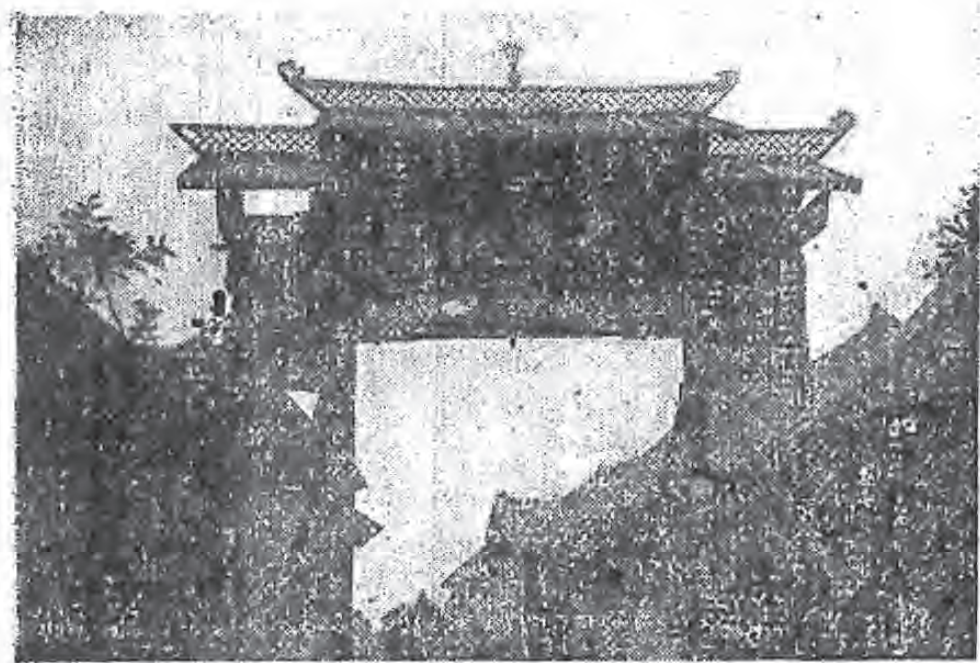
西 壩 渡

六岸棧，其鹽專銷淮泗宿邳睢六縣，謂之六食岸，其稅額較皖豫正岸爲輕，故營業頗見發達，且時有侵銷正岸之事。聞稽核所經費，卽以六岸收入爲來源，此亦營業發達之主因也。昔者西壩有海州分司駐此，掌行政權，今收稅官似之。稽核所本外人

監督財政之機關，今西壩僅一洋員，並無實權可言，此又我國整頓債信及財政權統一之徵也。

壩市
鳥瞰

此三日中，皆住區公所，區公所在大王廟，殿宇高敞，廊廡深邃，民國十八年，行政局更撤去偶像，闢而新之，全縣各區公所，未或能及也。三區距縣最近，又爲清泚交通之孔道，故其民耳目發皇，教育爲鄉區冠。而當南北用兵，則鹽河一水，能止北來之強敵而有餘。故欲策治安，必保河北，三區安則城市安矣。區公所門臨河堤，堤上有小市，東西可二里，中間有三盛楊家太平三碼頭，每一碼頭



西壩堤上

，其下必有縱街，與直後之諸鹽棧相接，西壩之結構如是。其東西兩頭，皆有觀音庵一所，爲天然之鄂博。東頭街盡處有步武弦汪坊，爲義商李毅建，亦堪作西壩東門觀。毅字雲波，爲岸商領袖，仗義疎財，故得官府之褒嘉如是也。堤南濁河如帶，今

爲導淮入海水道，有二渡口：西曰黃家渡，與鹽河之吳家渡南北相值；東曰解家渡，有浮橋，壩人上縣由之，名曰過河，蓋沿渡黃之舊稱也。自入海水道興工，河底淤沙，一朝發露，三日不雨，則塵頭十丈，營壩同受其病。至於鎮中治安，因境界綿長，又無關鎖，布防極爲不易；一有警信，奔逃恐後。十四年之役，西壩富室避之淮安，車值每輛至五金焉。自鹽務衰落，飢民無所得食，荒春剽奪，更屬公然對面爲之，故大戶益不敢居。少數在壩服務者，其維持之功，信非易易矣。以上皆區公所之所聞，堪作西壩烏瞰者也。

第二節 鹽河兩岸

初入
王營

「觀河方信水無情，捲土囊沙太平！天爲中原留患難，人勞終古費經營。迴瀾倒湧金銀氣，急溜橫衝甲馬聲。誰放奔流歸巨海，長堤空與毒龍爭。」

此非張船山王家營渡河詩耶？吾儕昔讀其詩，何嘗不想像其地，以爲王家營者，南船

北馬，亘古衝途，數百年來，閭部之所經營，亭林之所吟眺，載籍流傳，往往而在。歷史上既負重名，則出其途者，宜必通閭帶圍，方輟接眇，髹髻乎朱仙佛山，庶幾適我游觀，慰其希慕。故既辭西壩，馬首遂東。行經小鹽莊，緣堤而居者數十家，地淤下，多不治田，掃殘餘之鹽，澆而曝之，以售於境，故謂之小鹽。或曰：是一名罈子莊，有罈子應闡試過此，見草間白骨，惻然憫念，歸途盛之以罈，埋於水際，爰得此名矣。更東過卡房，夾道橫塘十畝，中有水村，葭蒲青青，一望浩渺。古柳陰中，少年三五，蹲踞而投綸者，荷花汪也。此汪本積水廢田，今爲民有，天然園林，苦少點綴耳。四衆謂速記生曰：「子家王家營，郭門在望，宜生喜慰之心。到家以後，可築倦遊閣，聚三五知己，結銷夏之會，無事更從我輩僕僕長途，日在火傘下討生活矣。」速記生曰：「然則攝影師過烏魚塘，亦可止而不行耶？」皆笑曰：「我輩戲言耳，何意反詰之詞，辛辣乃爾！」於是速記生以地主資格，前行爲導。過一石梁，望西郭門而趨。入郭之後，首見道南有旅店一，衆曰：「亘古衝途，此其象徵矣。」駐足而窺之，高門大院，旅客比屋而處，輕裝者少，重僦者多，貨皆山果，語雜寬徐，於時小車甫謝，方食麵條。速記生曰

：「諸公乘大願以來，觀此店當感失望矣，蓋此等皆衰落之餘，粗見北道之遺風耳。河徙以前之景象，不可見矣。」更前，則三家逢一餅店，五家得一糖坊，十家見一茶罇子。速記生曰：「何如？」未幾，過道北一大宅，門外古柳婆娑，有人曬紗。速記生曰：「此清末左營參將署也，其前之照壁鼓樓皆毀，儀門更不可見，蓋缺裁放領，久爲尋常百姓家矣。」既而又曰：「西壩綺靡，王營驪豪，公等自西方來，宜所過不能入眼。然王營故自有可言者，請暫屈蓬舍，少息塵勞，僕將爲公等暢言之，且導公等暢觀之！」

秋懷室
談往

速記生所居在陋巷中，曰秋懷室，宅前近市，宅後有溝。若買菜糶米，則由前門；臨風擣衣，則開便門。其家雖居市中，而不改田家舊俗，故茅茨所安，紈綺不御。至於羣從諸昆，不時往還；直諒多聞，亦常談讌。止須速記生在家，則秋懷室之客數至；然細計之，仍不過甲乙丙丁幾位熟客；爲狂爲狷，殆難猝定也。吾儕由街後溝邊遵小徑，從便門入秋懷室，坐定稍進小食，速記生始先爲四客道王營之簡史曰：「客亦知夫王營之所以盛於昔時而衰於今日者乎？往時王營舊鎮，在今西壩，凡楊家馬頭迤東近堤之地皆屬之。康熙二十七年秋大水，市廛崩於河，知縣管鉅買山陽

朱生地東遷於此，而民復聚；訖於今日，二百餘年矣。凡購地之費，皆管侯捐俸爲之，勞來安集，以卒其事，如此好官，在今日殆不可復得，王營之民所富戶祝而戶祭者也。此二百餘年中，自康乾以至咸豐五年河行山東，此地當東南入都之孔道，又有大河襟裾其南，會試之選人，乘輅之星使，入而覲光，出而之任，皆避山途之危險，就官路以翱

春夏兩相期（王家營客店排悶）

陳其年

古黃河嘈呖鞞鞞、千片葦花颯颯。何事衝炎、愛把軟紅塵踏。舞衫歌扇總牛疎、馬客餅餠空拉雜。彈罷哀箏、傾來濁酒、自相酬答。何門珠履堪跋。且燕秦齊趙 騎牛荷鋤。自笑平生、不慣縱橫掉闖。悶來車轉腹中輪、狂時劍動親身匣。莫管今宵、茅店荒涼、鷄聲鳴邑。

一 迦陵詞卷十九

淮陰風土記

翔，以中國全部言，謂之東大道。又以濁流深廣，不可便越，甫離雲水，則小休以定驚魂；乍謝輪鞅，亦留連以候風色。而且一水中橫，分縣爲二，河北之民生事所需，仰給

王營而足，非甚要事，不渡河而南也。故王營舊日之所以民康物阜，爲北道都會之一者，實受交通之賜。今王家營圩內，若天齊廟後偏，昔稱後園，大車廠之所聚居也。自禮拜寺南趨，直抵黃河大堤，又轎車廠之所屬處也。其最東街道，昔稱驛馬街，凡大逆旅多在此中。此三業者，實行旅之津逮，交通之鈴轄。別有馬客餅館，鏢師行賈，衝州過縣之郵，浮黃溯運之貨，叫囂靡雜，不一其類。故縣志記之曰：『雖與台賤隸，能爲京師音。』蓋文秀不足，而麤豪有餘，此亦一時之奇觀也。」鄉導曰：「此王營之全盛時代矣！」

今非
昔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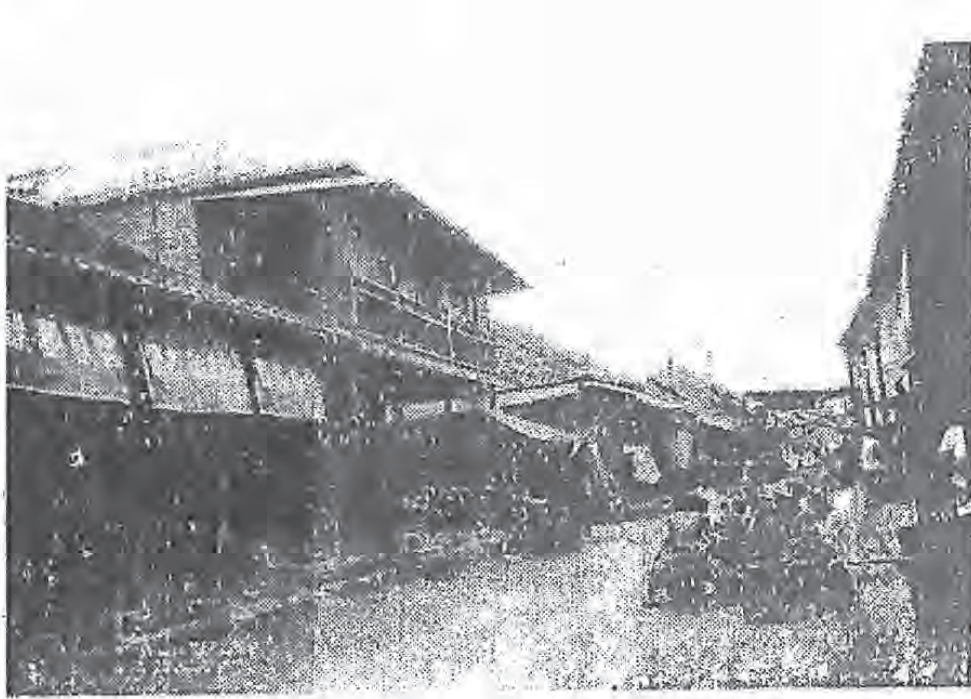
速記生曰：「時至今日，乃與鄉者大不侔矣。王營舊以黃河奪淮而盛，以驛道所經行而盛。以河務言，非惟渡黃不易，足以壅截南北，滯留行旅也。其防河要工，如王營減壩制分洩之宜，煙墩埽工當大河之曲，康乾以來，修防尤重。王營駐有河營主簿，總司北岸工程之事，其秩雖卑微，要非閑曹可比。以驛道言：非唯地當入京衝途，轟轟鄰鄰，浩穰相接也。蓋自乾隆移縣，設清口驛於王營，於是渡河而北，此爲總站，其北之浪石漁溝，皆爲腰站，乘傳十有八日，而抵京師，其督撫發遞章奏

文移，亦置南塘於王營，北出金城，至郟城縣而與驛路合。故王營之盛，由河與驛。而今則何如哉？自咸豐五年河決蘭儀，濁流北趨張秋，不能復南，而故道淤墊，清口高仰，淮水亦不能復東。子試閒行南郭，觀其舊槽，所見者惟間段淳泓，潢淤行潦之水耳，淺不容刀，而闊纔如帶，三月不雨，則夷爲平陸矣。驛站之制，雖至清亡永廢。然光宣之際，西則津浦成，東則海道通，誰復挾期月之糧，行此車殆馬煩之驛道？光復以後，更無論矣。於是形勢改，貿易移，豪門甲第，化爲蓬蒿，騾車僅及沭陽，商旅不出近縣。今諸君子震於夙名，翩然來集。吾爲此言，譬猶素封之家，已自式微，而猶盛道其先世擊鐘鼎食連騎相過之浮榮墜景，得不爲諸君子之所笑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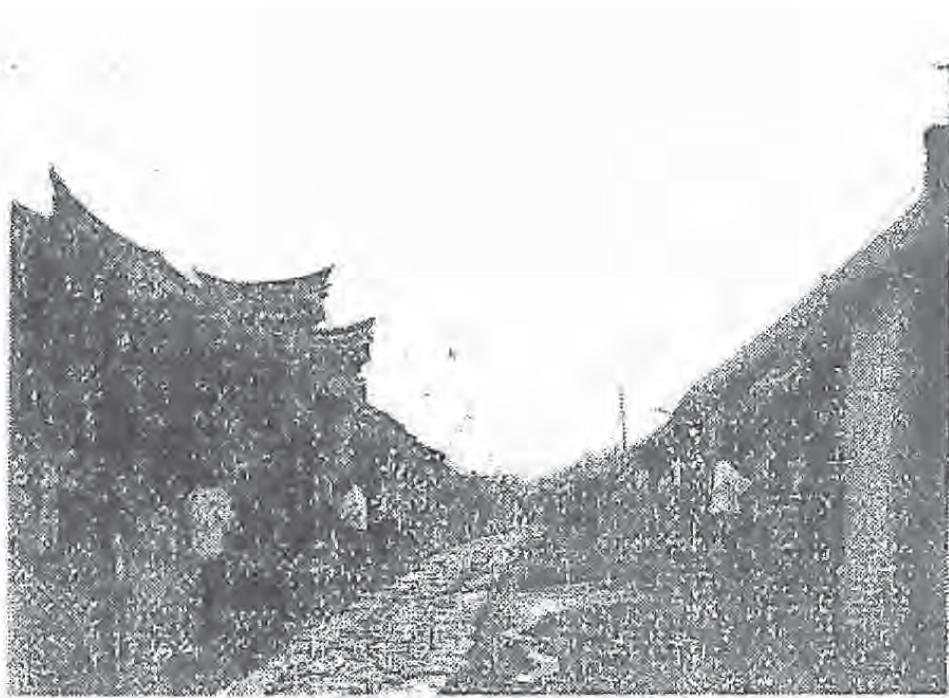
王營
市容

午飯既畢，速記生語鄉導曰：「吾今請權行足下之職，而以速記之事屬之足下，何如？」皆曰善！於是引觀坊曲，而地理益明。大抵王營之圩，略成正方形，南北因河堤以爲障，東西則各築長墻，與堤相連，乃同治元年漕督吳棠爲備捻亂而諭築者也。其北面有門一，而南出之街道凡三：曰西街，至南堤而止，皆石路；曰糧食街，至南門而止，皆未鋪石；曰騾馬街，以逆旅勝。河徙後，逆旅先衰，故騾馬街

幾無居人。此三街外，又有短市曰堂子街，則機戶爲繁；而北門外又有小街，則油行及八鮮行等業居之。是諸街者，皆街道寬廣，氣象宏闊，可容五馬之車方軌而並驅。願亭



一 營 王



二 營 王

林詩曰：「行人日夜馳，此是長安道。」不廣闊不足以爲長安道也。請試論百業之興衰：蓋西街多大商店，近大巷口處稱十字街，尤推一市之望，北行則稍凋落。然出北門，又見油行駢列，苦力百餘家倚以爲食。一年交易，舊推金九銀十，斯時一日之間，可銷油二百擔，通歲扯計，則二萬擔而強。糧食街之糧行尤有名，河去驛荒，惟此業歷久而弗衰。行戶十餘家，每歲交易近二百萬元，遇南客包灘，四境之麥如水赴壑，乃至海沭宿遷，亦有駝販轉輸此地。其自出資本，爲豆販於江南者，亦時復有之。白花豆一種，尤享大名，蘇常市場皆珍之，謂之「蘇一千，常八百。」至於騾馬街之逆旅，昔推蔣三義，其家有廳事七，上象七星。雖欽差國王，過境必止宿焉；達官貴人，皆與分庭而抗禮。今凋落之後，門楣僅存。至於轎車大車，今雖無有，而轟轟隱隱，乃又有汽車出於其途。此商業之可言者也。至於工藝，則機械爲最。東市汽車路之東，當太陽宮直西，光緒二十四年，有皖人鄧佐庭設南洋廣機利公司於此，大募山東流民，教之紡織。雖閱時不久而敗，然今機房一百十餘家，鄧氏實育成之。故今之過王營者必聞機杼之聲；言王營物產者，必推土布，而大德無名，玄功不載，竟鮮有能舉鄧氏之名者，可歎也！現

在機房，每日共需紗四桶，直洋九百餘元，由同業集款公組合作社，直接向申新等國貨紗廠購辦原料，營業日見發達。專就賣布童子所用之腳踏車言，已達一百餘架。若本縣舉行民衆業餘運動會，王營腳踏車，必當特列一目，可斷言矣。自餘製造品，則牛脯、醬菜、堪稱二妙。中人之家，間有結草爲廬者，則芭匠之技尤精良。北鄉造屋，多累土爲牆，其優點在彈不能穿；王營西壩或以葦箔爲之，其法乃尤覺簡易，造成之後，可支三十年，善施塗墍，亦甚美觀。錢牧齋淮屋之詩，所謂「結構樸而雅，庀治廉且便」者，謂芭匠所建之屋也。

王營伽
藍記

凡遊一聚落，若祠廟多，則其地必爲舊鎮，王營亦其一也。故西有城隍廟，北有馬王廟，東有太陽宮文昌閣。城隍廟最古，香火亦最盛。廟前旂竿雙峙，巍出堤表，實爲一鎮之望。每值清明會期，遠近氓俗，波聚如狂，市中買賣，殷盛無比。厲壇在西壩，放告排衙，都如世間。回鑾之夕，千燈照衢，行列最見整肅，善信彌爲竦敬。民國十七年，縣設王營小學，用其西廂，二十四年，省辦某項事業，又暫用其兩廡；賽會之舉，久成故事矣。馬王廟爲車驟商所建，野殿丹青，歌臺風雨，尙

有前朝遺蹟。相傳張天師曾觀劇其下，故夏不生蚊，場能容衆，其神話多類此。民國十八年，山主姜道立捨廟及基地四畝一分三釐八毫，指充縣立教育事業之用。舊設農民教育館，今本區中心民衆學校設焉。廟前廣場，每日有藍衣壯丁講武其間，民族一綫生機，實繫斯舉。姜氏之慷慨措施，可謂化無益爲有益矣。校之西偏有理堂會所三間，一稱從善堂戒菸酒分會，住持號曰當家，衣僧衣，但有鬚耳。信者機戶爲多，雖屏絕菸酒，而茶則不禁，且必精求佳茗焉。蓋嗜好之品，盡去則民難遵，今斷其甚者，設教之心亦滋苦矣。太陽宮與火星廟同院而異向，向南者爲火星廟，今題糧業公所，西向者爲太陽宮，今縣立王營義務小學設此。太陽宮後有古墓一，吾儕往瞻之，蔓草蓬生，孤墳已頽，墳前有三尺碑，題琉球國朝京都通事諱文英鄭公之墓。又題其旁曰：「公以乾隆五十八年奉使來貢，十一月十四日道卒葬此。民國二十五年里人重立，與化金應元書。」都通事者，琉球正使也，萬里梯航，一棺旅葬，亦可傷矣。然清代撫御之遠，與王營使節經過之頻，固可於文字之外得之。文昌閣東倚圩墻，無僧而有兵。吾儕足跡，到此而窮，乃折經汽車路，出小南門，將觀於河，稍識形勢。

入海
水道

黃河自西壩東來，過解家渡，有土堰一道，截水以運鹽。過王營南門，折趨東南；舊有煙墩工，掃台已拆。過小南門，王營官渡在焉。今徒杠與梁，皆未能設；盛漲或施竿棹，平時則封土架木，爲渡夫索河錢之資耳。自此以東，可半里有秦家渡，河底生青草，一二淤下之處，望之如池塘。又半里爲皮家渡，則入壽甯境矣。河心之距，舊槽爲六千七百公尺，然舊時南岸緯堤，乃在頭堡，（即與工程營相連之堤）頭堡以南，又築越堤以爲外護。（即茶庵所在之堤）直徑一里許矣。又因波壯而溜疾，渡者須從上流乘風下靡，而不可以徑涉，如是者乃須行河中四五里。重以風浪之無時，「黃河駒」之可畏，此昔人之所以難度河也。自二十三年十月，省政府主辦導淮入海工程，於是西起楊莊，東達套子口，一百六十七公里之舊黃河，皆爲入海水道。目前第一期工程，先挖河底，寬度爲三十五公尺，兩堤距離爲三百三十公尺，完成後之洩水量，每秒可達五百立方公尺，全部應挖土方，約七千一百萬公方，核定預算九百八十餘萬元。實施之後，因河心土質，多爲淌沙，滲水甚湧；河床愈深，人工挑挖亦愈困難。爲工程經費兼籌並顧起見，乃將全部河床一律少挖一公尺半，留待水力冲刷及機力開挖

，因之全部預算，減爲八百八十餘萬元。受調工作者，爲淮陰等十二縣之民夫。淮陰居全工之首，四區當最上游，三區五區次之，二區一區又次之，最東者至鄰縣之湯陳工。（今皆訛爲湯成宮矣。）挨戶徵夫，無者則出代金。官限嚴急，鄉鎮保甲長奔走督率，不敢內顧其私。應出代金者，雖人力車夫，亦不敢有所愛惜。而淮陰壯丁六萬，徵夫亦六萬，拋家棄業，遠來河上，胼手胝足，蒙犯霜日，以共成此永除淮患之大勛，此事亦吾縣一大役矣。吾儕之來，但見兩岸蓆棚盈望如行軍，新河槽已成十分之七，工夫活動其中，丁男奮錫，老弱運土，各事其事。河心有龍溝，清水淳泓，抽水機不得休息，荷花汪爲之瀾漫。作工者皆若干人爲組，自有區劃，又皆預留不動之土，大如桌面，以便收方時據以驗勘，名曰方基，其上蓋有灰印，保護甚至，惟恐磨滅。新槽裁灣取直，故南圩距河稍遠於前。舊日官渡，將築活動橋，亦省政府所辦者也。入海水道之西端，有楊莊活動壩，在西壩西數里。前由韓莊過吳家渡，若西行，十分鐘可至。此壩係爲操縱入海水量并調節連河水位而設，預算工款三十萬元，由導淮委員會主辦，已於二十四年十一月開工。當俟工成，再圖訪覽。河乎河乎！爾生長北土，夙有盛譽，乃不安於宅，

游徒無度，亂淮泗之經流，壞東南之漕運；王營一帶之民，爲爾潰決而蕩析死亡者數矣。及乎困敗夷傷，爾亦倦而思還，然而留此無盡之淤沙，累吾百姓，兩載而功不就。王營市廛，雖嘗一時沐爾惠，然吾其能爲爾寬其惡乎？

清口
廢驛
循河堤而
東，夏木千

章，連村相接，星綴於陵阪。詢之路人，絮語甚詳。乃知此地爲毛家嘴，一名老馬號，清口廢驛之所在也。今之秦家渡，昔時南來驛使，



清口廢驛

於此登岸，故驛舍設於此。堤上故有市廛，每至夜分，酒家燈火滿樓，又以堤爲娼寮所聚，故亦稱菜花堤。轎車廠推南鮑北鮑，今堤北猶有鮑家大汪之名。又有湯六括者，亦業轎車廠，稱東湯，精拳技，能背跳大閘，抬天會之雄也。其妻稱湯四奶奶，

擅點穴功，合字營兵嘗樵於廠側，以指按之皆仆，人莫敢近。而今舉不然矣。黃河既返其居，斯地亦淪爲墟落，毛家嘴之民，率耕河壩之田，挑擔以餬其口。馬號自捻亂卽移文昌閣，再徙堂子街，亂前棚舍，百無一存；惟驛東土地祠，略識當時基址所在；而車馬不至，社樹巢鴉，適足以資游人之感喟耳。吾聞營人言：清口驛無驛丞，管號者皆知縣官親。有馬棚半，凡九十匹，合以城內小馬號之半棚三十匹，爲全縣驛馬極多時之數。下設棚頭差頭書房等人，王營待養於是者凡百餘家，其馬遞有六百里加緊者，數里外卽聞嗚嗚之聲，渡夫卽艤舟以待，無敢不謹，稍慢卽被毆。厥後驛廢，渡夫又毆驛夫以洩忿。朝市遷革，則輕重異勢，之二者其縮影耳。

清真寺

王營北門之側，有清真寺焉，每值禮拜，經聲入雲，科儀戒律，一準於經，視清江馬頭爲顯篤。吾儕因過其門，遂入訪其主教所謂阿衡者而稍啓問。阿衡家於陝甘，爲金積馬氏之所簡放，去其土萬里矣；深衣古貌，容止甚肅。侍其側者皆土著回民，虔恭敬畏，如對師保。回民之言曰：「吾儕居王營者凡六十餘戶，所奉爲古教，嚴於功課，與縣城新派之簡易有別。斯寺建於雍正，燬於咸豐，重修於同治光緒

之世。道光時，阿衡常廷璋有道行，遠近歸之，一時北自濟南府台兒莊南訖甯鎮杭州，皆屬其範圍。後繼者懶不走坊，遠人遂不至。今所能及者，僅沭陽宿遷泗陽各集鎮，與縣城之金常周葛四姓而包。然在營之回人，猶知擘經致齋，不敢墮其宗風，漢幼年穎異者赴金積留學，近稔以來常常有之。他鎮回民多好鬥，匪毗失意，白刃相讎。吾教獨守禮法，務謙退。所操職業，宰牲鬻皮而外，有開行爲大商者，而淪爲乞丐則所絕無。吾教生既相卹，死亦相守，君等登北圩，望西北盡處，有平楚蒼然者，卽吾教之公墓也。

北郭
遊蹤

言至此，吾儕辭阿衡出，念回教公墓不可不往，乃出北郭門，循沙岸崩塌之跡，至於鹽河，有官建之木橋焉，亙於王營小營之間，行人往來，視西壩大渡口爲多，實淮沭之衝途；就邑境言，自縣至大興莊五里莊皆出此，昔所謂東壩渡也。東壩渡之東二里曰涵洞渡，朱家集等處入王營者由之。是時夏水方盛，河中帆帆相屬。又有淺水小輪，自板浦來，未見船身，先聞汽笛尖厲之響。蓋此船間日一班，王營其南端也。吾聞鹽河航線由板浦至西壩，爲程二百八十餘里，淮北鹽斤，恃此一水。然河身南北高而中央底，有元寶河之名，其新安鎮下游，十字河尤多，鹽商築六壩以蓄水，

遇漲而壞，秋則更築之，年費四五萬元。近數年來，陰差陽錯，與事相違：或有水無鹽，或有鹽無水。然則鹽河之厄鹽商亦甚矣。去東壩，循河西行，可半里，卽至回教公墓，所謂回回林是也。淮陰之地，平衍繚曠，鮮林麓可娛，惟回回林攢青搖翠，有幽負之致。林有東西二所，西林卽彼教公墓，東林則教士馬氏墓所也。吾儕循田間小徑，先入西林，萬木蔽天，草深沒踝，冢累累亘數畝，皆作馬叢封，縱橫皆成行列。觸目多新碣，大書深刻，籍雜山陔。吾儕見義塚多矣，然冥迷荒蕪，增人悽悄，未有如斯林者也。然東林則大異。其前有一村，嘉樹美蔭，與塵埃絕，見生客乍至，若疑若愕，蓋守冢者之居也。其墓之四周，護以長垣，樹以桐柏，深廓不及西林，而修整過之，長風吹雲，隔林度帆，望之可以却暑。而梧桐尤葉密多陰，有昔人因樹爲屋之意。吾儕過此，真不思歸矣。安得夏夜得此境，月隱樹顛，露氣不至，引胡床直睡到曉之爲快哉？

戶口與形勢

既歸秋懷室，主人以吾儕今日良苦，置酒相勞。席間有叩王營戶口形勢，與其守土禁奸之宜者，語至夜半，鄉導筆而存之。蓋王營圩內外有戶一千三百餘家，大小男女凡六千三百餘人。鎮非私建，故無所謂集主，民皆單族，故無所

謂豪家。若問其所自來，則五方雜處，尤遠過於他鎮。布匹則蘄州幫最先來，而山西幫繼之。紡織則齊魯人而外，莫與比焉。其他若製絲製香諸業，則皖人爲之最多。然人衆而志一，尤推山東人。東省地瘠，民常苦飢，既拋家南來，漸得溫飽。其族戚鄰里，聞而景從，於是來者益衆，其後買田宅，長子孫，與土著漸相習，遂不思歸。然初來者多以樸勤起家，其子弟沾染南風，又不識先人作苦，則往往以好游蕩落其父業，故不三代而卽貧者，店相望也。若夫民俗所重，厥在商賈；故文學之士不產於其間。學校昔有義學，係漕督所辦。今有縣立王營小學，縣立王營義務小學，才容二百兒童。王營學齡兒童數約一千餘人，則是尙有八百人無求學地也。至於形勢，當海沭之衝途，掌清淮之管鑰，不爲不重。然而土圩殘缺，無高城深池之固；千家酣嬉，無瞭台戍樓之設。河北諸市鎮，殆無若王營之疏於戒備者。爲問主人何恃而不恐？夫豈不以構絕南北，有鹽河爲巨防耶？鎮人既倚鹽河爲固，又以南去縣城才七八里，緩急可恃。故戶無寸械，而人不知兵。當民九民十之際，河北殺人焚廬，自六坵以訖涵洞草灣，烟塵瀕洞，逃者如市，而王營以有鹽河乃卒宴然。然迨民國十四年，奉軍自海州南下，聯軍不能守六塘，而布

防於鹽河南岸，於是王營以有鹽河之故，乃不幸而爲兩軍集矢之地。自十一月二日至四日，大戰三晝夜，大掠亦三晝夜，死者不知其罪，而存者無以爲家，鬥戰日適爲陰歷九月十六，與光復紀念日同，十四年

是日，余始敢歸視其家，門扉洞啓，旁又別闢一戶，蓋若輩所爲以便交通者。入門後，爛草滿庭，如行丐市。犬臥廚下，氣咻咻欲死。壁上著彈處，如蜂房水渦。南宅一屋爲礮彈所值，毀其脊，檐上檐下皆碎瓦，一震之威，乃至於此！返思余苟戀宅不去者，其危險之度甯可勝言？先人畫像，余於臨去權藏窟室中，至是則散置地上，雨淋塵沉，幾於斷爛。感憤愀愴，不能已已，亟拾起而整疊之，將入堂，恐有人，惴惴不敢即舉足。比入則四壁之外，但有案几。而地下則破布賸薪故紙殘器之屬，在堂滿室，在室滿室，無可容足。平時公等皆安在？今日乃不勝其多，可異也！近壁處掘坎縱橫，幽蔽之處尤甚。措大之家，何來窖金，虛勞益錫矣！入臥內，寶鏡新裂，奩具如洗，不勝杜老還家之感。掉首入廳事中，稻藁殘書，紛然滿地，遺灰黝黑，煨燼莫辨。壁上書畫，十亡其八，存者皆近筆，若有所棄取然，蓋軍中亦有雅賊也。

——王營兵禍記——

間，前後兩度洗劫，談者有餘恫焉！然營人猶恃平時有官軍之來駐，謂北匪絕無來犯理，故事定之後，不自戒備如故。未幾，十六年冬，十七年春，河北豪傑，乘駐軍之他調，兩度入王營，雖有公安局分駐所，匪視之若無人焉，其再至也，直取其槍械以去。從容收拾，損失又以萬數。自是營人知實力之單微與禍至之無日，而戒備之不可以已，十七年五月，始祛其依賴之性，而爲自保之謀，千戶一心，協規同力，以成立特種保衛團。團長黃世英，少年英發，日簡丁壯而訓練之，戶籍之調查必嚴也，積習之破除必盡也。在職一年，棄其田產，視王營如家，視團事如家事，於是王營大治。後任踵其規模，有械數十，近又訓練壯丁隊，有中心民衆學校專司其事，而鎮長左右之。以故不逞之徒，無敢竊發，東北之匪，不敢渡河以侈其心焉。蓋記有之曰：『得人者昌。』又曰：『有備無患。』又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知此三義，而禦災捍患之事畢矣。既而主客皆倦，於是就枕；備明日爲小營之行。

北渡
鹽河

游淮陰之宇者，殆無不知有小營之菊花矣。過小營以北，列塍布蔓，瓜田互十餘里，又談淮之所熟聞也。吾儕此行也，赤帝司時，白露未降，理不可

以撫霜姿而餐落英。然舊徑未荒，主人又好奇；况六坵之瓜，雖離其實，方欣欣然幸吾儕之來。而大泓以東諸坵之地，徭俗不一，更吾儕之所應咨訪而留連者乎？乃於去王營之日，北渡鹽河，止於趙氏家。趙氏河北舊姓，分四門：東曰小營，西曰趙集，南曰吳家渡，北曰浪石，族姓甚盛，其家廟在浪石毗廬庵。又有南岸之宗，在六堡，則爲遠族。而小營之趙，特以種菊爲名，蓋三世矣。至主人之父菊隱先生而益精，著有藝菊卮言一卷，捐館未久。其蒔菊也，壅培翦插，不假廝豎，寶之如第二生命，其菊不矜別種，不爲病態，而務遂其生，重瓣大朵，富豔爲境內所無。吾儕此來，志不在問菊也，而主人樂甚，導觀園圃間，但見町畦縱橫，瓦缶羅列，千竿弱竹，兩行疎籬，又加上有危棚，後有小軒，清陰宜人，塵埃不到。吾儕雖未見菊，而陶令真趣，領略殆盡矣。自是凡三日，皆晝遊諸坵，暮宿於此。或有疑滯，稍問卽明，以下所記，皆三日中遊訪之所得也。

小營
市情

今之小營，古之大河口下莊也。其鹽河堤以南，跨河以訖於南岸之土地祠，古又有金莊之名，孰先孰後，不可考矣。大抵自鹽河堤以北東抵壽甯，北

至娘子莊，自昔爲浪石東灣之地，康熙時知縣管鉅，畫爲七坵。今全縣坵段皆泯不可考，惟河北猶存其名，小營之所在爲六坵，闊不盈四里，而長則十里而強，蓋一狹長之坵段也。其東以通大興莊之大道與二坵四坵爲界，近河之處，爲田間積水衝刷，漸南漸低，已成溪澗矣。其西以大泓與七坵接，地曠沙軟，蕘牧之鄉。近年泓底漸高，故老謂視三十年前已淤高五尺，然坵內積水，猶恃此泓爲歸墟也。七坵地最褊小，蓋孤離之地，故自治實施後，以其地入六坵。吾儕以小營者，河北第一官程也，其市廛狀況，談土風者不容於不知。爰徘徊市中，觀其厓略。小營舊有東西街，東街多北貨商，最殷盛。及咸豐十年捻首李大喜東來，王營小營皆被其毒。亂定之後，惟西街存，而小營之名，亦始是時。蓋重兵駐王營，而分偏帥戍於此也。時則公路初築，其平如砥，衆樹深綠，上浮日光，蟬韻市聲，如相贈答。市中人家，皆當門爲棚，望之翳然。問市何所有？則有油行四五家，與王營競，門外裝篋盈數車，轉七南行，以易財賄。又有東陵之瓜，落實辭蔓，纍纍滿街。估客圍繞論值，致諸東南；小販肩挑渡河，售諸浦市。浩浩穰穰，亦小市之大觀已！豬行向朱家集爲盛，十八年後，小營乃有設行者，今亦有三四家矣。南客居

清江浦，間日一至，以爲集期，春冬每集可致豬三四百頭，夏秋則較淡，然通計年銷可五六萬頭。小營豬行有與石馬頭異者：石馬頭用秤，小營則由講行望形揣重，喝報斤兩，謂之眼估。此法有兼顧販子利益之長，能致客豕，故沿用不廢。二十四年，石馬頭豬行會提訴願，請皆用秤。小營諸行具書辨之，卒以「雙方同意得用眼估」定案。建廳決定書云：「凡物之大小輕重優劣，以及成分之多寡，以眼力識別之，原係由經驗所得之智能。豬用眼估，積久相沿，必有足以取信於人之點，未便即指爲不良之習慣。再查營業自由，載在約法。此項眼估，曾經取得雙方之同意，是爲有效之行爲，亦未便強加取締。基上論結，特爲決定如主文。」

小營瓜市

吾問諸父老，而又知西瓜真此地之名產也。河北之地，厥土疏肥，六坵尤富沙質，故瓜田相望。四五坵雖亦有之，然不如六坵之普及也。總諸坵而計之，每年當有瓜田四頃，易金當二百萬元。然最拔地力，不可連種；又忌潦忌霧，故豐歉不常。大抵瓜田施肥不一，或以糞，或以香油餅。施糞者碩大而味惡，大嚼之餘，齒牙酸苦，鄰縣之瓜以之。施餅者甘鬆脆爽，沃若冰雪，小營之瓜以之，非唯肥異，其種

亦殊，小營之瓜皆輕圓嬌小，綠皮黃瓤，貯盤餉客，莫不賞其玲瓏，而悅其甘美。與夫
 臃腫累臄，不中栝案者有別焉。蓋是塘棲之貴種，而吾縣移植之者。以故遠近商販，來
 境珍求。藤蔓初舒，黃臺未摘，卽有海州瓜賈，巡迴菱舍間，打印其上，俟其熟而運之
 東北；或未摘而壞，亦歸預定者任其損失。既入瓜行，又有清淮小販，自遠而集，晨曦
 未吐，肩担滿街，若曉而渡河，爭喧上下者，什七八皆瓜擔也。二十五年夏，四坵陳袁
 二家共種瓜一畝，瓜蕃熟，有大如斗者，共得價八十金，遠近羨之。種瓜人一稱瓜虎，
 以量瓜大小，向以一虎二虎計也。其所御斗篷特深。由瓜田有客過，例須留食；今深其
 冠，若爲不覩也者，庶幾可免。

諸坵
水道

小營之士鬆而易陷，近鹽河處，往往高岸變爲深谷。自下上視，懸崖碧樹
 ，低垂縈拂，如峽行而窺夔門諸峯之殊勝也。其西當大泓南端，平沙漫漫十
 餘里，大風揚塵，數里外人馬不辨。沙中寸草不生，無論麥菽，然閑廢旣久，吹去沙質
 不少。故老或謂再越若干年，可施墾殖；或謂宜先種柳，雜植金針菜，以吸水分，不過
 數年，可成沃壤。要之士性可變，則不諍之論也。爲問河北積水，何以汎濫崩塌至此？

則應之曰：此以地薄多沙，爲其主因，而亦緣水無所歸之故。水無所歸，則由琦善放水湮滅衆流之故，先是王營西北，當滅壩決處，有鮑家營舊河，一名張家河，不知幾何年也。康熙四十五年，督

河張鵬翮引而疏之，東

北行經娘子莊東灣，與

戴范河接，以入漣水，

下潮河入海。其用在於

分洩黃流，河口設草壩

，漲則疏之。而小營迤

北，今有河形東趨，入

四坵則離爲三支渠，（

最北者爲舊河，有古家

窪及古家渡之名。）至



小營谷口

朱家集迤南合流入漣水，以入鹽河，土著亦有鮑營河之名。其實東北行者乃鮑渠之正流。乾隆五十三年，以鮑營河爲淮北新鹽河，而挑支河以斜向東南，今東行者蓋支河之故道也。又有便民舊河，導源舊縣之馬麻橋，經浪石以東張家河者，昔亦北鄉

水道之一，與鮑營河同爲農田宣洩所資。自道光九年，水洩減壩，濁流四漫，於是鮑營河及支河淤，便民舊河之浪石以東亦淤，河北農家失此經流，下澤之田，遇潦輒災，清季與挑鮑營支河（一名通鮑河）諸坵利賴；今又淤塞矣，若循其舊跡，疏浚深通，以消八百頃農田之積潦，十世之利也。

四坵

六坵多瓜田而四坵饒菜圃，雞豚桑柘之鄉，有此清物，用升芳俎，知吳越之士，盛於秋末晚菘爲已狹矣！二四五諸坵，其地皆兩合土，不能盛種瓜；而四坵小農爲多，徒耕不足以謀食，故往往以灌園自養。大抵境內園蔬之產，南鄉爲饒，有烏菘瓢兒菜暖芭菜諸名，方春又有湯菜，園人朝夕負甕，謂之水園。四坵則黃芽菜外，無他菘類，民種菜如種田，既糞既耘，任其茁抽，謂之旱園，年產殆數十萬斤。其菜以香油餅作肥，互三十年無間者，熬湯作白色，邑之老饕品第優劣，咸稱此爲選首焉。又有大葱，園人亦間植之，與黃芽菜並知名。四坵有戶七百，著姓有左孫秦杜諸氏，皆詩書之族也。左氏之先，有代人完債事，孫氏之先，有讓產其兄，而身率妻子懸壺自給事；秦氏有好善者，架橋修路，樂而忘倦，鄉人敬服，稱爲善人，今年纔五十許耳。

讀者無謂小善不足爲！一人行之，一鄉化之矣。農家以淳厚稱，然規地則尺寸自私，決水則聽鄰爲壑，已不能無澆漓之失。聞四坵諸長者之風，或者鄙夫可敦而薄夫可寬矣乎！十六年秋間，聯軍據清江，以招撫爲政策。河北土匪十百爲羣，自棉花莊南逼，爲六坵火力所壓，不得逞，遂改趨東南。斯時二四兩坵，倉皇遇寇，焚掠獨慘。然徑路絕而風雲通，壯夫袒臂一呼，自棉花莊以訖涵洞口，又東與壽甯約，數十百村相與爲一，號連莊會，皆奮死力以與匪相搏擊，卒之匪焰爲摧，閭閻獲全，至今繫河北治安之望焉。

興農鄉

四坵之南爲二坵，前包老馬號，後有涵洞口，中貫鹽河，乃臨流之勝區，宜耕之沃壤也。革命以來，如苗圃，如合作社，此邦皆曾組織之，惜贊助者希，一時未臻大成。民國二十二年，清江省民教館設興農鄉民教處於涵洞口，於識字教育生計教育公民教育三方面，皆有顯越之成績。今雖改爲普及區，而指導之事如昔，且擴大區域，並振興鄉亦在施教之內。如炭酸銅粉之拌種，信用生產合作社之組織，民衆學校之實施，皆至今不廢。二十五年春，省合作實驗區及省麥作分場，於本鄉陳莊舉行荒地造林，凡植桑千餘株，洋槐五百株，又組織護林委員會以護其成長，十年之後，成

績必可驚人。以形勢言：鹽河津渡十數，而涵洞口地僻人稀，若潛師夜濟，可以入營壩，可以襲清江。故涵洞口又河南之外戶。斯邦有煙戶六百，其少年懲於民國十六年之匪亂，膽氣勝人，無事恆腰袴結束作急裝，霜角夜吹，千丁可集，東與鄭圩爲犄角，南則洪福莊亦遙相策應。里有奸宄，絕不姑息，如農之去莠，必盡乃已，謂之「割痞」。境內有警，其能義不從賊，而執梃爲諸坵倡者，必涵洞人也！當民國十四年，奉軍南下，斯坵逼近小營，誅求頗困。事定遺礮彈於水次，蔡氏有少子，見而異之，一家聚觀，拾石試敲，轟然同盡，慘矣！

棉花莊

四坵之北爲五坵，北與娘子莊爲鄰，多馬姓，世習弓刀，雖武科未顯，而風氣特勁。近與本坵王石紀諸姓，漸務督其子弟讀書。有馬家大圩，爲五坵北境，支分派別，雖爲六七村落，其布於泓子東岸。富室以累分而貧，故自衛力疎。其大圩迤南，常戴范河之前，爲棉花莊，民國十九年興集，集期爲二四六九，而王姓以地主爲集主。此莊南去王營十五里，北去大興莊九里，位置適中，故旬日而商賈之來歸者四五十家。逢集之日，買賣居然可觀矣。相傳乾隆南巡經此，扈從有斬伐民樹者，帝命

植多柳以還之，至今深樹合沓，望之鬱然，因之又有還柳莊之名。吾儕之來也，紅日已斜，餘威猶燦，則列憩樹陰，買西瓜大嚼，倦則據地布席而瞑，行客狂態乃爾！睡餘髣髴有談大猾濮英台往事者，濮棉花莊人也。五坵地多鹼質而無飛沙，稍施人事，可以有秋。惜戴范河填淤，疏洩之利闕焉。獨有東大窪，南起十里井，北至范家窪西，入於大泓，傳爲張家河之故道，五坵水利止此。使有人焉，浚淤開深，使北行與戴范河接，數世之利也。棉花莊自農民而外，又有挑子數十，皆收土產棉花，負販王集一帶。其餘農事副業，又有榨釀油酒及做粉之類。而做粉最合算矣，菘豆豌豆之價，取償於粉值而已足，淨落粉渣，還以飼豕，豕肥驅市，又課純利，故一家取贏，相效若狂也。棉花莊西里許爲羅家荒，當縣治未遷清江浦時，邑人忱於河患，擬度羅家荒而城之。其先世有田八百頃，富盛與妝台鮑氏齊名，今苗裔已微。棉花莊以南可五里，有樹槎枒，枝幹勁密，根則支離四出，如擎攬勢，百里內外，皆傳其名，所謂阜莢樹也。「野客頻留懼雪霜，行人不過聽竽籟。」老木陰人，人自親之，蓋閱世正不知幾何年矣。某歲大飢，主人欲伐樹，而莊鄰共止之，故昂藏至今。樹當大道之左，其西有馬氏新莊，主人謝世，遺

田九頃，無承襲

者。民國十八年

，其宗人於其地

與集，曰馬家集

，與棉花莊新市

南北相望。然集

市僻在道西，且

南距王營才八九

業，使農村兼為工廠之有益也。

諸坵
農事

去小營而北，原田每每，墟里相接，其民皆服先疇之畎畝，鋤雨犁雲，養生送死，不知其幾世幾年矣。四坵左氏，有藏流水簿於篋衍，互七十年而無

問者；安土重遷之習，固農家所特具者歟？聞之長老言，往昔河北之民，最重深耕，有套耕之法，立苗深固，能支水旱。今也牛值翔貴，草料又費錢，農家力不足致，則競育



皂角樹

里，故終弗成。

興集誠較種田為

有利，然集主責

重事繁，作法不

慎，易於藏姦猾

，長游惰。故與

其使農村化為市

廛，無甯提倡副

小牛，以趨簡省，此事不講久矣！糞田所需，莫重於肥料。諸坵距營壩未遠，得此良不難。故東西渡口，糞車絡繹。大抵西壩之糞多含滷質，沙地最宜，六坵重之；王營則鹹性少，兩合土最宜，故用諸二四五坵爲多。若夫種植所宜，豆麥而外，無如山芋之蕃息者。抽條布蔓，連畦被野；洋芋則臨風搖拂，土芋則委地紛敷。要皆不畏旱乾，又最宜連種，境內中小之農，恃此爲常食之品焉。諸坵芭木瓦匠最多，競貪工資而荒田作，歲寒無落，每興仰屋之歎。又農家多遣子弟習織王營，或作工上海，因之傭工苦乏，麥秋斂稼，動成問題。其在多稼之戶，亦有春時預借食糧，約忙時力役爲酬者，大都麥一斗五天，肉一斤兩天，故忙時卒賴其力。又有放小麥賤者，相約一元償麥三斗。此等雖屬緩急可資，不無盤剝之苦，此合作社所以不容緩也。

第二節 壽寧之遊

諸坵之遊既畢，亟歸王營，仍止秋懷室。夜涼多興，又晤里中知稼翁，及營小教師

官莊

方約翰，於本區路線及攝影技術，多所指點，二公與韓莊之二林居士，皆有大造於風土記者也。其次日平明，遂別王營，東遊草灣。過東郭門，但見萬塚斂骨，白楊蕭蕭，助行子之悽愴；幸一徑中通，不致迴阮生車轍，則王營王善人之澤也。抵格堤，有石涵洞，口隘而高，可通人，鎮中積水，由此注河。過格堤，又行壩間，廣袤與前者埒。吾國叢葬之區，官有漏澤園，民有義地，其來已久，實公墓之濫觴；推此志也，誰謂天下為公如河清之難俟耶？大河區為吳城壽甯兩鄉所構成，出王營而東邁，行堤北小道，可三里強，至於張莊，過是以東，入壽甯矣。壽甯之名鎮推草灣，未至草灣，有偏處兩河之間，長不五里，而戶逾二百，連村當路，杵臼相聞，以次筍呈露於吾儕之眼底者，是為官莊。其得名所自，雖有百年之叟，所不能詳。然茲莊舊多柳田，柳田為河營柳園所在，是乃官產，或以名莊，未可知也。莊境皆中農，自芸其田，景象和樂；亦有漏粉磨麵，編蓆作筐，肩之城市，以取少分之贏利者。要皆汗血所積，故俛仰無怍。而牛棚豕圈之間，頗有樹藝，柰園尤夥，千株低亞，萬顆殷紅，望之如湖桑。伏日遠行良苦，入眼肥綠，足娛炎客矣。官莊有南通縣城之大道二，經鹽河處，各有

津渡。先至者爲劉家渡，鹽船多海汰人，讀劉如羅，遂有羅家口之名。有大道經馬家大堰以通清江水渡口，梟私脚販，來往其途，鹽河之要津也。羅家口之東二里爲李家渡，亦有道由王家渡（黃河渡）西南以達清江。凡自朱家集入城者，恆必由之。吾儕既至李家渡，其道旁有大王廟，因投廟前暫憩。村中積年不見車馬，聞吾儕至，奔相告語，羣集於廟樹之下。問以聯奉戰役，奉軍由此渡河，亦勞擾百姓否？則競說犇逃之苦，媿亡能詳。先是聯軍扼河爲禦，布防所及，西起楊莊，東至羅家口，嚴陣以待。北軍既難飛渡，又虛耗彈藥，師老力竭，衆心愁懼。斯時有自投軍門，獻渡河策者，騎兵團長嘉焉，遂輕裝東趨，沿村大索治筏具，並徵人夫，隨行給役。於是麾衆手作長橋於此渡，一夕而就。詎聯軍鄭俊彥部偵見之，半渡邀擊，不戰而潰。此一役也，鹽河南北之民，扶老牽幼，望墟而匿。等性命於飛蓬，棄莊園而不顧；事定歸來，但有枯井。夫天下無道，則戎馬生郊，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彼凶殘爲性，奪土地而食人肉者，其罪豈容於死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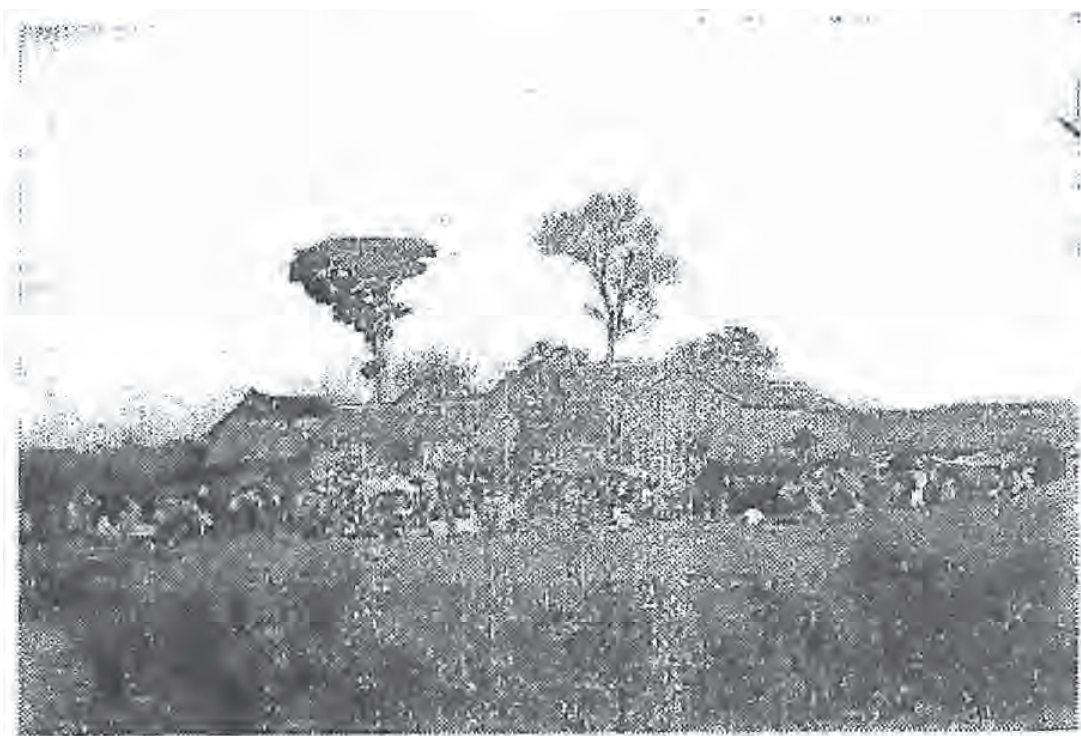
草灣
舊鎮

過此以東，入草灣境矣。其西市稍有城隍廟，輦路苔侵，丹青剝落。白髮社巫，居東廡以安廚竈，四壁爲煙火所燎，望之黝黑；庭滋衆菽，窗挂壺盧

，蓋已儼然一野人之居
 矣。殿前植高樹兩株，
 童童如青蓋，似告吾儕
 以廟貌之古者。夫一晝
 一夜，花開者謝；一秋
 一春，物故者新；故松
 柏可摧爲薪，桑田可變
 成海，甯獨此廟也哉？

傳言草灣盛時，此刹香
 火亦盛，今每歲中元，
 猶有賽會之舉。南北東

小車，隱隱展展，爲淮北之重鎮也哉？草灣之市可里許，市東有官溝，廣十丈，堤北民
 田積水，由是入鹽河。當其盛時，跨溝有紅橋，有閘，蓋鹽舸之所經也。東行有村落，



草灣廟會

西，紛來趕廟，一年一
 度，大有郟城廟會之概
 ，惟貿易遠不及耳。草
 灣當綱鹽未廢，其地以
 三八逢集，百餘年來，
 一衰至此。入其市，店
 舍無煙，村犬吠。居
 民不百家，皆小農，販
 鹽爲生，聊以卒歲。不
 觀圖志所記，夫孰念此
 地會館鹽筴之衝，大車

望蔭投息。先造某氏家塾，訪舊事於老儒某翁，衰病如枯僧，又昏耄，殊不能了了。出見樹下有多人，縛草爲束，將以補屋。展問之下，共言東南李莊，河工世家，主人又好客，可往謀一餐，兼詢舊事。時日近午矣，火傘撐空，不可復耐，既聞斯語，亟登前堤而就問焉，果得李莊。主人當門列矮几，饌新黍作漿，以款吾儕。莊在堤上，兼前臨大河，地曠風多，涼颺颯至，灑然不知夏日之可畏也。又得新漿。益除煩渴。於是主人出家藏圖本，以示吾儕，知此地卽名李工，蓋以莊得名。乾隆五十一年七月初，黃河漫溢，老堤四百餘丈，衝刷無存。嗣於堵閉時改築堤身於北首民田之上，而舊堤入河，今爲二三灘河身。如圖所示，則李莊之堤，非老堤矣。高等顧問猛憶志書所記，皆謂黃河舊行淮安城北，明之中葉，衝開草灣河，至赤宴廟合於大河，久而故道淤墊，草灣河遂成正流，不識時至今日，亦尙有其遺跡否？以問主人，主人不能對。

萬舳鹽綱
去不還

語次，草灣老人嵇秀生至，年七十餘矣，而熟於舊聞，談吐極健。衆叩往昔盛衰之跡。老人言：「當道光十三年前，綱鹽經此，其制先運鹽，後納課，年行二三百萬，例以六百舳爲一包，起卸時六人共舁之。商簽二百萬，住河

下茶巷竹巷，安穩過王侯；或有折閱，歸後人貼補。其鹽路，凡北鹽至此，車盤渡黃，歷永豐草壩以入鹽河，而達於河下之掣驗所。壩有老壩二壩三壩，相距各里許；車船利其駁運，倚以爲食，相傳待養於二壩者七百人，餘亦稱是。抵所，則改五十觔一捆，售於湖販；湖販以駁船入烏沙河，經楊家廟高家堰以出湖。斯時草灣有兩浴堂，一質庫，其建築有文昌閣，（東直紅橋）有鹽務大王廟，鬱然爲淮北名區。而河下東西里，前後坊，脚夫雜沓，晝勤四體，暮則脫草履，易緞鞋，悉仗綱鹽爲衣食父母。自道光改票，行頓西壩，宣宗廷問陶文毅曰：「鹽法改矣，窮人奈何？」文毅諭河下人：果隨遷者，當給路費。而相率顧慮，多不肯往。往日西壩江運行未裁，尙有草灣槓手，操舊業以謀食，荏苒衰落，三不存一，生趣盡矣！」語至此，吾儕輿辭而東，主人送至口門而返。口門者，卽乾隆時河決李工，其漫口衝入鹽河者也。漫口北端有大鹽馬頭之名，或者鹽艘亦經此口，不祇洩黃耶？今去乾隆遠，然深廣猶十倍官溝。吾儕立堤上，當風披襟，眼底曠然，但見南留沙痕，北度帆影，兩河相距，纔六七百步。蓋黃河自煙墩工直趨東南，至鐵心壩作一大灣，又折而東北，至李工，爲弧盡處，急溜奔騰，遂至漫溢。自潰決之

後，每際河漲，必啓放李工，掣低黃水。最後嘉慶十九年之啓放，又借以接濟鹽河。蓋口門爲用，幾同減水壩矣。過此以東爲婁工，以北岸有婁家莊得名，昔與李莊並有掃工，今久無存。婁工之東有厲壇，爲城隍行宮，西去城隍廟已三里許，蓋草灣東境止此矣。於時團長忽生詩興，欲聯一絕以志此游，衆笑諾焉。團長曰：「萬舳鹽綱去不還。」攝影師曰：「中元香火尙如山。」高等顧問曰：「相逢病叟無能說。」鄉導曰：「打麥聲中過草灣。」

下壩

過草灣而東，地名下壩，若併周莊洪家蕩而言，則通稱低灘。曰下由低，皆就草灣而爲言也。時鄉導欲觀如意庵，乃遵禾間小徑以往，莖高穗赤，密不通風，黍氣蒸人欲死。莖間直視，五步外卽不能辨物；故多匪之區，恆藉是爲藏身之固，往來游竄，人不易知，青紗幢之名，誠有以也。鄉導曰：「厲壇之北，沂鹽河處，昔設永豐關，爲淮關分口之一；今撤廢已久，其名猶存。」庵在永豐關東南半里，高樹當門，可以招涼風而除炎毒，有中年僧一，出門勞客，村鄙如役夫。近自入海工程開始，淮泗段亦分設庵中。速記生言：「三年前過此，庵中有私立初小一所，校長住堤南周

莊，學童凡三十餘。此來則學校已停，蓋自王營東行，至此十五里無小學矣！昔者下壩迤東，歷周莊以至新渡口，皆匪區也。青紗幃起，往往晝無行人。村民組織聯莊會，陽烏甫匿，牛角聲嗚嗚。茲行乃無他，可見保甲之有用。然使教育發達，學校徧於境內，又能制產有道，凡民皆得耕耨，則賣刀買犢之風，安知其不可見於今日乎？

堤上風光

自此以東，可五里至九堡，皆行大堤上。堤廣而平，北阻鹽河，而南去大河即隸淮安，愈行愈狹，實爲淮陰樹東伸之一角。其民俗方音，尤與淮安爲近，如喫飯之爲遲飯也，水牛之爲水×（歐之陽平聲）也；吾儕每過田家，輒故學淮腔以與之言，偶聞異音，卽笑不可仰。夫五土異讀，孰爲中聲？吾儕少見多怪，得不畏人之笑我乎！堤上數里便有茶棚，夕陽影裏，停車滿側。老嫗稚子，與客閒話，長堤風日，殆已看飽。堤坡棗樹叢生，連綿布蕩，數里不絕。又有多年老樗，交柯重陰，以娛行子。堤下則遍種蜀黍，一碧如油，而村落人家，其門乃無麥穰。夫五稼雖繁，而麥菽爲最，異哉斯土，何乃樹藝之事與人殊耶？

高圩與
喻家灘

過九堡，堤入漣水，而邑境未窮。於是降堤東行，至高圩而休焉。高圩築於同治三年，頽廢久矣。吾儕行阡陌間，則有華實蔽野，黍稷盈疇；又有怒生之草，交加之木，蓬茸攢蹙，以成莊園。入其中，但見佃客田傭，奔走勞作於打麥場邊。田家編荆爲籬，荆條著花，其色正黃，千朵明豔。近籬則露葵傾日，但見半面；早韭成畦，一望深碧。美哉自然之樂園，可羨哉生活於樂園之農夫也；高圩爲高姓所築，其圩主乃速記生之中表，故吾儕此來，卽止圩主家。速記生到門，先見中表，旋升堂拜姨母，勞問甚至。旣而圩主以稀客遠來，專紀赴馬廐，斷肉糴米，款接殷厚。晚飯之後，茗坐中庭，舉頭見明月，入耳無村戍，塵勞一日，得此少休。酬問之頃，因叩茲土多種蜀黍之故，知此事亦正有說。蓋蜀黍衆所惜植，畝收恆五六色斗，施肥多者，且不止於此。禾間雜以秋豆，又可三四色斗，一年租賦衣食，有此足以畢事。且五月多旱，黍性所耐，伏水時行，已不虞被淹；秋水未至，黍已登場，視他禾實最穩健。麥類穫量旣少，又非民俗所恃，故種者希也。少焉，夜半月高，滿地如水，衆倦欲眠矣，而外戶不閉。吾儕疑焉，以問主人。乃知此地治安，有優於草灣下壩者。自地勢言之，高圩屬

下洪家蕩，其北有上洪家蕩，界跨漣水；東南一里越侏兒堰，即淮安境。地僻而遠，距本區區公所三十里，距三縣縣治各為二十餘里，自衛力既薄弱，又騎車隊巡查所不至，猝有匪患，策應誠難。然以事實言，茲土乃與桃源無異。緣漣水近淮處為保灘鄉，人械精整，匪不敢犯。其人與高圩多為姻親，資其保護，屹然可恃；故能戶無寸械，而桑麻宴然。自此趨東北，可五里為喻家灘，當淮陰極邊，略有器械，西與九堡蔣氏，遙為聲援。二十四年，喻氏又誅茅成市，有店六七十家，街道如工字形，以一三六九逢集。集中已有酒坊一，雜貨布匹三四家，牛馬糶行略備，取利廉，又有導淮大工為之顧客，東鄰周集，已失其獨尊之勢。夫高圩既無外來之匪，而附近又有喻蔣諸村可恃，斯真可以安枕而臥矣！時坐久形疲，主人催客寢，登床靜臥，百蟲俱絕，疏窗一片清光，直送吾儕到大槐之國！

周莊
渡河

明朝，發高圩，姨母送於門，諸兄弟送於野，皆叮囑常來不去口，速記生語焉。既別，不敢回頭，循堤而西，禾顛帶露，觸處沾溼。未幾下堤，訪渡口於周莊。初日挂林，晨炊半熟，瀕河有小市，煙火餅餌之外，不見他物。一行人衆，

則市炊餅作朝食。未幾，前村後村，聞吾儕之來，羣相聚觀，籍籍相猜，指目語笑，凜乎其不可久留也！乃相將渡河，中流望北岸人家，烟樹微茫，使人生武陵仇池之想。既渡，團長訪友於朱元莊，不值而行。朱姓爲此地巨族，當盛時，莊房棋布，其大者有元二三莊之別，競爲汰侈，不事生產，往往落其家。聞之故老，朱二莊有熾海梅以當炭故事，此亦去石崇何遠哉？西行二里，過夏圩之北，實村莊耳。鄉導言：「四十年前，圩主夏月三，於此興集。圩已成矣，而不當衝要，卒以無功。」夏圩以南傍鹽河處，有夏家碼頭，地多宵小，好攻掠行旅，今雖廓清，過者有戒心焉。學校不興，子弟釋耒耜而佩刀槍，投師拜盟，習爲故常，強梁者以是自豪，愿弱者姑以保家。及其久也，客匪亦聞聲而集，其始稍事酬應，其繼揮之不可，遂卒爲下流所歸。此地方不靖之通因，凡有匪之地，莫不然也。尋過鮑營支河，白沙貼地，輪動無聲，蓋一暗泓耳。或云網鹽曾經此，民五興挑，至朱集東而工輟。再越十餘年，恐無復知之者矣。聞河底有石殷紅，落星所化，此來惜未之見。

過河西北行三里，至朱家集。集創於一百三十年前，有朱時煥季唐者，實始成之。

朱家集

例以二四七

九爲集期，

此來恰逢集，市人囂然，殆無隙地。繞道僻巷，乃得一茶肆而休焉。

座客多鄉長，其姓則朱

夏劉韓，皆此邦之巨族

也。門外卽鬧市，攘往

熙來，駢田駭汗，凡鄉

集所能具者，此莫不具

。有擔瓜求售者，市其

過朱集，每值集期，一日致豬三四百頭；剛鬣白蹄之族，圈養既肥，驅以入市。開行者

有殊能，望形揣重，不爽斤兩；買賣兩方，嘖嘈論值不休，舉手一喝，其價立定。於是



朱家集

一，剖而食之，甘美逾

於八珍；又有賣郁李者

，試啖之，味酸苦，不

稱所聞。昔者王戎賣李

，恆鑽其核，若此李者

，其核亦不足珍矣。市

中交易，豬行爲首，顧

吾儕之來也，見行而不

見豬。問諸市人則適逢

淡月，又以伏莽未靖，

南客不敢試也。憶昔時

南客剪毛作記，更惡其隊長，恐豬船之不肯載也，則以鉄椎敲落犬齒；豕哀號聲厲，過者魂悚。當是時也，市中各業貿易皆激增，爲東北諸市鎮所不及。迨圈牢既滿，已成大批，則由行夥包送清江，浮運南下；其手續並於第一章詳之。凡挾資來淮，委行代辦者，皆南潯大賈，腰纏雄厚者也。迨民國十六年秋，客匪據朱集爲巢穴，市人迎拒兩難，奔逃相繼；官軍環而攻之，槍彈交於巷陌，野無行人。豬客千里轉販，或遭劫奪，喪其重貲。於是客之來者，皆止於清江，不敢以下鄉爲嘗試。而豬行生意，亦一時受其影響，而移於石馬頭。記者涉筆之際，聞朱集匪燄久平，行戶殷勤招客；四鄉之講行，亦努力爲之兜攬生意。於是去者復聚，集市乃復有起色。大抵賣戶以求現爲急，故開行貴有資本；南客以信用爲重，故擇主必求其可託。信能內外交孚，於買賣兩方，悉無欠缺，則遠近頌之矣。再能置重公安，無使遠方望而却步，夫何患貿易之不發達哉？

榆麵

朱集以北多韓姓，所業自服農而外，又以榆麵名。吾儕前在王營，已聞諸知稼翁矣，既辭朱集，爰以翁之名刺爲介，而身詣諸韓，問其厓略，與語移時，乃知此物亦淮陰出境之原料品也。李時珍本草云：「古人春取榆火，今人采其白皮

爲榆麵，水調，和以香劑，黏滑勝於膠漆。」蓋榆麵不能香，而香料非榆麵不能膠合。其始漣水小李集盛製此物，朱集瀕臨東邊，聞而效之，因以成俗者百餘家。其製法，於霜降之後，春分以前，伐白榆而取其皮，然後曝之使乾，炕之使酥，更碾之使成細屑，而榆麵成。大都一歲之中，麥秋以田功方亟，不能炕製；非此而值陰雨，又不可炕製。二者不計外，每年約可出麵五千擔。然製者最重炕工，其法置樹皮於葦箔之上，而積薪其下，火盛皮酥，而葦箔不燃，是爲能品。若火勢太熾，皮與箔同焚，謂之走炕，走炕卽不救。麵之品質，以管筋多少爲差；真貨一筋，可黏合末香或柏香三十餘筋。然嗜利者每靡入鋸屑桑皮山芋乾，重量增而黏度乃稍減矣。黏度既減，外銷乃失信用，因小失大，往往如是。又雖不靡他物，而伐樹不以時，黏度亦減。朱集以北，朱韓兩姓，父子相傳，已成世業，有碾可二百餘，每歲之春，諸炕並作；縣境之有資者，零收躉運，銷諸上海。亦有自湊資本，直接運滬，以省大商之剝削者，殊得生產合作之意，所當提倡者也。

吾儕參觀既畢，因飯於韓莊，飯後午睡一忽，乃復就道。道爲光緒季年義賑所培築

劉家河

，尙平坦。然西北直視，村落何寥寥也？黃豆在泥淖中，半死半生，顏色憔悴。玉蜀黍則矮縮可憐，與昨在洪蕩所見，如隔天壤。田頭間植黍稷之屬，農夫終歲勤動，藝此爲元宵珍品者，今亦隨風飄蕩，有穗無實。而平時一片，種苦草者乃數見不鮮。吾聞農家有翻土法，使鹹質漸化爲壤土，而初翻之後，必種苦草，使葉落歸根，以肥其田。其瘠薄如此，則五穀之不能蕃熟，自然之數也。行三里，過一暗泓，鄉導曰：「此劉家河也。」按縣志，乾隆初年，清河大興水利，浚大澗河以入六塘，又浚劉河以入大澗；大澗者，民便河之下流。今浪石以東諸舊渠，皆以道光放減壩之故，夷爲平陸，溷不可辨矣。然實廢名存，猶待按籍而索，吾以是歎神州圖志之詳而徵信之易也。劉家河常壽甯北邊，其土磽确而村落稀疏。朱集韓莊皆有小學，而劉家河無之。村民僂隨，恃薄田以自給；自給不足，乃有掃土硝以製鞭炮者，著火使響，遠近雜貨業，多來此批銷，製者張姓，有張大炮之名。境內鞭炮之業，漁溝北灣有爲之者，而未若劉家河之有名。大凡農家副業，必因其土之所有，觀於朱集多種榆，而榆麩廣，劉河多鹹土而鞭炮繁，信此理之不可易也。劉河之南爲燈張，多張姓，以燈戲著稱，有興隆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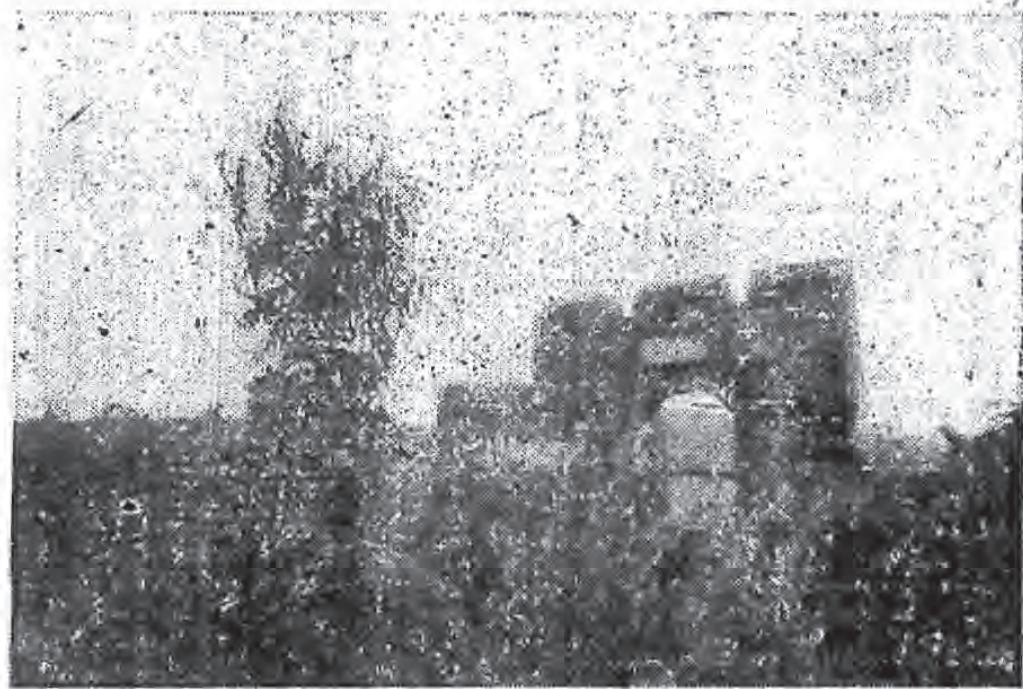
院，佛事最勝。當鹽法未改前，此地又有鹽槽子，蓋大興莊以南私鹽頓宿之地。又三里，當犬牙錯處，行漣水境中可二里，再入淮陰，已非壽甯地矣。

第四節 娘子莊諸鎮

鄉賢故里

清一統志於清河平列九鎮，而娘子莊居其一。蓋壽甯以西，五坵以北，浪石以東，舉今日三區北境大興莊丁家集諸鎮之地皆屬之。分爲四灣，有坵十六，幅員爲漁溝浪石之亞。今雖以水廢，代興者不一其地；然而周遭二百六十方里之內，人物猶可記也，風土猶可求也，廢址荒邱，猶可攷索而知也。吾儕既去朱家集，乃行蕭條之野，度無人之鄉。少焉義御急頽，暝廢四起，則有長圩四合，蒸蒸鬱鬱，湧現於戴范河濱；河水淪漣，光景動盪。圩門高啓，額有三字曰大興莊，字體甚美，合肥劉訪渠之所書。吾儕自朱集來，逶迤十八里，僕夫殆矣。然而驟見題額，則欣然勃然，如未嘗殆焉者，以將造鄉賢之所居也。凡稍讀淮陰志乘，數一邑好善之士，殆莫不知有吳翁

殿升其人矣。殿升以善
 賈而富，富而能施，有
 作廠放粥以振飢民事，
 而大興莊即爲殿升次子
 以詔新遷之莊園，道光
 十一年嘗奉父命設廠，
 三年而不倦。據邑人蔣
 階所記，一月間凡活老
 弱七十八萬六千餘口，
 此其繼志述事，繩繩相
 引，固前賢之令矩，亦



大興莊南門

用其民，不爲豁賦。邑侯管鉅爲一時計，不得已以兩鄉沈沒之糧，攤諸金吳，故科戶代
 謂之代糧，日累月積，常以一歲輸兩歲之賦，民不聊生。其二，清河水道，北鄉爲急

桑梓之美談也。以詔之
 子昆田，字稼軒，與魯
 通甫先生相友善，至今
 兩氏猶爲通家。其利被
 北鄉之民者，邑之人類
 能言之。先是道咸之世
 ，邑境有二患，如瘡痍
 之在人肌膚，無敢忍一
 旦之苦以割治之者。其
 一，清初湖水漲漫，移
 懷永沈，而專制之朝虐

，自琦善放水，而張家河淤，楊工漫口，而包家河淤，霖雨三日，則低田爲浸，白葦黃茅，蕭條滿目，民亦無以聊其生。稼軒既貴，官刑曹，致仕家居，慨然與知府章儀林謀，於第一事，則以移懷已涸，佃作有年，金吳理不當久代，履畝

淮安舊爲郡治，去吾縣三十里。當清道咸之際，學風爲盛。蓋自四農昌詩教，通甫稱文宗，儉卿爲樸學，是三君者，皆前無所師，自造深微。清淮學者舍業相從，往往不絕。儉卿與吾縣汪春園椿蘇蒿坪秉國善，既相與論學，又先後延主家塾，以傳其子頤伯壽昌。然一再傳後，芒無嗣音，故其流不廣。通甫晚而卜居吾縣，子仲實養，世其家法，仲實又禪其法於吾縣吳溫叟丈涼。而丈之尊人稼軒比部昆田，蚤歲卽從四農先生遊。道光間，四農先生以鄉榜第一人入都，從之者皆天下士，願獨厚比部及曲阜孔宥函繼鑠。宥函之長孫印川昭案，既師比部，比部又俾子涼受業焉。故潘魯孔吳此四家者，其學相守不替；其性情好尚，翁乎無有異趣者也。

——秋懷室稿——

實丈，卒除糧五千九百餘兩，食惠至今。於第二事，則以欲免沈災，必疏水道，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於是包家河便民河清桃界溝，以及鎮東之戴范河，畚鍤並興，凡開河二萬四千餘丈，而清河之水患除。稼軒爲此兩事，督工於浪石之文殊庵，助之者有山陽魯蕢，及邑人張嘉。其間指麾往還，櫛沐風雨者，凡兩年四月有奇。初貸官款於漕庫，工竣而款無著，以祖遺田二千四百畝充償之。吾觀史冊所載，善行多矣。然三世好善，又每降而所被之澤益廣且永如吳氏者，吾未之見也。今一旦而升堂仰止，室廡猶存，而琴書無恙；當此時也，吾安得不穆然以思而蹶然以興乎！

虛因

大興莊興於嘉慶之年，圩周五百餘丈，有門三，有戶五百，而吳姓爲集主，其集期則三五八十也。鄉賢之後，居於圩之東偏，其廳事曰虛因廬。主人於刑部爲諸孫，其爲人也淵雅而清峻，長身嶽立，鬚髯影然；邑中士林言清修長德，必拱手稱吳先生。虛因廬前有十笏地，主人燕居無事，於此結小園，編松爲籬落，蒔花數十本，日偃仰嘯傲於其前。其北窗有聯，用白傅句曰：「非愚非賢非智慧，不富不貴不賤貧。」蓋主人年六十，而客以是壽之者也。吾儕旣造主人之居，且得承顏接辭以親見

君子之容儀，私衷幸矣。而主人殷勤殊甚，清夜命酌，簷花照杯，佐以四簋，亦豐潔有勝珍錯。酒罷月生，藤床列坐，清言互答，花影徐移。誦杜老暗水春星之句，真覺左氏之莊不必在遠矣！

沙東
小市

主人有賢子，作本集縣立小學校長，夜涼多興，爰把臂而共行乎東郭之外。東圩以戴范爲壕，弦月舒波，與水上下，清曠極矣。導者爲吾儕言：「此河東北經五區，入澗水境。在淮陰者，南起范家窪，北接舊張家河頭，凡長三千四百七十丈，初浚於同治九年，訖今已屢不一挑矣。」大興莊西倚大澗，然高仰無宣洩之利，獨有此河，凡東西十餘里南北數十里之田潑皆歸焉。河上有磚橋，煙柳滿溪，稱近郭游釣佳處。橋上爲東通悅來集之大道，集在澗水境，距大興莊凡十八里。北則傍戴范河而入五區，凡行十二里以達該區之老張集。二者雖非官道，而接壤鄰縣，夙爲荏蒲之所出沒，柳陰路曲，鹽車班班；大興莊以沙東小市，出死力以與豪猾相撐拒，一有不勝，則反客爲主，淪爲巢窟。莊南五里許，爲顧家老莊，土著爲之語曰：「甯走十里荒，不走顧家莊。」一村落耳，夫何以動色相戒。至於此極？蓋匪衆頻經，村民自衛力弱，既畏

其梟悍，則祇有相爲容
 隱，亦無可如何之事也
 。然大興莊懲於十六年
 之創痛，如憐如焚，羣
 知禍不自作，而妖由人
 興。故近歲以來，卽謀
 所以充實力而靖內奸；
 計現在圩內兵力，有縣
 騎車隊之巡查，有常備
 壯丁之組織，又有民間
 自衛槍支五十餘桿。每

，而民乃有樂生之志，豈非其明效大驗也哉？

詩人之言曰：「既富方穀。」蓋經濟既裕，而後乃有真道德也。古者有言曰：「富



大興莊東郊

逢集期，往來負販之人
 ，在途滿途，在街滿街
 。歲產大宗，大都粉絲
 銷諸鄰縣，小麥甘薯銷
 諸七營清江，蠶絲銷諸
 丹陽，旱菸銷諸古寨唐
 溝，桑木小車銷諸鹽阜
 ，其他皮革雞豚脂肪蛋
 白之品，直接間接以運
 之滬浙者，爲值又十三
 萬元而強。夫喪亂既平

吳城
義塾

而後教。」蓋經濟解決，而後始可談教育也。今大興莊百業蒸蒸日上，衣食衍而後教。雖未必家給人足，而苟非赤地大荒，未嘗有輕去其土者。顧教育何如耶？導者乃引吾儕復入東郭，行吳烈婦坊下，過雜樹行而西，則有夏屋軒軒，門臨柳塘，榜曰縣立大興莊小學校。月影依微中，導者振鑰而入，吾儕與偕，但見樓閣迴互，堂齋靜潔，幽賞未已，庭月益清。於是導者指壁間吳城義塾之舊額謂吾儕曰：「清道光間，吾曾祖曰以詔公者捐建此塾，遭捻而塾燬，曾見當時絃誦之盛者，惟此一片石耳。光緒中，義塾重建。合以東偏之文昌宮，創為私立吳城初小，光復後為區立國民學校。十一年，吾吳氏更捐巨金設立高等科，未幾併以初級，改為私立吳城小學。十七年開征普教畝捐，以此校經費不裕，定為縣立，而後期由私款供給如故焉。中間困苦支持，頓而復起者屢，吾以是頗識私校之不易；然十年之中，畢業而去者三四百人，今在校肄業者獨有百九十人，又有民衆學校四十人，吾俯仰之間，又未嘗不自得也。惟是境內學齡兒童九百八十人，此校及范窪等初小所容僅及三分之一，雖來學不少，仍無以補救失學之衆，則誠為一問題耳。」

審莊
農言

留大興莊二日，其將去之前日，嘗獨行墟里，觀刈黍於戴范河北之審莊，中途聞講拳藝故事者。蓋吳勤愚督漕時，其親兵多矯捷有殊能，若王懷寶周盈科等，並嘗脫吳於厄，王周皆大興莊人也。吳城一帶，玉蜀黍不若洪家蕩之多且肥，又雖穰種盈疇，而實則多半未熟，異而問之。莊農爲余言：「吾儕小民，以玉蜀黍爲重要食品之一，與大麥山芋，俱寶之如性命。小麥雖土產珍品，然其價值巨，恆儲以待售。若乃和飴爲齎，調鹽作餅，此城中富人所常御，非野人之所得聞也。玉蜀黍雖食糧，然常苦不足，入春猶仰給於隣邑。今新麥甫刈，宜可俟其熟，而青紗徧野，恆爲匪資，故未熟而登場也。」語次，有壺餐行饋者，視之大麥蒸捲，佐以苦茶。刈者復言曰：「吾輩藜藿之腸，不識此外更有何味，故此物與稗頭，卽爲家珍。然皆不足充一年之糧。所以終歲勤動，不致槁項而斃者，恃二者之外有山芋耳。大抵一年之中，自九月至明年三月，農家皆食山芋；三月至六月，則皆以芋乾充之。故諺有之曰：「山芋不收，農民逃走。」然芋性喜燥，夏秋水溢，則山芋不登。故諺又有曰：「要得山芋收，夏秋雲常收。」吾生長大泓濱，久抱孫矣。凡歲之豐歉，吾以是卜之；未嘗一失也。」

妝臺
牧笛

大興莊於本區爲極邊，既不可北行。吾僂思娘子莊，舊鎮也，其故家殘蹟，必有存者，乃出其南門，西南行六里，至於莊側。沿路村樹茂密，人煙甚稠；東風吹雲，片片從頭上過，披襟當之，如秋之初。莊東大泓天斜，直趨東北，兩端歲久淤平，沿泓居民，既已除其惡草，而犁之爲熟田矣。然逼近娘子莊處，尙滯淺水，微風生波，鱗鱗可悅；近灘雜種荏葦，略資薪樵。瞻顧之間，野人羣至，各敘舊聞。共言百餘年前，琦大人開減壩放水，事前飾詞入告，謂此地百里無煙；後欽差查覆，乃知煙村甚密，百萬災黎，一時破產，琦大人遂至得罪。高等顧問曰：「是卽道光六年之事也。」衆叩娘子莊故事，則言不知何時，有娘七隨駕經此，晾衣市中，爰得此名。余按舊志，娘子莊西北五里許有鮑三娘居址，傳有梳妝樓，乃金皇統間事。是娘子卽謂鮑三娘，非又有隨駕之娘七也。然鮑三娘究何人耶？舊傳清河有八景，而「妝台牧笛」居其一；邑人何漢有句云：「鏡裏軍容曠代才。」似所謂鮑三娘者，又如百戰從軍之木蘭。然而世閱三朝，高台傾矣，曲池平矣，流水孤村，他尙何有？野人之語，適以勸訪古者之感喟耳。

娘子莊
與大泓

尋入娘子莊，休於茶棚，與村翁語，所得稍詳。蓋王營以北，驛傳通山東，又有鋪遞，與驛相輔。而娘子莊鋪爲縣北大站，其南有搭連溝橋，載其文猶存。自王營河屢

泓所侵奪，而沈家老莊以東，或謂猶有橋迹可尋。當其盛也，輪蹄接於康莊，環貨溢於衢巷。

其建築有銅臺院，建

自金之皇統，而修於元

明。相傳金世祖時，有

二仙遊其處，久之乘鶴

飛去。崇禎時有張麟儒

訪碑於此，異而作記，



娘子莊

決，娘子莊地處下游，遂以水廢。丁家集代興，鎮益閒僻，出此者希矣！然四圍喬木之中，猶可辨當年市廛所在者

則爲十字街。因此處地

未易主，各守舊界，故

街心尙確然可識。銅臺

院久失所在，今五區有

白鶴墩，是仙跡之所存

。梳妝樓久圯，或謂故址在直北義塚中，不能詳也。此莊舊族，曰何與石。水廢後，石姓嘗復興此鎮，又燬於捻，遂不再振，居民皆盡力南畝，或以餘閑榨油繅絲，苟且終歲而已。土性以青沙爲多，水沙飛沙，近泓處有之。水沙多種蘆草，飛沙百草不生，皆無稅。邇來墾地日闢，有淺趨肥沃之勢。田間積水，東入大泓，西入便民河，相去皆一里；非遇甚潦之歲，未嘗爲災也。旣而吾儕由莊南又瞻大泓，晴沙無際。土著爲言：「十餘年來，此泓淤淺不少，張莊之民，有於泓際掘地得古井者。云每日出水可二百擔，又有掘地得旗桿者，不一而足。且泓底除娘子莊外，多種苦草，罕種蘆荻。苦草易燃，有火力，又甚肥田，故人家樂種之。其可耕之處，大都一歲之中，可得一麥；伏秋大雨時至，麥已登場，無本之水，其涸可待；而水過之處，其土填淤，又可以種麥。從前近泓之民，資爲牧場，穹窿四垂之天，風吹草低，牛羊被野；今則雞犬相聞，耕作之利，又十倍牧畜。特人煙苦稀，行人過此，不能無戒心耳。」大泓兩岸，舊家非一，近丁集處有齊狄諸姓，武勇傳家，與大圩之馬同風。狄莊以南有沈家圩王家圩，皆著姓，然去西壩不遠矣。

丁家集

三十年前，丁氏興集於此，以二五八十爲集期。同治初築圩，關門五，沙性鬆浮，圩基不堅，風雨摧剝，日以傾圮，一朝有警，誠不足以蔽圩內二百四十餘戶之住民。其東圩係就新格堤爲之。格堤南起吳家渡，北經劉皮以至漣水之古寨，長凡九千丈，



丁家集南門

傍大泓南行，至沈家老莊，已非娘子莊之舊壤。乃遵沙徑西行四里，至丁家集，集居舊鎮極南境，爲娘子莊之代興者，其南門外卽浪石地矣。當一百爲開減壩時所築。今堤已犁平，堤心則人跡所經，已成蹊徑，距初築時纔百餘年耳。吾儕行淮沭路上，未入南門，先曳衣裳，蓋此間暴雨初歇，淫潦橫溢於道，行人過之，必須繞越。有騎自由車者，至此亦扶車覓路，一時逸興頓減。而道旁綠楊村裏，

偏有天綫高矗林際如酒旗。攝影師顧謂同人曰：「斯亦可謂農村電氣化矣。」入南門，即見槍樓巖巖，基扁固護，一赫然全圩之望也。問諸市人，云爲南油坊所築。南油坊者，慶福源油坊之通稱也。當其盛時，以機器榨油，有鉄水牛之目；後雖失敗，然猶有榨十餘。圩中有大興作，得南油坊一諾，咄嗟間可以集事。一年中豆市爲盛，既付現金，又不勒價，售者爭趨之。或糧行不振，賣糧者求售不得，與南油坊言，便可包買，能使全市糧車，重而往，輕而歸。春時發所囤麥出售，價平而量足，故雖不免居積，而民以爲便焉。槽坊昔有五大家，今纔餘三戶。昔時油坊之外，貿易推豬行爲大。九十月之間，日銷豬三百頭，多或至五百頭。蓋集距城三十里，視朱集五里莊皆近便，故丁集有行而兩地皆衰落。中間南客以匪患而趨起，賣戶以倒帳而遠避，大好生涯，一時中落。近邦人銳意整頓，乃稍有起色，本區豬隻保證合作社及代售所設此。地當泓岸，民多不事生產，逢集之日，游手滿街；其自衛實力乃不如袁集。其四鄉西起宗樓，東及娘子莊，往往縣互數村，其自衛之槍不能以十數。土瘠而民貧，去營壩遠，不能得肥料，以耕餅糞田，又無資本，農功有闕，則糶量爲減。閭里之貧，亦其所也。吾徧行市中，殷實之商

號所見蓋鮮，雖菁華未可云竭，而閭閻之間，凋敝甚矣。市井借貸，有所謂『糜子錢』者，墮落少年用之，利率逢集加一，期月不還，數倍其本。其始博徒相聚而戲，負者失其孤注，急於求貸，飲酖如飴；同夥故翹此率，以持其緩急。相習既久，乃成風氣，在革命政府之下，此項高利貸，勢何能久？特丁集處淮沭之衝途，而有此重利，則失業之衆多，與市政之頹廢，亦可以見一斑矣。丁集舊僅有初小一所，民國十七年，集人鑒於風俗之敝，與子弟之無教，欲興小學以挽救之，一人始倡，和者羣起。於是請願於當局，募金於地方，未兩月而縣立完小定案，其校舍亦賴衆手之助，翼翼九楹，照耀河北。開學以來，丁集兒童之升堂而請業者，凡百三十餘人。四周小學，如娘子莊張莊宗莊諸初小，亦由此而有升學之地云。公衆衛生 有里人馬君私設之醫院，一市恃若長城，吾儕過此，卽止君家，深得談讌之樂。副業則二十五年，麥作分場爲推廣計，定丁集爲蠶桑指導區之一，預料他日農村經濟，必賴其力，願拭目以俟之！

淮陰二
烈士

丁集北六里許，當三區之西北邊，有地曰張家圩者，烈士張三世之產地也。烈士少年英特，早治兵書，辛亥之秋，以策干黃陂，未能大用。民國

癸丑，與黨人謀二次革命不成，死於通州。淮陰先烈，馬頭有周振鐸，當辛亥之冬，從軍北伐，爲張勳部所獲；誘降不屈，死於高作，臨難猶罵不絕口，吾儕昔過周烈士故里，雖景仰英風，頗以未得登堂爲恨。然張家圩者，固張烈士生長之地，游釣之鄉也，中心藏之，何遠之有？留丁集之次日，遂獨步阡塍間，訪烈士之世父而問焉。至則操杖消搖於門，皤然老矣，而鬚眉之際，乃蒼然有風塵意。翁之言曰：「吾三十而賈，瘦帽疲蹶，以行於江湖。賈而有贏，盜賊生心，吾買刀械作圩柵以待之。風高月黑，絨熟手柔，吾一發能殲其二三。吾有四子，其二傷於匪，吾不以兩子之受創而沮吾志，匪知吾倔強，亦終不敢爲暴於一方。以此地自衛之厚，又距大興莊孫家圩丁集五里莊之中心，豬行交易廣，可以興集，然而不爲者，懼所得者細而失者大也。」余繼問烈士生平，翁言其少時讀書之敏，十倍常兒。夫荒邨大澤，有此異稟。是知天下之大，何地無才，拘墟者動言某山某水，閒氣所鍾，但足爲賢者嗤耳。

丁集
以西

他日，更出丁集西門，行三里，至於宗莊。沿路有小河，河形曲折，至宗莊南而益廣，平時轍跡所經，有水則成沮澤。訪諸途人，則老湖蕩也。鄉導

曰：「是嘗有虎過此，故名老虎蕩。」余以志考之，知老湖蕩是。琦善未放水前，便民舊河經此，因放水而淤，今蕩尾猶有河，長二里，為三四區界水，近歲所挑，惜未深通，與蕩相接耳。宗莊一名宗家樓，相傳明代宗氏有於此作高樓者，里人取為地望，以相標映，今已與梳妝樓諸勝，等為荒煙矣。其民皆小農，有耕耨之勞而乏溝洫之利，謀食既艱，匪亦捨之。地僻而無教，外人起而代謀，教會小學，紛紛設立；愚夫愚婦，則歸依以博衣食。近自革命軍興，信徒少減，小學僅存一所。官設之校，則在盧莊，亦僅一所。自非厲行社會教育，未足以相勝也。

。淮陰有三盧：盧莊由淮安遷此，纔六世。其南盧瓦房，則來自泗陽，乃河

邑人重要著作一斑

- 枚乘枚都尉集
- 張耒柯山集 明道雜誌
- 湯調鼎辨物志
- 僧超琦玉林國師語錄
- 張昭瘞鶴銘辨
- 汪汲古愚老人銷夏錄
- 汪椿十四經通考 日知錄補正
- 蘇秉國周易通義
- 孫長源琴指補正 琴况

營參將盧順之後。若四區之盧華周，則淮陰之老戶也。宗樓南有蘇莊，為鄉賢蘇秉國均甫之後。秉國與汪椿孫長源友善，汪以三式，孫以琴，皆邑中專門名家。秉國究心經學，有周易

通義二十二卷，舉道光孝

廉方正，三世嬋媯，庠序

不絕。亦詩書之舊族也。

少年努力

由宗樓

縱談笑

歸丁家集

，仍住馬君家，晚飯後列

坐中庭，河漢微茫，流螢

高低，晝間僕僕風塵，到

全滅，雖小兒亦不聞啼聲，惟四郊村犬狂吠，徹夜不止。天明開門，大霧滿天，則奉軍

已南迫王營矣。又言清鎮公路，當二十五年一月，高郵七公殿有覆車之禍。前數日家兄

因省親北返，是日恰坐此車，已墮水中，終因坐近窗口，得以匍匐脫險。但渾身是水，

狼狽何可勝言？不得已，蒼黃覓友，賴綿袍之施，幸免疾病，然已間不容髮矣。家人聞

覆車耗，皆謂吾兄決無倖理，為不食不寐者三日，後得平安電，乃破涕而為笑。彼越國

此始得略領靜中趣味。

馬君又為道十四年聯奉

之役，此間北門外即為

戰場，願未幾而退保土

圩，又未幾而子彈漸竭

。吾時家居，不敢出戶

，霜寒月明，仰首但見

天上如飛蝗。家家燈火

過都之子，甯知江北行路之難哉？馬君言至此，攝影師與鄉導皆驀然生一心事，相繼爲團長言之。鄉導言：「明日登程，便赴五區，但短衣兄今夏二十初度，弟與有夙約，必須登山祝壽。朋友有信，豈可或違？故明日諸公北上，下走惟有兼程南行，情非獲已，想蒙見諒！」團長曰：「昔高良澗酒店聞歌，衆有歸意，足下不主中輟，大義凜然；今茲北行，正賴君爲導，乃可輕言離去耶？祝壽事小，導游事大，所請不准！」攝影師曰：「僕欲去之故與鄉導兄異。緣本月某日，清江開成志中學校友會，慶祝立案成功。弟初中時代，卽在此校讀書，於立案事亦頗效奔走之勞，此番開會，誼當出席報告經過，情非獲已，想蒙見諒！」團長曰：「出席報告，自與祝壽有別，但君去之後，孰任拍照之役者？」攝影師聞言，亦深覺此事難決。速記生曰：「僕思一人可代君職，君明朝可自入城，吾自能爲本團覓致之。團長乃願攝影師曰：「速記兄無戲言，君可行矣，然明日至五里莊，卽須拍照，速記兄能立致之乎？」速記生以手擊胸曰：「此事不勞君問，明晚保可晤面！」於是悉皆解決，團長又允晤短衣少年時，代鄉導解釋，於是鄉導亦開顏。馬君又雜談丁集珍聞，謂集南二里有美人灣，豬販過此，每舉鞭點豬，常多一頭。

團長曰：「今不然矣，多一頭應作少一頭矣。」速記生曰：「明晚團長到五里莊，重行查點，又多一頭，則出入相抵矣。」是時合座粲然，高唱大路之歌，渾忘客途之苦。乃至天上癡雲，亦羨妬少年生活之樂，徘徊不肯即行。後馬君催眠再三，始各就簾。正是短衣匹馬，誰無萬里之心；痛飲狂歌，難罄今宵之樂？欲知後事，且待明朝！

第六章 金城區

第一節 淮沭道上

十里
官程

明朝，一客南還，四客去丁集而北邁，出北門，門已傾圮，石橋亦就堙，大道雖寬，亦失其當年之平坦。路旁野莧吐秀，葦麻怒生，牛蒡之實如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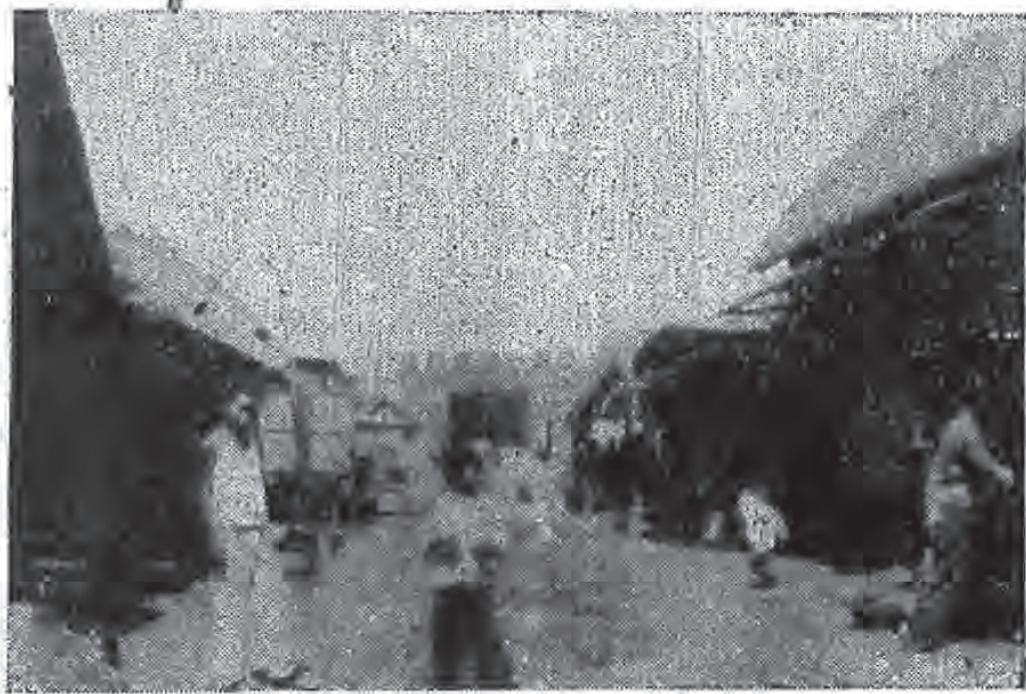
又有洋槐紛敷，綠影悅人，近村列植交陰，殆如張幄。顧問言：「槐爲德國種，故稱洋槐。」鄉導曰：「洋槐有四利焉：易生，一也；耐旱，二也；多陰，三也；無蟲，四也。有是四利，故入五區後，植者遂多矣。行行又見觀音柳盈前。柳幹赤，花粉紅色，下田植之，其用如苦草。古謂之檉，土人謂之鹽蒿子，其莖不中編物，僅堪煮飯而已。有時行經苦草之叢，螽斯唧唧可聽，團長以肥手逐聲撲之，終不可得。路爲淮沭省道，衝塌不堪，鄉人惜地如金，時有掘坎斷路之事。甚至奮犁改道，使吾儕繞越二里許，乃復

得路，其不顧公益如是。鄉導言：「凡有田之家，以官路爲界者，多喜侵佔路身，此耕彼讓，能使大道變爲弓形，此爲淮沭迪衢，猶未至是也。」省道係二十年徵工所成，全路名鎮沭線，就一段言，則名淮沭線。路基率爲砂土，大風簸揚，暴雨刷灑，不鋪石子洋灰，殆無計可保其坦蕩。又加北道農家，運輸必以牛車，重載一過，轍深逾尺，路面坎坷，受此物之賜尤多。官府雖有禁，然而有牛車者，誰能出不由路？是誠一問題也。未幾，杞柳漸多，道旁水際，濯濯有江南意，俗所謂簸箕柳者也。速記生指前村語團衆曰：「此爲丁官莊，過之便見長圩，則五里莊是，僕之外家諸舅皆在焉，十二里之程途，將有休息地矣。」

五里莊
與蘭市

五里莊爲北道新興之重鎮，治安冠於五區，蠶絲名於南土，速記生以外家所在，自少至長，更所頻經，故怡然以鄉導自任而不敢辭。未至南門，望門東缺處，越圩而入。圩中茂樹深池，衆皆迷路，速記生履綦所及，乃覺場邊屋角，無不可行。居人望而相呼，村犬迎而不吠，其經行之熟可知矣。既而西入長街，街寬如丁集，南北長可一里，汽車即貫行其中，熱鬧之區，當推中市，有耶穌堂，有郵政代辦

所，北行又有橫貫之街，遂成十字，其長約爲南北大街之半。西頭鄉公所在焉，東頭則爲圩主所居。若北門以內，則縣立五里莊小學，又有廣廈列於道西。圩周二三里，望之殊覺廓大而不易守禦，雖曰屢經修葺，望之猶如廢壘，此皆過市可見者也。速記生諸舅氏，或家郭內，或住近郊，以團體所牽，不得遍詣，乃投市東老宅，先安團衆，旋登御書堂，拜圩中諸舅，並晤諸院之中表兄弟，情話殷殷，不覺移晷，是日遂未得



五里莊

登程。速記生因在舅家，無心展問風土，團長以此行任務所關，不得不問，於是此邦經濟情況，益得周悉。蓋五里莊素以絲業著稱，其由來信非一日。民國十八年，繭市最盛，有絲鍋四十口，每鍋抽絲四千兩，皆雇用江南技師，藝優於前，費省於舊，

用能暢銷京鎮丹陽，爲震澤綢之原料品。會是歲江南繭荒，五里莊遂取得優越之銷路。其後以人造絲充斥之故，江南江北，並受打擊，二十五年之夏，五里莊僅有六鍋，然復興殆意中事。蓋此邦擇繭甚精，又能以善價致上等貨。繅絲之役，仍用無錫技師，遇同宮繭必剔去另製，不使品質稍有混雜。又自是歲夏初，省麥作場、淮農、省民教館，合組指導機關，來此指導，自放種以至成繭，皆有詳盡之指點，與科學之說明。彼又介紹無錫合作社，來縣收買，於縣城雙旗桿設炕房，日以汽車裝貨入焉。他處雖亦有之，而五里莊出品，實佔三分之二。然清江使費重，運費亦大。故指導員言：「將來必建中心區於此，炕竈即設於此。」蓋一季出品將近千擔，紅利已逾萬元，其利之厚，大可以爭江南之市場，小亦可以裕貧民之生計，此皆必然之效果也。

五里莊史

問答未已，午鐘鏗然鳴，爰共食午飯於御書堂之西院。飯罷欲行，主人苦留，而門外驕陽熾薄，不能無畏，又加此邦故實，亦展問未窮。團長則以攝影師之替人，明言會於此莊，其勢亦不可行，故主人援之而即駐。既而圩主丁翁亦至，年七十矣，而顏如渥丹，幼孫旁侍，目光清澈可愛。高等顧問有歷史癖，因以此莊由來

叩焉。圩主言：「五里莊爲丁氏所創設。丁氏於明初來自南昌，至今二十世矣，凡千數百戶，散居丁集娘子莊、老子山、丁糖坊、丁家大莊諸聚落，而居五里莊者凡百餘家。當同治以前，此地一村落耳，不僅無市廛，抑且無圩寨，但有前莊後莊等名目，若出粟易布，必趕澗橋。時則捻匪屢東竄，人心惶惶。咸豐十年正月，捻入澗橋，三百餘人同日殉難，一時驚弓之鳥，幾於無林可棲。吾家錫九公，夙以捍患禦侮爲倡，至是乃倡築大圩，流民奔而依者，日以萬計，土垣內無隙地。亂定之後，皆不欲歸，時前莊久有與市之議，於是重行築圩，招商聚貨，以一四七九爲集期，因此地距澗橋五里，爰定名曰五里莊。先錫九公志在安集流亡，功成不受賞，遠近稱其賢。而五里莊遂成三百六十戶之稠集，大港丹陽，僑商踵至。尤推蠶業爲最，縱橫十里間，產額約二百擔。今蠶業而外，又新組無限豬隻生產運銷合作社，社員八十人；又有豬隻代售所，凡社員售賣豬隻，皆有優待，且有分紅。光復之初，里中惡少年，橫行閭里，幾壞市政。吾宗董其事者，疾惡如仇，亟白於邑宰，無親疏，禽而誅之，奸宄斂迹。以故二十年來，雖自衛力薄弱，而未遭漁溝三柯樹之慘禍。惟十四年聯奉之役，聯軍以五里莊爲第一道防綫，十一月一日

拂曉，奉軍邢士廉部抵五里莊北。於時某營長方在博局，其部曲則散入墟里間求雞鴨，聞警吹笛，倉皇列陣於北門之外，十時戰失利，營長爲俘，奉軍遂蔽野而下矣。然此時人民並無損失，數日後，聯軍楊旅駐防，始囊括席卷，蓋藏一室，江南大商，有自此遂不復開業者。五里莊不聞匪禍，翻遭兵禍，誠非事之所及料矣。今鄉公所奉令編練壯丁，又有民衆學校，專司訓練之事，他日守望所資，足爲民衆武力。即以目前言，客自清江來，應知保甲久已實施，今夕下榻吾宗，老夫可保君安枕也。」言訖，杖策先歸。

病 黑熱

衆送丁翁出，因佇足於門，南望散心，忽見場西有土室數楹，有門東向，扉嚴閉，不得而入。衆覩長互二十九字之銜牌，不覺失笑。因詢丁氏諸昆，此機關之歷史何如？成績如何？諸昆有詳以見告者，爰筆存之。蓋黑熱病者，痞塊之新名詞，其病乃寄生蟲病之一種，十數年前，地中海及印度最蔓延。我國則起自山東，一傳而入豫皖，又南進而入江蘇北部，漣泗沐宿淮阜等縣，流行如風，死亡相枕。尤可畏者，男多於女，鄉多於城，少壯多於衰老，且逐年遞增，大約每一年可增十倍而強。相傳某村有十

五人患病，皆赤貧無力就醫，乃人出一元，積成十五元，抽籤取決，其卒也一人得此爲醫藥之資，他十四人皆犧牲不治，其事之慘，豈可勝言。雖特效未嘗無藥，清江未嘗無醫院，然生死之數，決於金錢，斯乃鐵律，孰能例外？自二十三年六月，衛生署讀蘇北日報而太息，立與衛生實驗處商決，設研究隊於淮陰，由蒲南谷孫志戎兩博士主持之，雖重研究，亦兼行免費治療之事。門診六票，隔日一次，設立三載，已救活七千餘人。五里莊以二十五年五月設分診所，計每日應診者，至少七八十，多至百二十人，皆免費。兩博士研究之餘，以爲傳染媒介，當以白蛤子爲最有嫌疑。故此間醫師，每日診後，恆親自下鄉逮捕嫌疑犯。雖繩樞甕牖之家，彼亦未嘗惡其陋而不往，一種爲民除害之精神，殆不在王專員剿匪之下。今日之雙扉嚴闔，其故卽由是也。記者執筆之際，知江蘇省政府已發鉅款設黑熱病防治總隊於漣水，淮陰等縣皆設分隊。清江黑熱病研究隊，已停止在門首散票辦法，決赴城鄉各地，調查病民，赴病家散票，以免擁擠，而歸核實。深冀切實行之，愈普及愈善，予日望之！

漸行至南市，見長老會福音堂焉，問之，信徒百餘，兼辦小學一所。諸昆言，西門

四加一
復爲五

外又有天主堂，亦辦小學一所。何此邦奉教之衆耶？聞五里莊左近，受教育者特多，不涉迷信者亦衆，他日必足以勝之，無疑也。時日已平西，街後有說大鼓書者，吾儕本無一事，念斜陽古柳，放翁入詠，我曹奚爲不可？因遂聚觀。一中年說書人，正唱征東，至薛禮嘆月，聲容妙肖，觀者多含淚而聽，無一咳嗽者。一段少歇，有人湊錢，高等顧問以此事不見唐書本傳爲疑。說書人曰：「先生，鑑不投詞。」鑑者謂正史，詞者謂唱本小書，此江湖常語也。既而又說次段，書中尉遲恭方以得見仁貴爲喜，忽一人拊速記生之背曰：「賢者亦樂此乎？」衆驚而返顧，不覺喜慰，蓋韓莊一飯主人二林居士也。速記生曰：「昨夕去電，今日未晚已至，子眞信人也。」團長以攝影師南去，是日如失左右手，聞速記生語，始知丁家集夜坐所言，即指此公，喜可知矣。然是夕初未見速記生發電，不禁錯愕。速記生曰：「吾囑馬君即夕赴本集電話交換分所逕電王營，倩知稼翁專足相邀，足下時已入夢，何由得悉？」於是皆喜，乃捨書場，重登御書堂。御書堂諸老異焉，以告乃明。是夕飯罷，速記生住西院，衆住五里莊小學之東齋。校爲光緒三十三年所創，初名養益小學，係私立，丁氏之力爲多。久之

乃由代用而漸改縣立，其間亦頗費周折。然金城風氣，此校實首開之。學生數特多，升學百分比亦特衆。五區諸小學，斯校資格最老矣。晚間丁氏諸昆言：「五里莊有兩無，而郭外有兩多。兩無者，一無廟宇，以其新創也；二無地痞流氓，以肅清奸宄之事，行之已夙也。兩多者，一多油坊，二多蠶戶。斯言也，可謂以少勝多，合而觀之，優點出矣。至於農田水利，西郭外有便民河，有畎澮價值，而以六塘爲尾閭。而一般神話，則謂西門內方塘，有老鼃潛於水底，常現城郭樓台之影。然此來無所視，惟塘水甚深耳。

澗橋
道中

去五里莊之晨，速記生謂二林居士曰：「今日上道，得子與偕，匪惟拍照有人，占星望氣，亦捨君莫屬，本團可謂得人矣。」衆善余言。御書堂堅留早飯，吾儕因請提早，於是食早早飯以行。諸舅有尙未起者，速記生白於舅母而就道。出北門，東望樹林蔚然，鄉導曰：「此香稻莊也。」衆驚問曰：「鄉導亦有莊乎？」高等顧問曰：「此非鄉導，乃香稻耳。」團長曰：「香稻莊有說乎？」顧問曰：「明清行鋪遞之制，吾邑娘子莊鋪而北，有香稻莊鋪，小金城鋪，爬泥蕩鋪，此三者皆五區地也。」然問諸途人，乃實無香稻可言，蓋邑之名產，昔有而今無者，不獨娑羅樹爲然矣。

鄉導又指路西謂吾儕曰：「去此二三里有劉氏桃園，頗擅種樹之術，而梨之得名，尤過於桃。」團長問曰：「五區亦產瓜乎？」曰：「瓜蒞誠有之，西瓜則未之聞也。」道旁烟村既密，行人談笑忘倦，兼得二林居士與偕，發言幽默，益覺此行之有味。故五里之程，斯須已至。於是有大樹林在前，是為澗橋。樹下都十餘家，白楊刺天，柴門當路，苦茗足以療渴，粗糲足以解飢。地當衝要，實為尖站，故棚底行客，什九已滿。視其輜重，則沭陽驛車有之，郵件小車有之。又有數車，滿裝蟬蛻。問其值，每擔僅十二元，猶不及貴時之半價也。二林居士曰：「此非澗橋舊市，市乃在

查慎行澗橋詩
風色轉河壩，
春光滿淮甸。
阪被菜花黃，
籬窺野桃舊。
朝陽出疏樹，
蘆屋烟中見。
饌無登盤魚，
戶有銜泥燕。
從人問前跡，
已近清河縣。

圩內，今以汽車路所經，故茶攤紛設於此，轟然成市，才數稔耳。團長聞言，因請居士導游圩內，覽觀一周，不覺嗟嘆久之。蓋澗橋有圩而實無圩，有街而實無街。其舊市自西徂東，長可半里，街心有人曬黍，連枷在地，碌碡在旁，三四十家中，實不見有一家商店。門前新植洋槐，柔條弱枝，其高乃僅如團長。極東有

董庵，澗橋初小設此。團長曰：「感衰之故，非問不明。既是學校，必有知者。」衆曰善。於是抵董庵，投旅行團之刺而訪問焉。會市中曹翁，亦在斯校，相語移時，粗見厓略，速記生載筆而謹存之。

古鎮興
廢之由

澗橋，吾縣有數之古鎮也。以往吾不能知，然最近亦興於元時。蓋元順帝時，脫脫南征張士誠於高郵，軍餉不繼。邑人太常禮儀院都事湯遵，引漣沭二水，開湯家澗河以達於淮。此地西倚澗水，其上有橋，即名湯家澗橋。此邦因橋興市，遂以澗橋爲名。康熙志稱此河「通南北舟楫，民利其濟。」而董庵實由江西會館改建而成，則地方之繁庶可想。逆計此河所經，必行五里莊東境，由娘子莊南行入淮。今五里莊東南有萬家大橋，實跨當時湯澗之上。後五里莊人稟用橋石，以造圩門，然其舊址固確然可指也。康熙志又曰：「今久湮塞，鎮亦以廢。」則知市肆衰落已久。但距縣遼遠，彈壓不可無，故道光四年，新設澗橋司巡檢於此，是爲文汛；道光九年，又設澗橋汛外委一員，帶兵五名駐此，與漁溝外委皆屬宋集汛把總管轄，是爲試汛。以百家之市，居四達之衝，其不至遽爲墟落，亦有由矣。或曰：「澗橋之前爲羊集，羊集之前爲

居集。志所不詳，而里俗能言，是或然也。迨咸豐十年，捻寇颯至，澗橋董事曹守清蘇長春親率鄉兵，拒寇於西北數里之魏家墩。守清邑之諸生，亦澗橋地主。長春尤拳勇冠一時，力戰數十賊，轉鬥十餘里。徒以力竭無援，俱死賊手，於是防綫不可保矣。正月十六日，澗橋遂破，野曠天清無戰聲，三百餘人同日死。其子遺之南奔者，五里莊築大圩以容之。後雖重見太平，遺黎遂不思歸。而澗橋殘破之餘，無能興復，市中又有過陰兵之訛言，十口相傳，莫能自堅。於是五里莊日盛，澗橋日衰，同治初年，巡檢司遂移王營漁溝，往日規模，不可問矣。

郭大樹

澗橋以董曹爲地主，而金姓次之。三家皆望族，多方正之士，而族大人衆，陵轢弱小，自亦難免，故論者惜之。要之里豪右族，每有斯失，不獨爲三姓惜也。吾儕與曹翁語，知三姓長者多入道德學社，移風易俗，當不在遠。澗橋南多周姓，東多郭姓，金董曹則聚居西北兩方面。周氏有旌表孝子諱鳳翔者，家貧，備力讀書，卒成通人，主猶龍書院講席，縣志有傳。郭姓所居名郭大樹，相傳昔有大木百圍，歲久心空，可坐博者四人，而二客觀局於其旁。斯說荒唐，殆可入大言賦。其地去澗橋三

里，實爲五區基督教之中心。吾儕雖未往，然其梗概可略言也。蓋澗橋之民，信教之意素篤，五里莊之天主教堂，其信徒卽推澗橋人爲最多，而郭大樹則以「真耶穌教」著稱。先是魯人張某，奉基督教，其教名爲張巴拉巴。張巴拉巴見外人以傳教行其文化侵略，有失耶穌創教真旨，遂創真耶穌教，設總會於南京之中華門，以禮拜六爲安息日，專做下等工作，以期有補於世。郭大樹有雇工劉占榮者，從張巴拉巴有年，能背誦聖書，不奪一字。民國二十二年，占榮與郭月三遂傳教於鄉，自二月至年終，信者八百人，受洗者四百六十五人，於是其教大行。其洗禮係全身入水，以示除惡之務盡。今郭大樹東北，實爲最初創建之教堂，初爲茅屋，有嫉而焚之者，則更建瓦屋焉。今分設之教堂，則已有六七所矣。或謂其教徒有值隆冬受洗於水塘者，年老觸寒，竟喪生命，未知是事實否。

三里莊

遂別曹翁，循舊街行，過便民河，河寬四丈，有水，二橋跨焉：西爲磚橋，通湯集；北爲木橋，通徐家溜。聞邦人言：當修省道時，有掘舊時澗橋者，石上見湯家澗三字。不知今之二橋，誰是當年石橋之所在也。吾曹由木橋趨廣陌，未

幾至三里莊，深樹合沓，一徑中通，遙見數童子持竿戲於道上，異焉，迫而察之，乃知滿地皆水，童子之所立者筏也。吾儕不識淺深，何敢問津，且直徑殆在數十丈外。乃從二林居士議，繞莊東，行林樾間。地皆粘土，路滑如油，失足常陷尺許，舉足又若干鈞，惟賴幾株老樹，爲吾儕作扶手。昔人所謂「視地而後敢行，頓足而後敢立」，若用諸今日，堪稱確贊。而所謂行處立處，又非有青草處不敢嘗視。如是者約行半里，始達官路，而額上已淫淫汗出矣。此處若不架橋，則必須改道，此建設當局之責也。三里莊一名殺牛莊，或曰音近而譌，或曰此村實有屠牛坦之流在焉，不能明也。三里莊北三里爲蘇家營，與澗橋皆軍田，冊名蘇伍。荒村三五家，廢壘久不可求。而近官道處，偏有旱稻一畦，青葱可人。以此例彼，則香稻莊之名，必非浪得可知也。

金城
非舊

又行二里，乃過金城，路邊高柳垂垂，望之暢然。柳下有人支危棚以賣瓜，亦以賣茶，惟客所好。五客過此，不肯便行，爰以百錢市一大瓜，拔刀就案，剖而分之，味遜於三區遠甚，然除渴蠲煩，則所同也。金城亦三里莊之亞，田家景物而外，別無所觀。高等顧問四顧而歎。團長問故，高等顧問具言所以，乃知金城亦吾

縣舊鎮也。唐武德四年，分漣州置金城縣，此其縣治，後六年，省入漣水縣。南宋割淮北地與金，金城鎮屬金，仍隸漣水。不知何時，盡入吾縣。明太祖都金陵，置金城驛，又有小金城鋪，爲山東通南京之孔道，後遷都北平，驛鋪皆廢。乾隆志曰：「大澗灘。五十年前，徐姓曾擬招賈成市，然卒無成。」蓋北有徐家溜，南有五里莊，中道無此需要故也。既而西方挂雨脚，二林居士謂風向不轉，當無濕衣之慮。團長主急行



金城

地多淤窪，僅村落基布。威豐志曰：「道光中，桃源河溢，鎮乃壅沙爲高阜。然瘡痍既久，生聚猶寥落。」高等顧問年雖少，而此等掌故，羅於心胸，其歎亦有以也。團長謂賣瓜者曰：「亦聞金城故事否？」賣瓜者言：「茶棚以西卽當年街道，土名

，乃付瓜錢，因找回當二十銅元不少。賣瓜者言：「此邦大銅元之價，每千當小銅元七百文，五里莊則爲六折，丁集以南無大銅元。」

義丐魏
真誠

金城北可五里爲徐家溜，去五里莊二十三里矣。入南門，圩基有而若無，街道寬而不整，積薪曬穀，狼籍迤邐。蓋此地以單日逢集，此來非值集期，故半里之市，儼如田家矣。然南門存磚橋，路人皆頌創建者功德不置。吾儕過橋而北，遂讀其碑，速記生且讀且書於簡。蓋南門地勢汗下，積水所滯，行人怯步。有東省蘭山縣道人魏真誠，乞食過此，見而心動，夫婦發願，誓成此橋。於是四方善士，嘉其義行，莫不樂輸，不日而橋以成。里中特建此碑，以書其功，時民國十六年冬月也。顧問曰：「余嘗讀十八年九月二十三日蘇北日報，有一條云：邑人魏真誠發起建築六塘河石橋，正在籌劃中。殆亦卽蘭山道人魏真誠耶？」團長問於市人，皆云正是此丐，然願終未成，自是交通上一大憾事。顧問曰：「石橋無論成否，要之此君爲可傳矣。」街盡處，大河前橫，右有區公所，左有小學校。衆以學校放假，乃詣公所。公所就地藏庵改建，外築土垣，四角設守望，當門豎大旗，一壯丁武裝守門，白日荒荒，軍容整肅。團長

與四衆投刺而入，見區長湯君，絮問種種，得聞厓略。

閒話
東溜

蓋徐家溜者，亦淮沭之要津也。南六塘過此，有大灣數折，因有東溜西溜之名，相去可三里。百餘年前，兩地皆興集，西溜僻而無成，東溜衝而成市，地多徐姓，故曰徐家溜矣。同治初年，溜人遵諭築圩，搏沙不堅，終以頽廢。而此邦不能自衛，一如此圩，故宵小潛滋，匪案時起。民國十年冬間，駐軍放火殃民，一半成灰。二百餘家不敢甯居，夜出晝返，幾成互鄉。迨區公所設此，而後民獲安枕之賜。吾儕與區長語，初問農桑，次談風物。乃知此地一帶，得六塘以爲委輸，厥田上上，產量豐饒。人民耕耨之餘，頗講副業。昔有種大藍者，製爲染料，課利甚厚，自德皖輸入，藍遂絕跡。而四野有桑數百株，又受五里莊之驅率，故蠶市亦優，歲出繭二三十擔。鄰近有郭氏蠶種改良所，係三農畢業生郭樹楷君所創，以科學方法製種，自十八年起，歲出五百紙，社會信仰，珍求者衆，蠶利賴以推廣不少。又六塘河岸，盛產瓜萋。昔有某家，以一株之實，售諸南客，易錢十七金。蓋淮陰藥籠名產，此物最饒，而半夏次之。近來百業衰弊，瓜萋之值趨下，每擔僅半元耳。工藝籠匠爲多，自徐溜而北，直至沭境

，幾於村有其人。至東溜古蹟，僅此區公所前身之地藏庵，不見志書，又無僧可訪。惟集西五六里，有白鶴墩，傳爲仙跡，與娘子莊銅臺院有關，遠在河西，亦苦無暇登眺。東五里張莊，有土地祠，特著靈異。村人無子者，禱於祠，懷磚以歸，恆必產子。及其有子，則以社日還磚，照例偷一還百，至少五十。故區公所雖知其荒誕，然不欲昌言破除，蓋磚多可以爲橋，固自有其利用之法也。區長又爲吾曹談水利諸端，當於六塘河節詳之。

第二節 六塘兩岸

南北
津梁

徐家溜北枕南六塘河，此來值盛夏，水長半篙，非舟莫渡。對岸卽安家集，雖市井不見，而林際已見炊煙。俯視河中有六丈木橋，兩頭皆不及岸，使人思蘭山道人^{不置}，然功德未成，徒與歎慨耳。湯區長因爲言木橋史實：蓋當民國二十年之冬，二十五路軍，因前六塘缺乏橋梁，軍行多阻，特函致本縣建設事務所，以建橋

爲言。當經縣政府與建所會銜電廳，奉令准造，旋核准經費九百餘元。是年十二月八日橋成，長六丈，寬一丈二尺，除土工徵用民夫外，超過預算約五百元。當時取濟行軍，雖糜巨款，未爲經久之圖；而此河洪水位若干，更多未暇致思。故三冬水落，或以橋爲不急之需；夏秋水滿，百川灌河，則過此者又生奈何之歎；不但舟船上下，畏之如礁石也。聞縣府會議，已決定改建浮橋，將呈請建廳，動用建設經費，此最交通要政，實有司所宜亟行者也。時日已亭午，區公所留食午飯，飯已辭去，衆見不一：或主北行，或主東行。商略再四，東行爲便。而所歉然者，未得一履安集之土。幸二林居士係夙游，因言梗概。蓋安集地濱六塘，土田沃美，耕稼之鄉。民十徐溜大火，對岸安董兩姓，疑當代興，以爲「雖有智慧，不如乘勢。」乃盡芟其棲畝之麥，建東西半里之長街，更除雜捐以招徠百族，一時貿易頗爲熱鬧。然人情念舊，安土重遷，徐溜不可驟衰，安集甯容久盛。曾幾何時，可張雀羅矣。聞其地富戶，多樹柵結鉛條圩子以自防，有事則三百快槍，不難立集，雖不爲市鎮，足以自存也。

於是吾儕順六塘南堤，舍徐溜而東矣。區長相送至潘祠乃歸，知吾儕南返，必經湯

潘祠

集，又以電話爲吾儕先容。六塘南堤平直，堪馳自由車，北顧河槽，或遠或近，然堤之高度，足以禦洪波，則無可疑。堤坡高者有栲，低者有草麻，有觀音柳；觀音柳已著花，望之如烘霞。堤下農家，則牆頭井上，無非括萑，耀日如黃金。區長言：近以藥材貶值，種者漸稀矣。草麻觀音柳，皆有護堤之用。然伏水時降，已衝成深槽不少。區長爲道二十四年築堤事。是歲黃水南犯，六塘斗漲，黔黎一夕數驚。君奉命防堵，自九月至十一月，合全區壯丁一萬一千，併力打堤，加高三尺，培厚五尺，實做土方五十萬公方。又堵塞金家口包家河口王家大冲倒水口四處，用雖狂波嚼堤，而兩岸農田無恙，此湯君與全區合作之功也。未幾抵潘祠，屋後有標語，知爲學校。而繞屋有風火牆，祠門南向，又樹柵欄，則地孤勢危，不難想像。門前有廣場，門端有額曰：「潘氏家祠。」旁有校牌，稱私立潘祠小學。叩關而入，晤潘氏四員外，又晤校長潘君，承導觀各部。時值暑假，門上多施鈴扁，而區畫非七，不愧本區私校之望。蓋民國初元，本市市公所未設徐溜，悅祠屋之廣，一時設焉。革命後，潘氏有志利人，乃捨祠爲校，又拓祠東觀音庵以充校舍。祠庵爲田都三頃有零，一年租入約八百金，潘氏子

弟免費入學，其餘酌收學費。已於二十四年立案，有學生百餘，升入省校者亦有三四人。信能合族中賢俊，和衷共濟，好自求師，仁遠乎哉？

河濱
農稼

時區長辭

歸，吾儕亦

東行，而潘四員外，與二林居士，夙有共硯之

，又爲兩合之士，苟得其養，無物不長也。里許過潘家渡，堤坡滿種高粱，疏處見渡船。高粱以高大得名，播種最先，立苗欲疏，施鋤欲數，古稱百穀之長，其名曰稷，（據



潘祠堂

好，吾儕參觀各部，兩君則雜話雜驚。其家即在河北之潘圩，因句當校事已畢，亦將言歸，乃與居士把臂同行。鄉導亦喜得此真堪勝任之鄉導，而責任可以差減。潘祠以東無樹木，但有田疇，花生葉肥，山芋藤密，黍稷重穆，皆扶疏可愛。蓋地當河濱

程瑤田九穀考）俗呼爲秫七，可以供食，可以作酒。其種類蕃滋，不一其名。而此邦多種「打鼓槌」，蓋以強項見稱，質太堅，不堪爲帚。其別族爲玉蜀黍，亦稱玉米或稻頭，以顆粒肥碩顯，色白者佳，而此地多藝紅米。此兩種作物，其藁皆可爲薪，謂之秫稻。其細弱者，或編爲帚，或連爲蓋，帚以除地，蓋以覆釜，可謂無一物不得其用。若國家大興防河之役，則稽料又埽工之要物也。潘家渡爲四員外渡河歸潘圩之捷徑，徒以吾儕之故，置而不由。東行六七里，始見遠村，宅邊廣栽白楊，老幹踰十霜，連陰橫半畝，遂覺此莊氣勢之大，不可一世。四員外言：「此爲周莊，邦之士族也。」自是村漸密，又過金莊，遂至金家口。

金家口

金家口者，蔣家巷便民河注入六塘之水口也。自漁溝至此，凡長六千九百十二公尺，本縣三四五區農田雨潦，舍此無歸。吾儕不由安集，不由潘渡，其故安在，不問可知。至則長堤中斷，下有石閘，已用純土封塞；洞口滿堆亂石，見歲久失修之象。更觀閘外，則水波淪漣，似此口並非斷流，然北注之量，亦殊有限。吾儕在區公所，已知二十四年防黃工作，金家口爲堵閉各口之一，而未深悉利病所由。四員

外則向北岸招手曰「來」，一中年渡者應聲刺船而至。吾儕撥高粱之幹以登，聞舟子之語，而得其過半。蓋二十四年之役，此口確係堵塞。惟便民河水，利在速洩，堵塞則兩岸禾稼，必遭淹損。又此邦有金周史王四大姓，多宅居河西，而田在河東，其視水之速洩，自勝尋常。然奉令堵閉，豈敢擅開。會今夏使民水長，深達二公尺許，水位高出六塘者，在半公尺以上，以鬱壯之水，衝新塞之土，故一夕而豁然自開。是時六塘未漲，更無意外之虞，故防河者亦不以爲病也。既而扶篙下船，四員外舉手東指，謂吾儕曰：「此河東下不一里，卽入漣水境，再三數里卽爲古聚。民國二十三年九月，漣人曾強築攔清壩，（漣水謂之金堤）阻六塘使不得東下，吾邑地處上游，聞而病之，雖經咨請制止，而七里之土壩，終於完成。迨至二十三年五月，淮邳段工務所長陳岳中，奉省令會三縣勘視，始議定解決辦法，以吾縣須在一年內疏浚便民倪公兩河爲交換條件；並須改砌金口閘，放寬口門至二丈，以期洩水之通暢，其事始結。然上下游利病所在，可默窺矣。」

南六塘北岸，高粱亦多，蓋工本小，得失有限，中農之所易也。然堤工則似稍遜於

始見
潘圩

南岸，是亦有說。蓋南六塘水患本稀，而兩河之間，最宜穀麥，祇須北六塘南堤完固，則大田多稼，可謂不成問題。故民衆往往自葺南堤，而南六塘北岸，則非所措意矣。吾儕自渡口西行，出清河莊之南，直趨潘圩，不五里而至。未薄東門，先覩層層寶樹，郁郁風煙，積翠長圩之表，能令火宅中人，望影而意消。圩東廣路，坦如砥，直如髮，地無車馬，儘堪徐步，一路望殘日照綠槐，枝枝如醉，葉葉生光。漸行漸近，則見寨門洞啓，前有深池，上有峻樓，氣象殆僻縣有不及。額題「守望相助」四大字，彫鏤半滅，觚稜難辨；又得苦蕒之屬，裝點其間，益覺顯敞崇高，如古城郭。四員外前行爲導，吾儕行圩中甬道上，高樹戛雲，清池含碧，池畔積鳥糞如珊瑚枝。過南門，又數十武，遂抵四員外之門。圩中無二姓，東西縣連殆十數家，其居室亦不盡華好，使人想像素封之家一分再分之情狀。四員外門設鉛網，以待暴客；中有小圃，以款嘉賓。吾儕坐定，醜興漸生，二林居士重訪故人，益無拘束。醉飽之後，相語至丙夜，始就西齋之榻。

潘氏，本海州籍也，清初遷吾縣，十一世矣。圩北五里之車溝河岸，所謂潘長莊者

潘圩沿革

，實始遷者奠居之地。其後買田宅，長子孫，乃衍爲百三十餘家。此圩築於同治之年，圩主潘正華，工智算，平居蓬首垢面，所衣不稱其貲；而善居積，竟雄一鄉。初築潘圩，規模式廓，樓櫓堅壯，淮陰大莊園，無一能出其右者。其生平逸事不少，怪怪奇奇，有如說部中人。相傳正華最畏雞頭，嘗雞於古寨市中，人見其衣敝衣，輕之，草草訖事，則大喜，立予一金。他日再至，雞工殷勤甚，久之乃畢；潘怒甚，所予不及常值。此雖未必實錄，而此翁之性情可見一斑。潘氏當前清之世，武科爲盛，有中武者。古稱「窮文富武」，蓋弓馬及教師，皆非多金莫致，非浪說也。然光復之後，圩中累遭兵劫。元年陰曆九月十八，有十三協變兵之焚燒；十六年陰曆元旦，又有沈匪遲小楞子之搜掠。故今之屋宇，已非舊築。南東西三門，惟東門最能保其舊觀，餘皆半圮。然資財不如前，教育則極見注意。圩內舊辦潘圩初小，歷史甚久，今以南距潘祠甚邇，故二十五年經縣停辦；然圩人以祠在河南，十齡左右之小兒，就學不便，有仍擬請求重設者。至潘祠私小，則爲此姓羣力之所萃；六塘有時而涸，私小不得而廢也。吾儕於一燈團坐時，其所聞者如此。天明上道前，又承偕行南郭外，其氣象端的不凡。

有大梨園一，廣二百畝，春放一林雪，秋挂千樹金。吾儕入之彌深，覽之不極，不覺同聲贊其繁茂；四員外慨然曰：「過去吾宗家家有之，今碩果獨此園矣！」園南卽潘家渡，海州糞船卸貨之地，渡口有糞行，凡數家。

小房子

當竚足渡口時，日上三竿，衆皆興辭，而四員外留客之誠，不遜陳遵，因復飲上馬杯乃行。於是去潘圩，出杜圩之西，又穿汽車道而抵小房子，志書所謂新興鎮也。未覽市中，先投最東三官庵而問焉，松風小院，暑氣頓消。一中年塾師課徒殿中，與語不甚了了。出而乘涼於門中，乃有以茲土故事見語者；雖斷爛朝報，而有關土風，故亦記之。據言小房子當四百年前，因包家河而興；興後二百年，又因包家河而廢；一興一廢，恰與鞠集相同。至小房得名之由，則因地近大路，曾有兩簷拖地之小店，路人遙指，呼以小房，俗語流傳，乃成地望。余他日晤湯集張翁，則言「錢集未興，小房最盛，有江吳韓李諸姓，共爲集主，自南六塘開，而小房廢。」或曰：「此地北臨六塘，船上人指岸邊小房，以此相呼，遂成地名。」諸說不盡從同，可見小房歷史，有難言者。夫野所不詳，自當以志爲主。乾隆志新興鎮云：

新興鎮，治北八十里，俗稱小房子，在舊官亭鎮東南。康熙十七年，河決黃家嘴，官亭居民不忍遠徙，率遷於此。其東爲包家衝河，通安沭海州伊山一帶，互販柴糧，聯數百家爲小聚。後以鎮差過繁，民多北去海沭，知縣王登龍加意招撫，乃復聚云。

又「集」下云：

新灘集，卽新興鎮。

咸豐志所記略同，但有數語云：

……南通包家衝，東帶六塘，舊鹽私出沒，居人數百家，農而武，有海沭之風。（注意：乾隆志「東爲包家衝」句，此志已改東爲南。）

據此以折中羣言，則知鎮因水漫官亭而興，因有六塘包家河而盛，其生計在柴糧，在私鹽，極盛時有數百家，因鎮差過累而衰夷。若乃得名之由，諸說皆可備參，想像亦不外是也。

小房近河堤處有小市，一百餘家，茶寮飯店而已，不足觀，亦無可留。卓立堤上，

六塘利
病譚

當風視南六塘潑七南注，稍散心目。團長以初在徐溜，見河行東西，直至金家口皆然；此河乃自北而南，不喻其故。幸鄉導經行甚熟，高等顧問常識較豐，乃相繼爲團聚言之。蓋總六塘河自宿遷分駱馬湖之沂水，經泗陽以入淮陰，至小房子北境之三分，岐爲燕尾河，分途平行入海。兩股洩量，號稱北七南三：南六塘上窄下寬，故水患少；北六塘上寬下窄，故水患多。此處河道南趨，至包家河口，然後東行；昨日所見，自徐溜至金家口，皆包家河口以東之南六塘也。凡河道受病，不外數端

一曰窄狹：北六塘河自周集以下水道緊束，有妨洩量。

二曰淤墊：兩河下游，被民衆私種江柴桃柳，河身高仰；北六塘新集至龍溝，河心隆起：並妨洩量。

三曰阻障：兩河下游與鹽河相交，成雙十字，武障龍溝諸河口鹽務機關，歲必築壩，以利鹽運，如是又妨洩量。

夫去路不暢，則汎濫堪虞，故每屆大汛，六塘不勝分洩之任，常有旁溢之虞；且中運亦

承沂水，此既不通，則彼更中滿。此六塘之修復，所以兼有利於導淮也。民國二十二年，省政府有見於此，特徵工大舉疏浚六塘。淮陰自二十三年一月二十四日開工，至四月三日完工。總計徵工四萬八千八百四十四工，實做土方十五萬八千六百公方。是年沂沭並漲，據戈總工程師視察，謂「六塘河疏浚後，吸水量甚大，故得慶安瀾。」又據官書計算：「兩岸十餘里受益田畝，約在四百餘萬畝。」而省政府見斯役各縣從公之踴躍，故其年十月，即與徵夫導淮之議。然上舉之病，甚難一時通盤解除；故二十三年十一月，導淮入海工程處又奉令兼辦沂沭尾閘工程，其事皆在海灌宿沭四縣境內，可不備記。就淮陰言：二十四年防黃工程，是第五區官民協作工程之一，其事已於區公所中粗聞大略。迨二十五年八月，又辦黃災工程，由第五區徵夫二千二百名，堵閉缺口，增寬堤頂，幫築內外坡，歷兩月而工始就。淮陰之民，可謂與水有緣矣！深祝賢明大吏，速為根本施治之謀，使淮沂泗沭，永不相害，不勝大願！

周家蕩

自三岔至包家河口，六塘成垂直綫，兩岸皆有隄防，以護農田；東西相較，西不如東。蓋西岸有周家蕩者，三面環水，酷似河套；而察其高度，又類

釜底；故六塘不決則已，決則此蕩全入水鄉。民國三年河漲，老堤潰決，平地水深六七尺，人畜多死；其未死者，又逼於土匪，結隊而逃，直至冬至，始得種麥。其明年六月，又重演一番，災民叫苦連天，婦女有投水尋死者。此皆外水內潰所致，若暴雨時行，雖無外水，亦有漂沒之懼。而南北東西，四五十里間，溝澮既無脈絡，宣洩又乏閘壩；是以周蕩之民，不得已而有私開之范冲。民國六年，知事趙邦彥呈准，於振餘項撥銀二千元，除修築河堤外，特於范冲及上游之孫冲，各建涵洞一座：洞門高四尺，寬四尺，下鋪條石，上砌磚圍三層，一律鋪灌水泥，口門用石柱，二面有槽，以便啓閉，於是周家蕩再遇潦年，不復如壬子癸丑之嚴重而無辦法，斯誠根本之謀也。范冲南十里爲于家涵洞，有舊水道曰馬家河，宣宋集迤東雨水注焉，肇自何代，志所未詳。其南一里有倒水堰，係民間私挖。又南二里即包家河口，此河爲淮陰西北洩水主幹，而兩岸土質鬆軟，極易漫平，每病汎濫。此水自南而北，西岸民田雨澤，恃此爲尾閭者，如湯集之楊家蕩小河，如宋集之丁家大泓，皆舍此無歸。而六塘失治，洩量極小，常至頂托而成災歎。有時六塘水滿，利在堵口；而上游漁溝一帶，則欲其速洩，農夫農婦，動有結衆開堤

之事，事雖矛盾，而皆有故，言之痛心！夫抵大水不治，則小於絕無辦法。邑人稱太平富庶，動羨下河稻梁之美。抑知陂塘之利，蓄洩之宜，人皆一一區處得當；我種旱田，又無溝洫，非惟旱無疏引之方，霖雨猝降，亦立成澤藪。光復以來，豈無賢長官倡興水利；而迄無成就者，豈非由幹川未治，故支川亦無辦法乎？

三岔
待渡

小房子雖失當年之殷繁，而厥土實宜稼穡，故民家皆善葺牆屋，謹樹藩籬。二林居士言：「觀村有術：第一壁光，第二薪多，第三樹密。」鄉導善其言。北行過韓氏莊，居士曰：「此吾宗也。」欲訪而又止。莊後桑榆蒙密，有土龍，蓋積土如龍形，云係風水所關；吾儕小生，實未能盡識其由。聞邑中堪輿家，老子山有陳月樓，五里莊有胡家駒，其餘知名之士，尙不下十人。夫卜宅葬親，自須相度形勢，無憾乃可即安；然必如地師之說，非惟無憾，且多一禍福之談，其害所及，豈忍言乎？未二里，遂驀越長堤，於叢禾間見河水洋洋，寬可數十丈，一樹童童，午陰清圓，河濱更無其比。吾儕乃去帽藉草坐樹下，好風多情，令我忘熱。聽鄉導之言，知此處即燕尾河分歧點，地名三岔渡。水莫大乎夏秋，故此時波勢最壯；然中洪並不甚深，仍非浚濬不

爲功也。團長問曰：「此行將何之？」鄉導主渡河行北六塘之北，以觀邊境之民風，皆拊手曰善。團長問「西渡何如？」二林居士曰：「渡河而西卽周家蕩，前既言之矣。」未幾，禾際開潑刺聲，旋露船頭，一舟子操篙撥水而至，見吾儕有詫色，其意

村民之趕錢集者數人。一中年婦人上船，蓬髮垢衣，坐船頭而哭。一男子追至，喝令下船隨我歸；婦人不肯，堅欲歸甯，喧鬧累十分鐘，卒遭其摔曳以歸。船上一翁，慮其抵



三岔渡

若曰：「日將西矣，蘆中人胡不渡爲？」於是相將登舟，跳板不穩，舟子一一掖之而上。吾儕意在北渡，而舟子則點篙南指，蓋地爲三岔，故渡口亦有三，所以南指者，爲渡南岸之行客也。

渡口見聞錄

舟靠南
渡口，載

家將受撻，亦能趕集而與俱歸。開船後，評論籍籍：或謂女太潑辣，或謂塔實無賴，或謂其姑之虐，亦實非人所堪。二林居士曰：「一家都不是好東西！」衆爲之駭然。河南有土隆然，蔓草青青，宛如高塚。鄉導言：「是名風土城。」問城始何時，船中無能言

同治六年夏，督師李公鴻章進師臨河，命提督劉銘傳渡河擊之，將以海濱爲賊囿，盡而殲焉。恐其南逸，議於南運河岸清河山陽寶應境，亦築長圩以爲限。知淮安府事章君儀林難其事，言於漕帥張公，（之萬）公曰：「吾固守六塘也，卽六塘築圩可矣。」……北六塘河寬而深，於是與李公定計，卽南岸築長圩，上自劉老澗，下訖龍溝，爲桃源清河安東沐陽海州五州縣境，凡長二百里有奇。在清河者，上自風土城，下盡安東界，長二十三里所。漕帥兵萬餘，督師更助兵數千，共得二萬人。五里一營，一營兵五百，營四十相連。五里一礮台，河內礮船百餘隻，上下巡緝。工興於九月初，歲於十月終，凡四十餘日，雪虐風饑，董其事者儀林也。兵民合力，版築之聲與賊壘相聞。

（再續編卷一）

者，惟有一二士著，道當年借物如何靈異。案此等里說，凡墩阜往往有之，已成通用故

事，不足據也。縣志於此等處亦無特載，惟清河縣志再續編記同治六年圍河防捻，風土城三字一見。據沐陽徐葆恩先生言：「北六塘自周集向下，面積逐漸窄狹，中槽甚深，河形彎曲，兩岸多壁立無灘，其弊由於圍河防捻。蓋嗣後盛汛，民皆修守臨河新堰，棄老堤而不顧，沐東灌沈災，此爲癥結之一。」可知一時工作，其利害每繫後世其鉅，造因者能無愼歟！舟人言：「北六塘淺段較南六塘爲甚。」問其所以，皆言水中江柴桃柳，實爲致淤之原。然江柴水高滅頂，卽腐爛而死；桃柳雖沒水一年，而安之若素，水愈大，沙愈多，淤亦愈甚。此物每畝收數十擔，每擔可易金數角，勞輕利重，有土者孰不樂爲？且栽柳之後，被水三次，卽成平壤，可種五穀。彼喜其報施之厚，自然更向下栽，旋栽旋淤，則新壤日出，河流日廢，自然之理也。

王圩道中之倦客

北岸下船，趕錢集者羣趨東北，問遠近，云不過三數里。吾儕則行老堤之上，西趨王圩。堤北有挂麵莊，累十數家，茂樹環之，家家曬黃米，而並無挂麵。村中有鉛條圩，有礮樓，武力亦可觀。挂麵莊之西有董大莊。有瓦礫二，籬邊滿種金針菜，觸眼生新。是時天上四邊雲起，一陣陣，一團團，玩形得似，生滅

無端：有時靜，似「酒徒歷歷坐洲島」；有時長，似「珊瑚玉樹交枝柯」；有時分，又若「或騎麒麟翳鳳凰」。是何妙手，有此剪裁？是何明星，演此鉅片？惹得鄉導搖頭，團長拍手，途路雖遠，不覺遠也。過下漆渡，日已平西，五人自晨間出潘圩後，未曾得食，甯免飢餓？至下午四時，始抵王圩，而憊又可知矣。王圩昔爲村莊，民國八年後爲鄉村小市，大道在南郭外，故車駟食歇之所，皆在道旁，面圩而開門。是日不逢集，除吾儕一行外，未見他客；道旁飯店，無一舉火者，店扉撤而爲床，砧板橫而當枕，幾令吾儕無覓食處。幸東頭一家，店主王姓，深知行旅之艱難，慨爲具食，於是吾儕乃得果腹。

仙源世家

時團衆久疲，各據一小兒，休於店門美蔭之下。余與二林居士，觀於圩中。圩修於同治初元，不問而知其爲備捨矣。圩有東西南三門，東門閉。南門有榜曰「仙源世家」，高峻勝常。入其中，市短而潔，屋宇皆修整可觀。油酒雜貨布匹之屬，可以應村舍之需。又有錢集痞塊分院一所，初級小學一所，而私塾無一家。是日雖不逢集，然未見博局，但有棋聲，大不易也。既而就案，主人開瓶勸客，香醇爲淮南

所未曾見。鄉導貪杯，連呼則則！團長以小市何緣得此大酒爲疑。店主曰：「六塘以北，安有小酒哉！」蓋王圩東三里有漆圩，西一里爲莊圩，十二里爲里仁集，北二十八里爲王集，皆有大麴坊，王集尤產酒名區。在我以美釀見奇，在彼則猶江南之筍，松江之尊鱸也。此邦爲淮陰邊土，方音極近泗陽。婦女衣漸長，時妝更不曾見，較清淮如隔一世紀。主人言：「圩主王氏，安徽太平縣查村人也，以貿易遷此，已七八十年。民國八年與集，以一三六八爲期。」余乃悟「仙源世家」四字，蓋猶昔人不忘鄉貫之意。然據店主所云，此間無擁田一頃者，地又下澤，不足藝黍稷，惟落花生之量爲饒。既處窮邊，常謀自衛，而其力復不足建礮買械。當民國十五六年之際，西來豪猾，動以千數，短衣塞大旗，鳴笳列隊如官軍，望之失魄。故一時居民，皆每日以脯時進食，食已倉皇投箸，竄伏叢禾中，草行露宿，夜以繼旦。至於焚掠郊保，擄人勒贖，在二十四年以前，殆成飲聞習見之事。今日吾儕身履斯土，得以從容飲嚼，暢談前事，夫豈易得者哉？

官亭見聞記

須臾罷食，團長問此地有瓜否？主人言：「王圩四周多瓜田，然味惡，度公等必不慣食也。」已而鄰翁亦掇矮几，共話樹陰。翁姓李氏，善言古

蹟。高等顧問故事羅胸，一路逢人輒訪問官亭所在，已詢十叟，皆結舌。李翁曰：「他鎮吾或不知，官亭則此間三尺童子，皆識其處也。」顧問大喜，亟請導往。翁起立，指東北一村曰：「此非官亭乎？」吾儕遙瞻其處，去此可二里，平楚蒼蒼，微見兩三老屋，在禾麻被野中，雖當炎日，殊有冷意，蓋孤村也。團長當請李翁說官亭沿革，皆縣志所無，彌爲可珍。蓋諺有之曰：「老官亭，賽南京。」當其盛也，地通南北，市中有鮮魚行數十家；鎮東陳家窪，其水終歲不損，有魚蒲之利。不知以何原因，一朝衰謝，大商紛紛散去，賸有數家，戀土姑留。迨吳城七堡決口，湖田淤肥，漕督放領，此數家亦遂盡室以行。今獨有地主戴姓，死守故邱，不厭荒冷，看似成村，其實止此一家，苟且終歲而已。舊墟土黑，鄰有掘其土以糞田者，無意中乃發見石橋；然碑碣則未聞。團長繼問官亭威衰之故，高等顧問乃暢言之。蓋官亭舊鎮，亦因驛道而興者也。明初都金陵，既設金城驛於吾縣，（見前）此地則設爬泥蕩鋪，又名崇河驛，建有官亭，因以爲名。嘉靖志謂之崇河集，又曰：「卽今老鶴亭鎮」，其實皆一地也。一統志：「爬泥蕩在清河縣西北官亭鎮南，一云官亭蕩，匯桃沐之水，廣袤百里，饒魚蒲菱芡之利。」李叟

乾隆桃源志云：「老鸛汀，治東北六十里。舊爲巨鎮，商賈輳集，稱小蘇州。後因孫豕塘水冲河淤，集遂廢。」又云：「崇亭橋，在治東北六十里，清河界，石崇所建。明天啓中，知縣朱長庚建額其上。又云：「老鸛亭去治東北六十里，即古崇河驛。地爲清桃分界之所，河上有橋，橋上有亭，其橋有崇亭橋。」按老鸛汀當即老官亭。斯志記載較詳，可互觀也。至吾縣名鎮，何以見於鄰縣志書，則以明代隆慶萬曆之際，鄰縣佔用鋪基，致一時疆域不明。迨康熙七年，邑人王國幹控於制府，累經勘查，然後割正無疑。

所謂陳家窪者，或即此蕩之異名。志稱跨水有橋，曰爬泥蕩橋。官亭在大橋北，有南北街：南街之西有儲倉，北街之西有社學；其殷繁如此。康熙七年，河決桃源之黃家嘴，吾縣北境，當其下游於是官亭被衝，遺黎不忍遠徙，相小房而遷焉。今其所遷之新壤，亦已荒落不堪問矣。

與六
塘別

是夕即宿王圩初小，校長劉君，余故人也。一教室中，有生八十餘人，直無隙地。弦誦更十年，此邦必且改觀，無可疑也。晚間又傾佳釀，並晤地方

耆老多人。明熾南發，經陶圩之西，吳圩之東。北鄉圩子較多，非欲興集，乃以避寇也。吳圩爲十餘年前所築，原因自不外是。又南過吳家方塘，遂至渡口，聞其名，知爲上漆渡，渡有小村，居人無二姓，有桑數十本，待渡者恃如天幕，鄉導以樓桑村呼之。此處爲總六塘河，南北堤之距甚闊。弄船小兒言：「去年黃水爲患，南北岸水皆拍堤，隄防之有用如此。渡口無好碼頭，又不得長跳板，河灘藝黍，又不可停靠，故上下頗費氣力。然渡者甚稀，一舟所載，僅吾儕五衆而已。中流四望，慨然興歎，不得其由。南岸稍息，余順堤西行，獨覽孫冲，蓋劉大莊諸村之水歸焉。其涵洞規模，與范冲無異。覽畢，復歸渡口，數之得三百七十六步，以報團長；團長方剖一瓜，啖之猶未盡也。」

第三節 永豐到永興

宋集
市中

行行重行行，大泓四漫，首宿彌天，所謂安家蕩也。首宿開紫花，四無人烟，自開自落而已。默思前行十里，非宋集耶？宋集非響馬出沒之郊耶？道

西之劉家大莊，乃至鄰縣汪石諸渡，非白晝少人行之危地耶？鄉導曰：「吾觀本團諸兄之容貌，若皆有戒心者。然今昔不同，但觀王圩，可知宋集。」衆曰：「鄉導兄又爲歇後語耶？」於是談笑漸滋，步趨亦較速。未幾，遂入宋集北門，食午飯於餅師之家。餅師問打酒否？高等顧問效鄉導語曰：「已飲王圩，不飲宋集矣。」衆以顧問亦作歇後，皆大笑。集中有金乾和之大礮樓，形如方塔，最上有雉堞，堅固得未曾見。礮樓一謂之礮，夏秋匪熾，

全家皆倚爲藏軍洞。宋集有此建築，足徵曾爲多難之邦，然非有資力者，亦不易有此建築也。集市尙覺繁稠，相



樓槍集宋

家旱菸甚有名，凡趕集者必趨焉。舊時宋集汛把總署，今已夷爲染坊。余與肆中人語集之歷史，皆言宋姓所興，今已賣與戴姓，

而仍用宋集之名。按縣志有永豐鎮，在宋集以南，有蔣氏者，曾創蔣家集於彼。宋氏之興，不知在何王之世；然臆斷之，至遲亦在乾隆以前，因乾隆志已有蔣集與宋集也。集中居民凡一保有半，以二四七九爲期，生涯與他集市相埒，無可特寫。集西金針菜盈野，有泗陽之風，製粉之俗，亦與本區諸鄉鎮同其流行。每屆冬閑，家家爲之，每筲斗約二十斤。亦有鶴山芋爲粉者，製爲粉絲，入市亂真，有不辨者欣然買歸，入釜卽化，斯則農人之黠也。

孤懸境外
之朱家壩

宋集直西可二十里，有地橫插泗陽境中，絕長補短，約一方里。好奇者欲往，而卒牽於衆人，不得已而以耳代目。蓋其地逼近泗陽之魏圩，有荷包塘，草木暢茂，五穀不登。土著病其汗邪，曾鑿無名之小河，由西徂東，以資宣瀉。而夏水流漫，又不可涉，故土人復築壩二道：西曰張小壩，東曰朱家壩；此一方里之地，卽名朱家壩。當清季世，響馬自相格鬥，常有命案；動煩緝捕。河本無橋，近居民漸有籌建石橋之議，蓋下田最忌橫水，土壩固非經久之製也！其東與縣隔絕，幾達二里，諸劉去壩最邇，曾興義興集，有志未成，徒傳其名而已。先王疆理天下，自當使縣

縣如金甌，安有「飛地」可言？此殆由朱家壩四周，爲鄰縣地主一家之產，彼貪其便利，欺隱縣官，併冊完糧，遂至有此華雖破碎之象耳。吾爲此言，乃推測之辭，非有所見而云爾，且更不知其爲唐爲宋爲明爲清也。宋集西二里有王氏宗祠，草廟御壩諸王，由此發脈，堪稱大宗，樹林陰翳，望之蒼蒼然。或謂集北亦有所謂十老地者，緣有十友相愛，其中齒最長者爲石翁，他九人亦皆指石爲姓，生既不離，死亦相聚。宋集之稱十老，猶世人之說桃園也。此事與新橋十老，可謂重規疊矩。來時初不之知，故雖過荒阡，未遑展仰，然亦何敢不謹書於冊乎？

洪楊
諸蕩

時日已在未，當吾儕訪問時，團長亦覓靜室訪問周公，鼾聲如雷，至是被鄉導大聲喚醒，遂匆匆共出南郭。宋集誠劇鎮哉！內有槍樓，外有土圩，又不足，更以鉛絲密纏其外，其護之也至矣！前見宋集北郊多大泓，今赴湯集，則潢汙行潦，動須迂越；連天茂草，間開野花。人跡所過，則蠓蟻羣飛，蚱蜢四竄，天然動物園中，惟嚶嚶草蟲，有聲足以娛客。事後聞湯集張翁言：是名洪家蕩，東流入包家河。未幾又過一蕩，寬三十餘丈，皆鹼土，苦草外無他樹藝，行二三里不見人烟，則楊家蕩也。

。過和尚圩，有莊有塚。鄉導言：「每圩十八頃，凡十八圩，皆縣城某寺產。」又南經楊家大莊，榆樹滿村，主佃十餘家，舉目見富饒之象。迨將近湯集，又逢水厄，繞越不得，皆相顧搔首，幸土人好義，一一負之而過，酬之以金，不顧而去。高等顧問言：「此十五里中，亦可謂下濕之區矣。君等履其土，當知其由。此洪楊諸泓子，乃道光二十二年楊工漫口之所致也。」衆皆歎曰：「如顧問兄者，真吾儕之兩脚書廚也！」

附淮陰境內近代河工重大事實一覽表

年	月	事	實境內所受影響
道光六年	八月	琦善放王營減壩	浪石以東更民河淤衝開深泓一道
道光十二年	八月	桃源奸民私開下家灣河堤	衝成砂礮河一道兩岸即于工灘
道光二十二年	六月	河溢桃源崔鎮汛楊工	漫水衝一大泓入六塘河包家河淤
道光二十九年	六月	楊以增開吳城七堡洩黃入湖	五引河淤湖灘放墾
咸豐五年	六月	河決蘭儀縣銅瓦廂	黃河北徙河灘放墾
光緒十三年	八月	河決鄭州	開鑿河通漕
民國二十三年	十月	省政府大舉導淮入海	徵夫挑浚楊莊以下之舊河槽

宋集至湯集十五里，因動身稍晏，行路又復迂迴，故款湯君之門，已將屆掌燈時分

湯集一
夕話

。讀者應會憶及，東溜之別，湯區長會擬以電話致湯集，屬與吾儕以種種便利。湯君者，即區長之父行也，隱居東郭，以樂其志。吾儕投刺入，湯君笑迎於門，曰：「電話久報君等行蹤，來何遲也？」吾儕皆笑謝。主人曰：「已爲君等安枕簟於東鄰，幸共趨觀，吾爲君導。」比至，則所謂東鄰者，縣立湯集民衆教育館，而新辦之中心民衆學校也。繚以短牆，花木掩映，望之宛如公園。先是民國二十二年冬，縣民教館因與省民教館同城，奉令遷設他區；徐溜湯集，皆曾擬及。縣長陸燦庚，以爲徐溜雖有措施之表示，不如湯集本有公地二十畝零，又有瓦木房料五間，建築所需，一無所缺，可以尅期而蒞事，故次年之春，遂遷於此。吾儕遊觀之頃，民教館已改中心民校，校長曹君，征塵甫謝，明日即爲訓農講武之開始，此時正與湯集小學新舊校長，聚談此事，平頭短衣，精神奕奕。吾儕入門，既深幸炎風暑汗之餘，乃竟逢此清境，又見一班青年教師，皆舊相識，不期而遇，益增歡喜。而在一班青年教師，見吾儕五友，滿帶塵容，踉蹌步入，一時驚喜之情，真不知究當嘲謔，抑當慰藉？於是各各握手，列坐花陰，先敘別情，次談風土。湯君張燈於院，招月爲陪，出玉壺，傾綠尊。席間穠

穰八九人，又有多聞之張翁，行年七十餘，是夕亦擁扇高談，風生四座。遂令吾儕醉飽之餘，平增若干之里聞。

湯說

湯家集編戶近二百家，其逢集以二五七十，其圩則同治二年之所築也。此地舊稱湯家油坊，咸同之交，捻匪殺人如麻，湯氏先世因宅無樊垣，奉母攜家，避難石圩。湯母偶渴思茶，請於石氏，石氏不與，報以惡聲。母怒謂其子曰：「吾家非不能築圩者，甯能鬱鬱久居此乎？」卽時挈家小，返於舊居，揮佃人并力打圩，不日成之。先是集北有吳氏之同豐油坊，亦築圩，結廬與市，圩成而市未成。湯集旣興，大商踵至，又有包家河，與東壤平分秋色，遂駁駁與五里莊相頡頏。其市中舊族，如張如楊，多知課子讀書，故教育程度，亦他鎮所難企。前過澗橋，問湯家澗，已知湯遵之義行之足以範俗矣。今與湯君及張翁語，則有志乘所未及詳者。蓋康熙志及乾隆志，皆云澗爲湯遵所開，咸豐志立湯福新傳，則言澗爲福新所開。今來湯集，親見福新二十世孫，（卽湯君。）乃知湯家澗鑿於湯信。信生福新，福新居淮安，葬契丹溝，改葬桃源之赤鯉湖，生四子：通、遜、遵、暹。遜早世無後，通居鹽阜，暹居海沐，惟遵之後人

世居吾縣。今邑中湯氏都五六百家，散居漁溝西灣，王營東官莊，及雙金閘等處。族中人物，在明有湯日升，爲里中長者；在清有湯調鼎，知澧州，著辨物志，有大名，今其墓尙在舊縣。最近有湯慕純，字雪南，隱居教授，不慕榮達，著有韜養山房文集，卽湯君之尊人也。

總管
刀

又談張氏由來，知此邦多潭州總管之後。民國初年，張氏有通譜之豪舉，一旦而聯邑中數千戶之張姓爲一家，聞者異之。以本宗言，有居劉家河者，張家圩者，蔣窰者，湯集者。烈士張三世，卽張家圩人也。集之東北有張傳善者，其家舊藏寶鐵刀一把，實爲潭州總管故物。據言：刀紫色，長六尺，歲久不銹，有警則鳴，截瘡勝於杜詩；後因誤觸不潔，遂至聲靈寂然。按隋書本傳，稱翁好讀兵書，尤便刀楯，則此說非不根可知。吾縣不幸，古物多付漂蕩，罕有存者。倘開文物展覽會，則此刀卽邑中之重器矣。鳴警截瘡之說，姑妄聽之可也。時校長曹君，亦以族姓源流見告：蓋明初曹氏有兄弟三人，來從鳳陽，遂家吾土。有半截譜，藏澗橋迤北之真武廟，自世系可考之某公爲始，至今十有二世；不幸茅庵被燬，此譜遂不在人間。

誠重
勞輕

時則長街人定，庭月益清，粉牆上花影重重，但聞一老汨汨講村坊舊事，其間可喜可愕，政復不少。速記生皆謹書之，分入本區各節中。既而團長起謝老人曰：「夜既半矣，更已闌矣，所接聞於老人者亦夥矣。夜色生涼，何敢過勞，譬效重增愧慙？」於是張翁，湯君，湯小新舊兩校長，各各辭歸。曹君則爲吾儕移燭就廂，速客安眠。二林居士與曹君有夙契，又絮語更許乃就榻。是夜速記生忽病瘧，初寒似冰，旋熱如燒，呻吟聲與鼾聲相亂。速記生於枕上祝曰：「此行爲四十萬淮陰同胞旁求利病，風塵不敢憚，災病安所恤？但念五區已歷其四，明日鞭影將東，凱唱不遠，造化小兒，無乃太不做美耳！」言未竟，汗解神愉，一覺睡去。明早，二林居士以八卦丹啗余，曰：「此丹有殊能，吾常置懷袖間也。」余曰：「病退身安，不需藥物矣！」已而荒雞試唱，殘月在天，衆團員輕裝出門。曹君以今朝講武方始，亦見星起床，兼送吾儕上路。張湯諸君子，則請曹君權爲致聲，於是瓦道珍重而別。

糖坊
道中

湯集之東有湯庵，顧名思義，可知山主之誰屬。吾儕行二里，到庵始見日出，一林火赤，庵中人皆在夢中。過山門，榜曰縣立湯集小學，蓋庵本有僧

光緒二十五年，上諭興學，庵僧又不守清規，遂驅令還俗，改建義學。民國二年，縣辦初小一所，民國十二年，里人湯建勛復以庵產六頃添辦高級一級，卽以此庵充講舍焉。疇昔之夜，置酒相勞者卽斯人也。湯庵東南二里有嚴小圩，鄉導述一二里談，頗涉不經，殆無故事之價值，故速記生置而不錄。又東，經楊家蕩之南，一望礪薄，民生顛頓。此去趨糖坊皆小徑，負販不由，輪蹄益稀。八里至包家河岸，楊蕩正流注焉，又當夏令，遂駸駸有拍岸之勢。望東岸糖坊，朝炊如雲，但可望而不可卽。河中橫一舟，舟子不知所之。衆窘極，剛思解襪，幸有乘車者過，命車子入水，費盡推移之力，始得近岸，車子又一負以上下。抵東岸，有惡小兒攔路索船錢，吾儕不與，以與車子。

糖坊之
今昔

糖坊，小市也；積衰之後，夷爲墟落矣。其市中約有二三十家，門羅耒耜，屋長蓬蒿，蓋皆農家者流，糖坊其舊營生耳。旣爲墟落，自無所謂逢集。幸有兩三飯鋪，得以自在打尖。村醪味薄，屏而不飲；鹽齏麥飯，啜而愈甘。問於主人，知此地昔有仲氏，實推素封之家，當時生涯，厥爲糖業。明初丁氏自南昌遷淮，仲氏子孫不能保其先業，良田美宅，丁實有之，此丁家糖坊所由名也。丁氏以忠厚傳家

，有丁錫，字晉三，清季名諸生，績學能文，裁成士子亦衆，有蛾術齋集藏於家。民國十二三年間，丁氏以地據東西衝要，奮欲成市；而卒未成者，蓋光棍不去，則商旅無法招徠。丁糖坊之民，足以召寇，而不足以定難，故近十餘年，已爲閩里大俠搏戰之場，良家子弟，亦連帶而蒙惡名。惟自保甲完成，民風已蒸蒸丕變。吾儕此來，確未曾見有若何帶刀少年，招搖道中，亦未聞其地近曾出何慘案。蓋糖坊丁氏，頗重讀書，其效然矣。

重經三
里莊

糖坊在捻匪未犯時，亦曾築圩，夷滅久矣。東圩外有柳村，如幢如翳，丁氏居之，綽乎可守，望之隱若城郭。吾儕過一村，又見一村，如是者三四，忽汽車道橫於吾前。團長大叫曰：「此非三里莊以北之官道耶？不然，何風景之酷似也？」衆行至道上，南瞻三里莊，北顧金城大樹，果宛然如昔，皆曰：「吾儕過此尙須東行，脚底真成十字矣。」當未至汽車路時，曾過某村之後，有一奇樹，其葉無風自響，可聞數里，土人名之曰響柳樹。余按東坡詩云：「檀林礙日吟風葉。」自注：「蜀中多檀木，散材也。然易長，葉落能肥田，故田家喜種之，得風，葉聲發發如白楊。吟

風之句，蓋紀實也。「此響柳樹者，未知是東坡所吟之檉木否？通植物形態學者定能辨之。行過十字交點，遂由蘇營田間小徑，直取劉皮。道見田頭種黍者漸多。黍粒小，麻雀最嗜之，田家多縛草爲人、樹黍地中，微風擺動，有若醉仙，頗收威嚇之效。凡黍：黏者爲黍，不黏者爲稌。黍白色，散穗，可食同於糯米。稌有黃鶩二色：前者散穗，後者垂穗，皆哺鳥佳品也。又有穀子，古謂之梁，淮陰亦田頭植之。梁有黃紅兩色，黏者穗頭長，不黏者穗頭短圓，其狀酷似狗尾草，小大異耳。

淮陰普通作物栽培狀況調查表（參淮農校刊）

作物名	播種期	收穫期	每畝種量	種法	收穫量	備註
小麥	秋分至寒露	芒種	五升	條播	七斗	
大麥	同	芒種前	六升	條播	一石	
粳麥	同	小滿後	六升	條播	六斗	
蕎麥	立秋後	霜降	三升	撒播	六斗	

脂麻	穀子	黍稷	山芋	落花生	玉蜀黍	蜀黍	菘豆	蠶豆	豌豆	黃豆
穀雨至芒種	同	清明前後	清明前育苗小 滿芒種插秧	穀雨至小滿	同	清明前後	小滿至芒種	秋分前	寒露至霜降	穀雨至立夏
處暑至秋分	同	立秋前後	霜降	秋分至霜降	同	立秋後	秋分前後	小滿	芒種	立秋前
半升	同	三合	秧子三千 五百株	子仁十斤	五升	一升半	三升	二升	七升	五升
撒播	撒播	撒播	秧插	點播	條播	撒播	撒播	點播	點播	點播
九斗	同	一石	十石	四石	一石	七斗	七斗	四斗	六斗	六斗
	古謂之梁	黍中有稷猶 稻中有秈	甘藷也		卽稻頭	古謂之稷通 稱高粱				又有秋豆芒 種播秋分收

油菜	秋分前	小滿	半升	撒播	八九斗	雲臺也
雜	清明穀雨	立秋後	四升	撒播	淨皮六七斤	

車夫
劉公

丁糖坊至劉皮十八里，過蘇家營，纔行三之一耳。路長人困，滿目汗菜，又皆黏土。此行當伏雨初霽，遇淖必須繞越；有時不得蹊徑，惴惴然惟恐失足，其中艱困，豈可勝言？幸二林居士夙治土壤之學，前行爲導，四衆賴以不迷。此等黏土，稍旱則堅如金石，裂如坼兆；地本瀉鹵，不堪受水，而衆水必歸焉，往往平地汪洋，有陸沈之歎。以此原因，十歲九歉，行路之難，又不足論矣！劉皮在東北，吾儕從居士之領導，甯北行，循東西大道，然後東行，果覺平坦高燥，雖迂而實捷。未幾，過倪公河，有石橋建於河上，工程可並徐溜。讀橋旁木榜，則發心建橋者，車夫劉公也。所書歷史甚繁，大抵劉郭諸姓之力爲多。自光緒三十三年至民國二十二年，已五修，名字不可勝記。作者爲迂迷居士劉儒臣，稱車夫以劉公，可謂特識，拘於碑版成例者，不能爲，亦不能解也。倪公河爲清河令倪寶琨所開，由劉皮西南流向西北，入便民河，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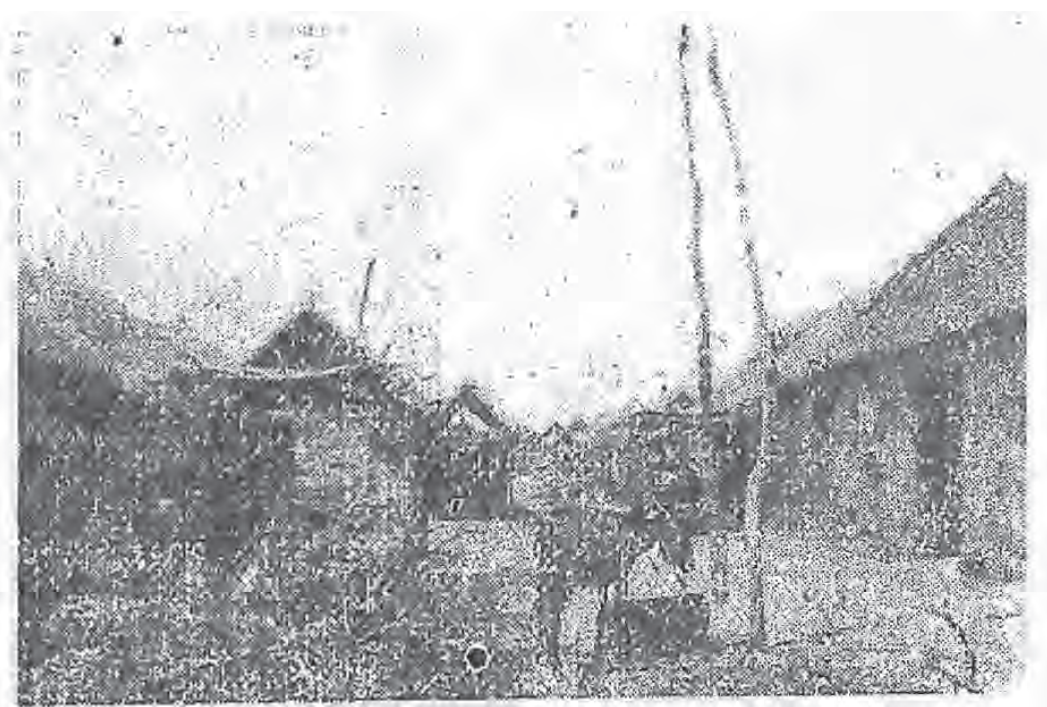
九里。

黃家蕩
之役

過橋入村，村有數十戶，頗覺與他村不類，問之，劉皮也。鄉導與市中劉君爲舊相識，望門投止，式飲式食，主賓盡歡。食已取繩床，槐陰籬籬，以消午醉，直至下午四時，乃復就道。速記牛與主人語劉皮事，第一卽詫地名之殊詭。主人曰：「此鎮以劉皮爲名，乃由先世與皮姓共爲集主，二姓連稱，非刻意求奇也。」至集之沿革，殊不能詳。大抵興於清之中葉，觀乾隆志稱劉皮新鎮可知。志又曰：「地多高沙，比因小聚，遂卽其地以名鎮。」其文太簡，僅足明此集爲汙田中較高之處，沛澤所不能至，故堪聚處耳。然又有舊街，在今址西南三數里，觀音庵附近，已成廢邱。主人齒甚少，亦不能明其所以。集以一四七九爲市，攤販多於店肆，當保甲未辦，亡命作姦接跡里門，不可爬梳。劉皮古寨，談者變容，過者損神。殄寇之事，不得不推二十一年高營長之痛勦爲足書矣。緣有吳其密者，丁集西潘圩人，自少無賴，擁徒數百，據丁集爲負嵎之固，風高放火，月黑殺人，遠近敢怒而不敢言。是歲九月，高營長偵知其密等二十二人，潛藏劉皮南黃家蕩，乃密令所部，取大包圍式，挖壕於其外，蹙而殲之。

。事前有放風者，其密懼，命二人潛出求援；又以癩發，更命二人入市挑鬻粟膏：此四人得全性命。其他十八人，皆死蕩中。高營長用劍刀斷其頭，置諸柳筐，載以過市，見者魂悚，光棍爲之奪氣。然蕩中寄藏肉票亦夥，轟掃之下，玉石難辨矣！又談

百戶中，欠債居十之八，收支適合僅十五家，惟五家或稍有贏。田不足以養家，故南境小木廠累十餘。凡南下賣瓜萑金針菜者，歸途出京口，恆順帶木材，地頭八九貫，賣價



劉皮鎮

古蹟，知劉皮迤南約十里有南營，不知何年，有草寇據古寨而叛，官軍四面築壘，環而攻之，在吾縣境內者，謂之南營。南營有茅庵，有磚井當門，里人則曰：「羅士信飲馬處也。」

劉皮生計

又語此土生計，知劉

皮四境，軍田爲多。一

可十七八貫，獲利優而民猶樂其便，清江木廠深受影響。民自耕者多，終歲勤身隴畝，不得暇逸，惟一頃以上者，乃雇長工。田家有恆言曰：「鑿麥、灑種、颺場、拿笆斗。」凡爲長工而具此數者，稱曰大夥計，每年工資，須在一百串以上。以故田少者不敢請，即請矣，而堪爲大夥計者，私計曾不若引車執鞭，往往猶不肯爲，故此中人才極消乏。至於期限，長工多以一年爲期，解雇或更新，多在冬至；亦有十月既盡，便以農閒而裁省者，又不可一概而言也。

永興
逆旅

劉皮東圩，因新格堤爲之，格堤久犁滅，而堤東大泓猶汗漫。所謂黃家蕩者，即斯泓湖泊之一也。吾儕別劉君後，乃覓取老張集大道，直指東南。速記生因昨夕湯集小病，方涔涔然；他人感烈日之可畏，速記生當之，猶負暄也。已而陣雲忽過，徐看溪水微澗，仰首視天，有數點著而沁肌，乃疾行，出孫家圩之北；團長則檢名刺，欲入圩逃雨，而空中陣雲已散。二林居士以測候之術占之，知今日暴雨，決無可逃，乃各加速度，望東南喬木深處，揉步以趨。未幾而十五里之程途畢，乃入老張集西門，休於王家旅店。旅店主人甚好客，有四海兄弟之風，知吾儕此行使命所在，慨

爲地主，呼僮汎埽夏屋三間，門扉洞開，几榻羅列，坐臥惟客所欲。既而雨猝至，急點生煙，勢如河瀉。五人者村行野宿，非伊朝夕，雖曰少年奇氣，得不疲於津梁？今五區至此而盡，胸中祇餘一片空明，又得於煩倦之餘，賞此快雨，自覺天公之愛我爲不薄，故雨點愈緊，入夢愈深，蓋自中學放假以來，無此滴矣！

永興
沿革

比醒，則室中立年少數輩，顧我而笑。於是皆起，執手論心。之數人者，一名餐霞客，此邦士林之翹楚也；一名有真味生，此邦縣小之梭長也；一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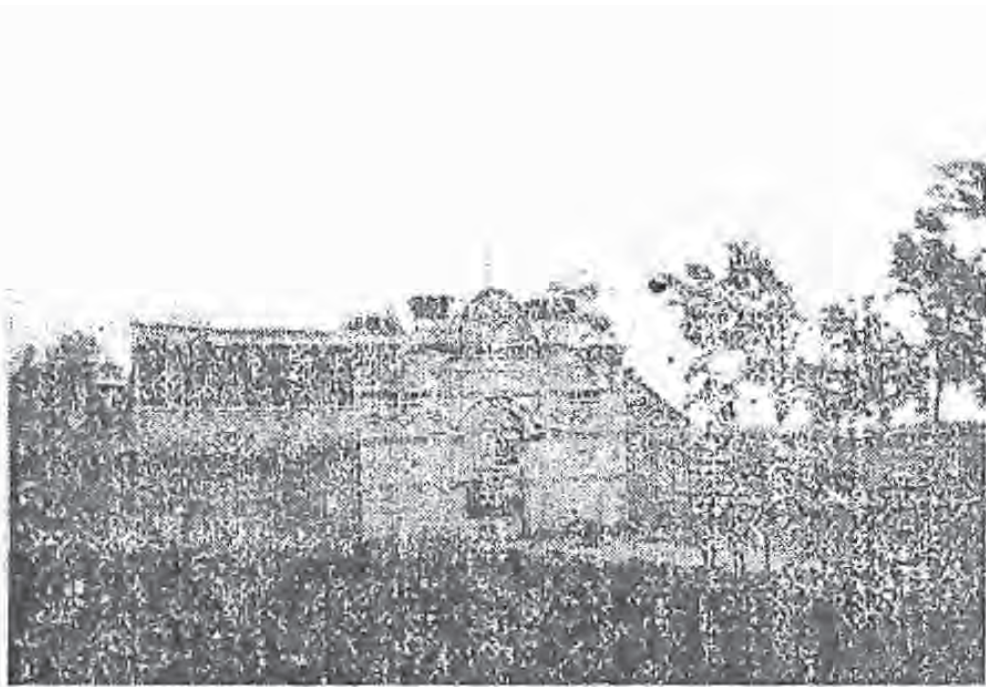
春星草堂主人，又此邦醫林之碩彥也。吾儕四五人，雖不皆相識，而立談便無不曉。時簷前殘溜猶滴，門外則已雨過天青，主客相與駢行街頭，且行且語。乃知老張集者，昔推張姓爲主人，今則主集政者孫氏也。先是此集東鄙，有川曰張家河。不知何年有老張者，操舟擺渡於斯，浸假而誅茅爲屋，浸假而列廛爲市，地以人名，故曰老張。其張家河已爲琦善放水所淤平，當年渡口，猶有窰灣之名。相傳河北社公，其像黑鬚，河南則爲白鬚，今雖無河，黑白猶自分明。據縣志言，則此地鎮名永興，舊與娘子莊同鎮，多邑中大姓聚居，有果園竹木之利。自王營河決，娘子莊以當衝幾廢。永興地遠新

淤，北通漣沭，故農商競集，甲乙漁溝。然志書與野說，兩者並不相妨也。至孫氏受產，年代難求，其氏族由來則斑斑可考：餐霞客言：「吾祖來自吳縣，迄今已十八世，有戶千有三百。崇禎時初遷舊縣，其後傳至富公，生三子：永慶居永興鎮，永吉居孫圩及太平莊，永安居戴范河及南湖。」故曰班七可考也。築圩之役，自孫氏始。街形如丌，初有東街，民國十二年以後，始興西街。後來者居上，故西街車轍馬跡最繁。集期初爲三六九，二十三年十一月，改爲一三六九。當時慮趕集無人，有逢一減價之辦法，甚至逢一演戲，以悅來者，久之遂沿爲故事矣。物產以地多沙質，故生芋爲饒；西近大泓，故蒹葭深處，亦產鳧雁，虞羅弋獲，一市所珍。至於農村副業，實多挂麵，逢集日卽此一物，可盈五十車。地方教育落後，溫飽者習於浮華，不安弦誦；無賴子弟，更日以賭場爲家；但見一擲千金，全忘家徒四壁。花晨月夕，則見馴鳥雀者，行路謳吟，沿街過市，一似其中甚有樂地；偶遇酬神演戲，則儼然粉墨登場矣。

樽缸故事

吾儕行市中一匝，復過西來庵，觀縣立老張集小學而後同歸逆旅。晚間有真味生及春星草堂主人治酒饌款本團五衆，倩餐霞客爲陪。主稱會而難，客

言歡情多，兼之此後胸無一事，故飲酒倍樂。酒後一室閑談，雨氣驅炎，不煩揮扇，此樂又不異飲酒時。久之座中談資，漸集於此邦教育問題。蓋老張集故家喬木，厥推孫鄭。二姓皆遷自姑蘇：孫有孫家圩，在集西；鄭有鄭家灣，在集東。孫氏有田數千畝，不甚講求子弟讀書，甚且謂讀書足以害事；鄭氏則弓馬詩書，所樂非一。民國九年，里人孫丹丞辦初小一所，鄉人不與合作，而目笑存之，故終歸失敗。又十年，饜霞



老張集小學

客始重創老張集小學於西來庵。庵主亦孫氏，不樂有學校，饜霞客慘淡經營，排百難而爲之；由是基礎確立，近已有教室三，有生近二百人。有真味生今夏新拜長校之命，校爲僧舍改建，其中尙有偶像七八尊，而城隍像最爲農村信仰中心。相傳張家河

未淤，城隍有鎮水之權，故一方膜拜，而故事亦多。傳有某氏女，入廟焚香，城隍悅焉，夜踰其牆，偶不慎，一足踏翻醬缸，女亦遂病。有尋蹤入廟者，窺其靴，醬汁宛然。俄而女卒，好事者踵冥配之俗焉，其不經有如此。有真味生既主斯校，事事以「實事求是」爲教，一夕全校師生總動員，舉校中七八偶像，昇至空場，撲落塵泥，投昇炎火，永絕根本。於是僧俗間種種葛藤，以及地方多年迷信，一舉而盡歸掃蕩。有真味生曰：「吾來此聞醬缸故事，知神非聰明正直，今爲此邦父老，除一淫祀，中心殊爲快然！」

餐霞客曰：「若真味兄者，洵今之西門豹也！」

一車
歸客

是夜有電話自大興莊來，正文凡十六字，團長讀之曰：「豈曰無衣，如影隨形，我車既攻，江上峯青。」旁又注八字曰：「天機難泄，到此自知。」團長不解，以示團衆，團衆爛讀數十遍，亦終不解，相顧駭然。高等顧問曰：「青天白日之下，何用疑鬼疑神，明朝至大興莊電話交換所，問訊之後，必可獲一極尋常之解答。僕雖不善猜謎語，然中心實不懼也。」於是衆客皆散，團衆亦釋慮安眠。次日拂曉，不告主人而行。有真味生追而送至南門之外，執手訂後期而別。十二里至大興莊，亟訪

電話交換所，則汽車在門，車中有二人，舉手相招，吾儕忽逢二君，不禁狂歡，電文中隱語立解。蓋「豈曰無衣」者，謂現有短衣少年在此處也；「如影隨形」者，謂攝影師與之俱來也；「我車既攻」，則眼前即是，不須詮解；「江上峯青」者，謂乘汽車之清江也。於是七賢同車，各道契闊；攝影師致謝二林居士，鄉導又向短衣少年致歉懷。既而攝影師曰：「僕出席成志校友會後，念諸兄遠適五區，雖未得同遊，豈可不同歸。而短衣兄適下山旬當私事，僕與言及，乃定專車相迓之計。想諸兄此遊，又不知獲若干好材料矣。」時車行如飛，野望甚適。團長謂衆友曰：「吾儕一寒一暑，周行鄉縣，眼中所遇皆新，惟對茲雙足，實多孤負。此番承攝影短衣兩兄之賜，得共享雨後輕車之樂，實旅行團中一大快事。」高等顧問曰：「吾輩苟不經嚴霜烈日奔馳之苦，亦未易知車行之真可樂也。」未幾，過五里橋，穿棉花莊，掠石家窪，經小營鹽河渡，復經王營黃河渡，又翻越堤，入保安門，遂抵馬路頭而下車。

本地
風光

當晚仍宿寒假所休逆旅中，逆旅主人以下馬杯飲吾儕，以「好男兒」三字爲吾儕贊，且曰：「曩日諸君寒假之歸，吾避而不敢見；爾時之意，猶謂淮

南之遊，出於偶然。豈料鑠石流金之今夏，又親見諸君步行一周而返，且團體中又增廣二人，真可謂好男兒也。」於是主客行觴，各開懷抱，飲啖之餘，乃知主人亦頗不俗。蓋一席堆盤之珍，概可以本地風光括之；舉其著者，則有醃南郊之蔬，雪洪澤之藕，膾湖濱之野味，烹淮口之白魚。其餅誰何？大豐玉屑；其飯誰何？丹山紅稻。及夫酒闌席散，月院徘徊，主人削舊縣之酥梨以當茶，煎清江之查糕以解醒，靜賞荷香風細，全忘水驛山程矣。既而秉華燭，上高堂，泛覽丹青，流觀書冊，則有韓侯真像，枚叔逸詩，柯山函關賦之手跡，聖子唐馬圖之粉本，四者最珍，餘難悉紀。主人曰：「吾於淮陰人物，最佩韓枚：從來文士多無行，而枚生抱忠亮；武夫多不學，而韓信傳兵法。古今人物如林，不知有多少戎臣，多少才子，君試加平章，能如吾縣二賢者幾人耶？」衆初覩家珍，已歎得未曾見；聞斯評論，不禁畏服，此時少年盛氣，不知消歸何所矣！將休之前，逆旅主人問曰：「君等馳驅全境，裘葛一更，定多心得，亦能以吾縣優點，爲老拙一言其梗概否？」衆推團長發言，團長乃言曰：「淮陰優點，一切可以中和二字括之。自古南北不相兼：南方舟行食稻，北俗餐麥跨鞍；南中有儂慧之風，北土有貞剛之質；

南士文秀而弱不勝衣，北人壯碩而粗豪不免；故北謂南爲吳鬼，南謂北爲傖夫，過猶不及，異偏同弊。淮陰冬有酒，夏有瓜，野有麥菽，市有稻粱。酒瓜皆爲名產，稻麥亦惟人所欲。若乃放船洪澤之陂，則采菱入詠；驅馬黃河之岸，則塞客成吟。有邗溝以通文
 化之郵，故風氣早開；有楊莊以扼淮運之交，故形勢重要。惟其如此，故其民得燥濕之
 宜，具南北之美，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上馬可以殺賊，下馬可以草檄。村里蕭條，南
 北所同。淮陰農家，久能以副業補地利之不足；或以豬蔬，或以釀榨，或以蠶織。其治
 田多屬躬耕，罕見大戶，縱有主佃關係，亦未聞如他縣地主之自視如帝天，遇人如罪隸
 。助人爲樂，更自漂母已然；故合作社甫倡三年，卽已風行四野。誠能於消極方面永除
 蠹孽，積極方面精求生產，則邑人之易治與可用，恐江淮諸縣中，未見其悉能如淮陰也
 。若夫一隅之利病，一事之得失，他日本團新編風土記，必能旁採謠俗，撫以入書，此
 時亦不勝言矣。」

結完

明日，二林居士辭歸，他六人亦皆暫返家園。未幾學校開學，團長等復舉
 北行所獲，呈於老師笑顏之前。於是此種種材料，初陳展覽會，旋登編輯室

，聞者託郵筒以紛投，速記生操秃筆以從事，一切經過，皆如楔子。民國二十六年一月一日，速記生報告全書脫稿，既又隱括前事，繫以長歌，歌曰：

洪澤亭邊數年少，酒酣步出淮陰廟，炎風朔雪非所難，白馬青絲真可笑！問君何事
 甘苦辛？報國男兒豈顧身？九州利病古有作，百里風光敢待人！首善合推公路浦，
 壯縣萬家饒百賈，隰西流水送前朝，漢將荒城留半堵。城南大道蔬香發，東陵西陵
 皆如笏。已聞湖水變桑田，尚有長隄封一髮。酒座聞歌不肯還，一舟載夢訪名山，
 山家多唱漁家傲，丹臺殘石空斑斕。迴首却上移風路，破釜灘頭噪鳧鷖。小姑補網
 翁荷鋤，水痕猶認前村樹。舊縣荒荒十畝田，殘器猶刻乾隆年。清黃交匯一彈指，
 歸船明月衝寒煙。等閒又過黃梅節，雙金白浪堆如雪，濛濛初試夏湖深，酩酊始信
 漁溝烈。浪石興衰真如戲，休譚白馬南船地！驛前老樹爲底寒？渡口斜陽空自媚。
 鹽綱一去無消息，瓜田十里徒徬側。一泓野水不知年，銅臺舊院無人識。北道由來
 蠶事好，青青喜見金城稻。蒲塘待渡幾沈吟，官亭隨波日枯槁。行來大澤多蓬蒿，
 舊物徒傳總管刀。永興看雨百愁絕，明朝廣陌從風翔。歸家漫洗風塵面，暢好情懷
 付筆硯。詩成語竟人不知，覓我合從書裏見！

——下卷完——

風土記雖假舊稱、其義全不相蒙、其序事尤不恤鄙倍、涉筆略不簡點、去稗說無幾矣。編者夙喜句奇語重之文、今之所爲、一似不自顧藉也者、亦非無故。蓋傳里曲之言者、矜飾則喪真。懷獻替之忠者、要眇則難喻。故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又曰、辭達而已矣。是皆立言大訓、而施於牖俗、其義尤引者也。猶恨拘牽舊貫、未能應物以遊無窮。又徵實太多、或乏空靈澹蕩之美。此則天寶爲之、弗可悔也已。昔李賀儲詩、以錦囊自隨。十年以來、竊用其法。中間佐我實多、夫豈一狐之白。嘗恨方志束於定體、醜縷爲難。而專取奇譎、又有害實之懼。此編差存里說、爲志乘所不及書者、總數十事。其著者、任俠若擡天會、交情若新橋十老、獨行若義丐魏

上卷勘誤補

貝
題辭一
弁言二

楔子一
正文二〇三

行三
一
二
三
七
八
六

下卷勘誤

六
二
四
一
四
三
五
五
八
一
一
二
二
二
二
同

十二
九
三
九
四
十
八
一
二
四
同

誤
才調信美人

等

直際

時
仲之際
車殆馬煩
十年僅得三熟
故將結實畏乾

斬輔
為何

馬
聞通濟渠

其中
新橋堤

暝廢
小於

斑斑
誰何

如戲
白馬南船

正
美人才調信

苟

真際

對
仲三
往車殆馬煩
將結實畏乾，故
十年僅得三熟

斬輔
如何

馬
開通濟渠

其土
新格堤

暝色
小水

斑班
維何

似戲
北馬南船

贈送

630

中華民國廿六年四月廿壹日

淮陰風土記下卷
民國二十六年一
月初版秋懷室主
人印刷發行定價
國幣五角他人有
訂正權無翻印權

張煦侯